

鄭振鐸著

插圖本
中國
文學史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人民文學出版社



3250000266860

郑振铎著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第二十一章 六朝的散文

六朝文筆之分——六朝散文的重要——抒情小品的流行——劉琨郭璞等——王羲之獻之父子的雜帖——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與自祭文等——謝靈運顏延之與鮑照——王融與孔稚珪——梁代諸帝與蕭統——沈約任昉江淹等——何遜吳均等——劉峻的廣絕交論——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徐陵沈炯陳叔寶——江總等——六朝宗教家的活躍——本土思想對於佛家思想的反攻——慧琳的白黑論——顧歡的夷夏論——范縝的神滅論——抱朴子與金樓子——六朝的史書作者

六朝文章有『文』『筆』之分。文卽『美文』，筆則所謂應用文者是。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謂：『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亦謂：『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謂：『至如文

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是則，所謂『文』者並不是以有韻者爲限，只要是以『綺縠紛披』之文，來抒寫個人情思者皆是。當然『文』是包括了詩賦在內的。但如制誥章奏之流，便是所謂『筆』了。故除了『應用文』之外，凡『文章』皆可謂之文。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梁書劉贊傳：『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這裏所謂『詩』，便是延之之所謂『文』。直到中唐，還有此別。趙璘因話錄云：『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文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實則，六朝之『文筆』，相差也至微。卽所謂朝廷大制作，也往往是『綺縠紛披，宮徵靡曼』的。我們可以說，除了詩賦不論外，其他六朝散文，不論是美文，或是應用文，差不多，莫不是如隋初李諤所攻擊的『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的云云。在這種狀態之下的散文，便是『古文家』所集矢的。後人的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便是斷定了六朝文是要歸在『衰』之列的。但六朝的散文果是在所謂『衰』的一行列中麼？其文壇的情況果是如後人之所輕蔑的麼？這倒該爲她一雪不平。

把什麼公牘、記載之類的應用文，都駢四儷六的做起來，故意使得大眾看不懂，這當然是一個魔道。但如個人的抒情的散文，寫得『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難道便也是一個罪狀麼？在我們的文學史裡，最苦的是，抒情的散文太少。六朝卻是最富於此類抒情小品的時代。這，我們可以說，是六朝的最特異的最光榮的一點，足以和她的翻譯文學，新樂府辭，並稱爲鼎立的三

大奇蹟的。在我們的文學史裏，抒情小品文之發達，除了明、清之交的一個時代之外，六朝便是其最重要的發展期了。明、清之交的散文的奇葩，不過如『曇花一現』而已。六朝散文則維持至於近三百年之久，其重要性，尤應爲我們所認識。其他論難的文字，描狀的史傳，也儘有許多高明的述作，不單是所謂『月露之形』，『風雲之狀』而已。

二

抒情的散文，建安之末，已見萌芽。子桓兄弟的書札，往往憶宴遊的愉樂，悼友朋的長逝，悱惻纏綿，若不勝情，已開了六朝文的先路。正始之際，崇尚清談，士大夫以寥廓之言，袒蕩之行相高，更增進了文辭的雋永。五胡之亂，士族避地江南者多，『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在這樣的山川秀麗的新環境裏，又濬啓了他們不少的詩意文情。于是便在應用、酬答的散文之間，也往往『流連哀思』，充滿了微茫的情緒。

東晉之初，劉琨、郭璞並爲重要之政治家。琨勇於任事，有澄清中原之志。所作章奏，辭意慷慨，風格遒上，像上愍帝請北伐表、勸進元帝表等等，痛陳世勢，指數方略。『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茹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當此之時，惟有『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勸進元帝表）其言都是出之以蓬勃的熱情的。然時勢已不可爲，軍

士乏食，一籌莫展。『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荆矢十發；編草盛糧，不盈二日；夏則桑椹，冬則豎豆。視此哀歎，使人氣索！』（與丞相牋）終於在這種情形之下爲悍將段匹磾所殺！

同時有盧諶的，字子諒，范陽涿人，尙武帝女滎陽公主。劉琨以爲司空主簿。其與琨贈答的簡牘，頗爲世人所稱。又琨被殺後，諶上理劉司空表，痛切的申琨之志，理琨之冤，頗能揭發當時姑息之政的內幕。

郭璞著書極多，大都爲注釋古書者。如爾雅注、方言注、三蒼注、穆天子傳注、水經注、楚辭注等等。璞以阻王敦謀亂被殺。看他的許多表奏，對於天天在崩壞的時局，他是很能注意到，而要加以匡扶的。

爲中興重鎮的王導，字茂弘，琅邪臨沂人，成帝時，進太傅，拜丞相，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所作書札，類皆指揮、計劃當時的政治與時事的。而措辭冲淡，中多至情披露之語，其抒寫也頗有情趣。

同時又有殷仲堪、陶侃、溫嶠、庾亮諸人，皆爲主持朝政，或獨當一面者。其互相贈答

① 王導見晉書卷六十五。

② 殷仲堪見晉書卷八十四。

③ 陶侃見晉書卷六十六。

④ 溫嶠見晉書卷六十七。

⑤ 庾亮見晉書卷七十三。

的文札，或指陳政局，或相與激厲，在疏理陳辭之間，亦復楚楚有情致。仲堪，陳郡長平人，爲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安帝時爲桓玄所敗，自殺。侃字大行，鄱陽人，拜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又加都督江州，領刺史。咸和七年卒，年七十六。嶠字太真，太原祁人，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亮則爲晉國戚，久居政府。他字元規，潁川鄢陵人。嘗鎮武昌，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爲當時文士的東道主之一。

世家子弟的王羲之^①，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321—379）。以善書得盛名。所作簡牘雜帖，隨意揮寫，而自然有致。所論皆家人細故，戚友交往，乃至贈賚雜物，慰勞答問。雖往往寥寥不數行，而澹遠搖蕩，其情意若干幅紙所不能盡，這是六朝簡牘的最高的成就。一半也爲了他的字爲後人所慕，故此種雜帖，遂保留於今獨多。姑舉二三例：

甲夜，羲之頓首。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至家乃解。尋憶乖離，其爲歎恨，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復何云。唯願足下保愛爲上，以俟後期。故旨遣此信，期取足下過江問。臨紙情塞。王羲之頓首。

期小女四歲，暴疾不救，哀愍痛心，奈何奈何！吾衰老，情之所寄，唯在此等。奄失此女，痛之纏心，不能已已，可復如何？臨紙情酸！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① 王羲之見晉書卷八十。

雨寒，卿各佳不？諸患無賴，力書。不一一。羲之間。

他的三月三日蘭亭詩序爲古今宴遊詩序中最爲人知的一篇。『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沒有什麼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又從宴樂感到人生的無常。雖不是什麼極雋妙的『好辭』，卻自有羲之的清澹的風格在着。大約這蘭亭序之所以盛傳，又半是爲了他的書法之故罷。後人翻刻之石，至有五百帖以上。

羲之子獻之，亦以善書知名。他字子敬，尙新安公主。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卒（344—388）。所作雜帖，傳者也多：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像二王的種種雜帖，假如不是爲了書法美妙之故（集中是不會全收的），恐怕是不會流傳到後世來的。六朝的一部分社會情態，文士生涯，往往賴斯爲我們所知。故在別一方面看來，也是頗可注意的。從其間，所謂『六朝風度』者，往往可於無意中領略到。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嘗爲殷浩建威長史。浩敗，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拜衛尉卿。有至人高士傳讚二卷，列仙傳讚三卷，孫子十二卷，今不盡傳，傳者惟詩文若干篇。〔全晉

① 王右軍集二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② 孫綽見晉書卷二十六。

③ 孫廷尉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王 羲 之

——从明彩绘本“圣贤画册”



兰亭修禊图

——从宋薛绍彭“兰亭砚”

文中有孫子及至人高士傳讚及列仙傳讚殘文。興公長於哀誄碑版之文。政府要人死後，其碑文出于他的筆下者不少。

東晉之末，有詩人陶淵明，他的散文和他的詩一樣，全然是獨立於時代的風尚以外的。貌若澹泊，而中實豐腴，和當時一般的作品，慣以彩艷來掩飾其淺陋者，恰恰立於相反的地位。他的五柳先生傳是自叙傳，是個人的自適生活的寫真。其桃花源記，卻欲以這個個人生活推而廣之，使之成爲一個理想的社會了。原因是，見了當代的喪亂，故不得不有托而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更何有於晉、宋的紛紛攘奪呢！但桃花源究竟是不會有的。在整個龍爭虎鬥的社會裏，怎麼會有什麼避世的桃花源呢？故遂以『迷不復得路』結之。但淵明究竟不是一個自了漢。他不完全提倡一個消極的躲避的辦法。故桃花源也遂成爲積極的理想，社會的模範，像『烏托邦』(Utopia)、『共和國』(Republic)、『新大西洋』(New Atlantic)，那樣的一個『避』秦之地。避秦之地終於是一個寓言的世界，於是五柳先生遂不得不逃於酒，在醉鄉裏，也就是在理想國裏，躲了過去。淵明全部理想幾全可以此釋之。所以他不僅是一位田園詩人，澈頭澈尾的詩人，而且是偉大的政治理想家。但他的所作，其重要性還不完全在此。卻在於他的特殊的澹泊的風格，在於他的若對家人兒女談家常瑣事似的懇切的態度。他不用一個濃艷的雕斲的辭句，他不使一點的做作的虛矯的心情；他只是隨隨便便的稱心稱意的說出他的整個情思來。純然以他的真樸無飾的詩人的天才，來戰勝了一般的慣好浮誇與做作的作家們。這便是他的真實的偉大的所在。無論在詩，在散文方面，都是如此。故他的散文，如五柳先生傳和桃花源記等之

外，與子儼等疏、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及自祭文等，也是真實的傑作。

又淵明除了風格的澹遠以外，其他是純然的一位承襲了魏、晉以來的風度的人物，一位純然的世說新語裏的文士。他和他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裏所述的龍山落帽，『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的孟嘉，乃是真實的同志。他自己是『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與子儼等疏）『性嗜酒，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傳）像這樣一位坦率任性的人物，誠是『竹林七賢』以內的人物！

三

淵明雖生在晉末宋初，而元嘉以下的文士們的風格，卻一點也不會受到他的影響——雖然他們並不是不知敬重他，愛好他。（六朝人士常是最好的文藝欣賞者。）如顏延之為陶徵士誄，蕭統也為之作傳。在實際上，像他那樣的純任天真，不加浮飾的風格，非僅僅模擬之所能及的。且他的風格，也半由於他的田園生活所造成。當然像六朝文士們那樣的鎮日擾擾於侍宴遊樂之間者是決不會企冀得到的。

然風格雖殊，而『六朝風度』的灌溉，卻是同然一體的。故淵明的澹遠雖不可及，而宋、齊、梁、陳之際，『唇吻適會，情靈搖蕩』的散文，也所在都有。

與淵明同代的，有謝靈運、顏延之及鮑照等。他們都是詩人，但於散文也都有相當的成就。靈運喜遊山水，乃竟因遊山之故，被誣爲謀反，見殺。被殺前，他上詣闕自理表，情辭甚爲悲惻，然竟無救於他的死。他的遊名山志，今僅存殘文，故無可觀。他的族弟惠連，有祭古冢文，其中充滿了詩意的悲緒。又他的從子謝莊，也長於書奏哀誄，所作頗多。

顏延之的庭誥，是淵明的與子儼等疏的一流，然文繁意密，不復有澹蕩之姿。其中也充滿了由經驗與學問給他的許多的儒家的教訓。像『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茲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云云，已不復是坦率任意的魏、晉風度了。

鮑照的散文，所作雖不若他的詩賦的重要，然如登大雷岸與妹書，狀石寫水，也頗盡物趣，仍具着嚴謹的風格。同時又有雷次宗的，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元嘉中，徵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除給事中，不就，加散騎常侍。他是當時的一位儒者。嘗有與子姪書，以言所守，其情趣甚同於陶淵明的與子儼等疏。

以作後漢書著稱的范曄，也有一篇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在將就戮之前，作着這末一篇『自序』，當然是很富於感情的。然其中序生平事蹟者少，而論文事、音樂的利鈍者多。或者宋書范曄傳登錄此書時，只是節取的罷。

四

齊代的文學，以文學者的東道主的蕭子良^①為中心。子良為武帝的第二子，封竟陵郡王。鬱林王即位，進太傅，督南徐州。子良邸中所聚，賢豪最多，其後鷹揚於梁代的人物，自蕭衍以下，幾全集於他的左右。他自己所作，以散文為多，尤以書疏為宛曲動人^②。

王儉及其子融皆以文名。融為鬱林王所殺。所作書序，皆甚可觀。其曲水詩序，以巧麗稱，一時有勝於顏延年之譽。劉繪、陸澄所作，傳者甚少。孔稚珪^③字德璋，會稽山陰人，宋泰始中為州主簿，東昏王時為散騎常侍，永元三年卒(457—501)。他嘗和子良論難宗教問題。又作北山移文以嘲周顒，有『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語。草木雲石，皆有感覺，斯為罕見的名作^④。又同時有謝朓，以詩鳴於世，而其賤啓也很可喜。

五

梁代的散文，其盛況幾同於建安。蕭氏的父子兄弟們以皇帝親王之尊，而躬親著作，不僅作文士

① 蕭子良見齊書卷四十。

② 竟陵王集二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③ 孔稚珪見齊書卷四十八。

④ 孔詹事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們的東道主，且並是文士團體裏的健將，其情形也有同於曹氏的父子兄弟們。蕭綱（簡文帝）與蕭臨川書、與湘東王書；蕭繹（元帝）諸短啓書札；蕭統與晉安王綱令、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等等，皆所謂『流連哀思』之文，絕類陳思兄弟的書啓。誠足以領袖群倫，主持風雅。蕭衍所作，亦多雅思。他沈浸於佛法之中，所下詔諭，往往有『煦煦爲仁』之意，與一般帝王詔令之雷厲風行，詞嚴旨酷者很不相同。

追隨於蕭氏父子兄弟們的左右的文士們是計之不盡的。與蕭衍同輩的則有沈約、任昉、范雲、江淹、陸倕、陶弘景諸人。稍後則有何遜、吳均、劉孝綽兄妹們，劉峻、王僧孺、王筠、丘遲、庾肩吾諸人。

沈約所著甚多，而詩名最著，散文的書、論，傳者也不少。約篤信佛法，書牘來往，以言宏法衛教者爲多，亦有留連光景，商榷辭章之作。其修竹彈甘蔗文，爲很有趣味的『遊戲文章』，或有些別微意在其中罷。

任昉字彥昇，小名阿堆，樂安博昌人，爲竟陵王記室。入梁，拜黃門侍郎，出爲義興太守。天監七年卒。所作雜傳地志等至五百卷之多。昉爲文壯麗。沈約稱其心爲學府，辭同錦肆。時人云：『任筆，沈詩。他聞之，甚以爲病。晚節用意爲之，欲以傾沈，然終不能及。他的散文，以『大手筆』爲多，但也有很好的書啓之作。

江淹所作散文，也以牋、啓爲最好。其報袁叔明書，乃是很雋永的抒情文。

方今仲秋風飛，平原影色，水鳥立於孤洲，蒼葭變於河曲，寂然淵視，憂心辭矣。獨念賢明蚤世，英華落，僕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柏被地，墳壟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者乎？忽忽若狂，願足下自愛也。

范雲、陸倕所作，罕有精思。倕字佐公，吳郡吳人。入齊爲竟陵王議曹從事參軍。入梁，終工國子博士，守太常卿。普通七年卒。倕文章與任昉並稱。蕭綱道：『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也。』（與湘東王書）然就今所傳者觀之，倕實不如昉遠甚。范雲之作，傳者絕少，也並不足與昉並論。

陶弘景所作碑文，頗多浮豔之辭。其尋山誌，始以：『倦世情之易撓，迺杖策而尋山』，實乃一賦。但像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積，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卻是六朝散文中最高的成就之一。

何遜散文，見傳者僅寥寥數篇耳，而皆工麗可喜。爲衡山侯與婦書：『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諸語，也見巧思。吳均的與施從事書、與朱元思書、與顧章書等，皆爲絕妙好辭，能以精巧之語，狀清雋之景。像：

○ 陸倕見梁書卷二十七。

○ 陸大常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漂碧，千丈見底，遊魚細石，直視無礙。……橫河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與朱元思書

狀風光至此，直似不吃人間煙火者。這乃是：『其秀在骨』，決不會拂拭得去的。誰說六朝人只會造浮艷的文章呢？

劉氏兄弟姊妹們，幾無不能文者。劉孝綽^①，彭城安上里人，本名冉，小字阿士，繪子，爲秘書監；所作箋啓甚工^②。劉潛^③字孝儀，以字行，孝綽第三弟，太清初，爲明威將軍，豫章內史；在大同中，有彈賈執傳湛文，頗傳人口^④。又劉令嫺爲孝綽第三妹，適僕射徐勉子晉安太守暉；今傳祭夫文：『電碎春紅，霜彫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甚爲惻惻動人。

劉峻^⑤字孝標，初名法武，平原平原人。梁時爲荊州戶曹參軍，以疾去職，居東陽之紫巖山。普

① 劉孝綽見梁書卷三十三。

② 劉秘書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③ 劉潛見梁書卷四十一。

④ 劉豫章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⑤ 劉峻見梁書卷五十。

通二年卒（462—521），門人謚曰玄靖先生。有世說注十卷最爲有名。世說注隨事見人，隨人隸事，所引之古書，今已亡逸者至多，故極爲世人所重。孝標所作散文，並皆雋妙。辯命論才情瀆溢，一切歸之天命，似爲有激而言。廣絕交論則明爲任昉諸孤而作，更多悲切之音。其他書啓，亦甚動人。像送橘啓：

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且采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噴人。皮薄而味珍，脈不黏膚，食不留滓。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熏神，可以茗鮮，可以漬蜜。氈鄉之果，寧有此耶？

我們讀此，似也覺得『香霧噴人』。

王僧孺，東海郟人，王肅八世孫。仕齊爲唐令。梁時，嘗因事入獄。後爲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省。普通三年卒（465—522）。僧孺才辯犀利，而名位不達，故所作每多憤激之語。當他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道：『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離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鷄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隣，永用蓬蒿自沒。』辭意雖甚酸楚，而亦不無幾分的懇望在着，故結之以：『唯吳馮之遇夏馥，范或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云云。有文集。

① 劉戶曹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② 王僧孺見梁書卷三十三，南史卷五十九。

③ 王左丞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梁時嘗爲永嘉太守，遷司徒從事中郎。天監七年卒（464—508）。他的與陳伯之書，勸伯之來歸江南者，最爲傳誦人口。『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此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而將軍魚游于沸鼎之中，鸞巢于飛幕之上，不亦惑乎！』六朝人所僞托的李陵答蘇武書，或正足爲這封名札作一個答案罷。●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小字養楫子。梁簡文帝時爲太子詹事。庾肩吾○字子慎，新野人，簡文時爲度支尚書。二人並有牋啓碑銘，爲世所傳。肩吾又著書品，極論書法，頗有意緒。

又後梁有王琳者（西陽雜俎作韋琳），明帝時爲中書舍人，嘗作鮒表（西陽雜俎作鮒表），頗富滑稽之趣。

六

陳承蕭梁之後，遺老的散文作家們有徐陵、沈炯、周弘讓等，稍後又有陳叔寶（後主）、江總諸

● 丘遲見梁書卷四十九。

● 丘司空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 王筠見梁書卷三十三。

● 庾肩吾見梁書卷四十九。

人。

徐陵爲陳代文萃的寶鼎，有如梁之沈約、任昉。不僅他的詩爲時人所宗式，卽其散文，也並爲當代的楷模。陵的才情甚大，自朝廷大制作，以至友朋間短札交往，無不舒卷自如，隨心點染。他初與庾信齊名，合稱徐、庾。後信被留拘北庭，不得歸來，陵遂獨爲文章老宿。信因環境艱苦，情緒遂以深邃，故所造有過於陵者。然陵也嘗於梁太清中，爲魏人所拘繫，久乃得還。陵在那個時期所作與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書、在北齊與宗室書、與王僧辯書、與王吳郡僧智書等，莫不悽楚懷歸，情意纏惻。『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全死。』（與王僧辯書）而與楊遵彥書慷慨陳辭，愷切備至：『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況吾等營魄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歲月如流，人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下泣，夕萬緒以迴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那樣的沈痛的呼號，似不遜於哀江南賦。

沈炯於江陵陷時，也嘗被俘入西魏，迫仕爲儀同三司。紹泰中始歸國。爲王僧辯所作勸進諸表，慷慨類越石諸作。而他的經漢武通天台爲表奏陳思歸意：『陵雲故基，共原田而撫撫；別風餘址，

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豈不落淚！』竟乞哀於故鬼，尤可悲痛！清初吳偉業嘗譜此事爲通天台雜劇，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並是血淚成書，不徒抒憤寫意而已。

陳後主叔寶，詩才甚高，書札也復不凡。他的與江總書悼陸瑜，追憶遊宴論文之樂，惜其『遽從短運。遺迹餘文，觸目增滋』，大類子桓兄弟給吳質各書。

江總的散文，今傳者不多，有自序，時人謂之實錄，惜僅存其大略。其他諸文，大都和釋氏有關。他自以爲，弱歲便歸心釋教，『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齊、梁以來的作家，殆無不是如此的。

七

六朝散文，論者皆以爲惟長於抒情，而於說理則短。這話是不大公允的。六朝不僅是詩人雲起的時代，且也是宗教家和衛道者最活躍的時候。在六朝的散文裏，至少宗教的辯難是要佔領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的。那時，自漢以來的佛教勢力，漸漸的根深柢固了。自皇帝以至平民，自詩人以至學士，無不受其熏染，爲之護法。南朝的梁武帝至捨身於同泰寺。北朝的魏都洛陽，城內外寺觀之數，多至一

● 沈侍中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千餘（見洛陽伽藍記）。但以外來的佛教，佔有那末偉大的力量，當然本土的反動是必要發生的了。漢、魏是吸收期，六朝卻因吸收已達飽和期而招致反動了。故六朝便恰正是本土的思想與佛教的思想，本土的信仰與佛教的信仰作殊死戰的時候。這場決戰的結果，原是無損於佛教的豪末。卻在中國思想史上，文學史上留下一道光明燦爛的遺跡。我們看，佛法的擁護者是有着一貫的主張，具着宗教家的熱忱的，其作戰是有條不紊的。然而本土的攻擊者，卻有些手忙足亂，東敲西擊，且總是零星散亂，不能站在一條戰綫上作戰的。時而以純粹的儒家見解來攻打。時而以新生的道教信仰當作攻打的武器。時而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上，就夷教排斥論來鼓動一般人的敵愾之心。時而又發表什麼『白黑論』以宣傳道釋並善之說。總之，攻擊的陣綫是散亂的，佛家的防禦卻是統一的。以一貫之旨來敵散亂之兵，當然是應付有餘的了。但在決戰的時候，雙方的搏擊卻是出之以必死之心的。其由衝突而生的火光，是如黑夜間的掣電似的，特別明亮的出現於烏漆如黑的天空，顯着異樣的絢麗。自此以後，向佛家進攻的，如持着儒家正統論的韓愈、歐陽修等，其立論之脆弱，更是不足當佛徒之一擊的了。

這種論難的最早的開始，當在於宋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的公布的白黑論的時候。何尚之有列叙元嘉讚揚佛教事，把這次辯難的經過，說得很詳細：

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

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抵蹟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

今白黑論等并存於世，旨頗可知。慧琳本姓劉，秦郡秦縣人。出家住冶城寺。元嘉中，在朝廷頗有勢力。他的白黑論（即均善論），設爲白學先生和黑學道士的論辨，以『白』主中國聖人之教，『黑』主談幽冥之途，來生之化的釋教。其結論是：『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說行於大解而息於貪僞……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是明持着儒釋折衷論的。以沙門而發這種議論，當時護佛者自然要大譁起來了。何尚之逕稱他爲『假服僧次，而毀其法』。何承天^①似是當時唯一表同情於他的人，他將白黑論分送朝士，力爲宣傳。他是東海郟人，宋時爲尙書祠部郎，領國子博士，遷御史中丞。元嘉二十四年，坐事免官。卒年七十八（370—447）。他原是當代的儒學的宗師，本來對於佛教是一肚子的不滿。看見有一個釋子做出了那樣的『毀法』的文章來，自然是十二分的高興，代盡分送的義務。因此，起了很重要的反響。護法的文士，無不參加論戰。宗炳原是承天的論敵，便首起舉難。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義熙中，爲劉裕主簿。後入宋，屢徵皆不就。他見了白黑論，便寫幾封長信給何承天，討論此事。後又著作明佛論，大爲佛家張目。承天初送白黑論給他，只是請他批評。及炳長篇大論的攻擊起來，承天也

① 何承天見宋書卷六十四，南史卷三十三。

便親自出馬，與之駁難。又著達性論及報應問。報應問直攻佛家的中心的信仰，舉例證明『殺生者無惡報，爲福者無善應』。又和顏延之之往復辨難。延之也是信從佛教者。連作三論，專攻承天的達性論。同時又有范泰，王弘，鄭鮮之諸人，討論『道人踞食』事。但那是佛教本身的儀式問題，沒有多大的重要性。卻也可以看出一般人對於沙門等之行動，像踞坐與以手取食等，頗爲詫怪不滿。

白黑論的論戰過去了，卻又起了另一個新的論難。那便是以顧歡的夷夏論爲中心的一場論難。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人。宋末，徵爲揚州主簿，永明初，徵爲太學博士，並不就。夷夏論的攻擊，較白黑論更爲明白痛快，也更爲狠惡深刻。先引道經，說明老子入天竺維衛國，因國王夫人淨妙晝寢，遂乘日精入其口中，後生爲釋迦，佛道興焉。『道則佛也，佛則道也。』然因所在地不同，故儀式有異。『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舍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這場攻擊，頗爲可怕，說他基本之道，原是中國的，而儀式則大不同。以此鼓動人民愛國之心，而去排斥佛教，方法是很巧妙的。故當時此論一出，駁者便紛紛而起。若袁粲，若朱昭之，若朱廣之，若明僧紹，皆痛陳其誤，加以詳辯。和尚一方面，也有慧通、僧愍二人做文來反攻。僧愍作了戎華論折顧

● 鄭鮮之之見宋書卷六十四，南史卷三十三。

● 顧歡見南史卷七十五。

道士夷夏論。以戎華論來罵歡的夷夏論，恰好是針鋒相對。僧愍也引經來說明老子爲大士迦葉的化身，『化緣既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邈。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正是以矛攻盾之法。又引經說，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針對歡之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子出自井坂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以更濶大的一個世界，來駁歡的偏狹的夷、夏之別。末更醜道而揚佛，欲其革己以從佛理。確是一篇很雄辯的東西。

欲以淺薄剽竊的道教的理論，來攻擊佛教，當然是不會成功的。奉佛甚虔的沈約嘗著均聖論，闡揚佛家素食之說，以殺生爲戒，並證之以中國往古聖人『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等等事，決定『內聖外聖，義均理一』。這不是什麼很重要的文章，但因此招致了道士陶弘景的熱烈的責難。約又作了一篇答陶隱居難均聖論，便辭旨弘暢得多了。弘景之難，頗似顧歡之論，仍以『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爲責難的中心。約則偏是規避此點不談。

但當時，最重要的辨難，還不是什麼就愛國主義而立論的夷夏論，也不是什麼折衷儒佛的白黑論，真正的決死戰，卻在於以范縝的神滅論爲中心的一場大爭鬥。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齊初爲寧蠻主簿。建武中，出爲宜都太守。天監四年，徵爲尚書左丞。坐事徙廣州。還爲中書郎，國子博士。縝的神滅論，未知作於何時。然齊的鄭鮮之已有神不滅論：『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

○ 范縝見梁書卷四十八，南史卷五十七。

可言乎？』鮮之卒於元嘉四年（公元四二七年）。難道續的此論竟作於元嘉四年以前麼？但續的所作，在梁武帝時候（公元五〇二—五四九年），才有人紛紛的加以駁難，甚至連梁武帝他自己也親自出馬，可見此作決不會是八十幾年前產生的。鄭氏的神不滅論和續的此論，當是題材的偶同，而不會有什麼因果的關係的。

佛家所持以勸人者，像因果報應，幽冥禍福等等，類皆以靈魂不滅論爲其骨幹。若人死，靈魂果即消失，則佛家所說的一切，胥皆失所附麗。從前的夷夏、白黑諸論，皆祇攻其皮毛。到了范續的神滅論，才以科學的態度，直攻其核心的觀念，欲一舉而使其土崩瓦解。當續著論之時，正是南朝佛家最爲專霸的時代，自天子以至親王、大臣、將軍們，幾無不爲佛氏的信徒。而續則居然冒大不韙而向之進攻，誠不能不謂之豪傑之士。惟蕭衍及其臣下們究竟還是持着寬容異端的主義的，他雖作敕答臣下神滅論，罵了續一頓：『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畫瘡痍，空致詆訶』，而實際上也不會加他以重罪。續所論的，要旨如下：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于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尙擁，惟此之

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

這論，太重要了，不僅對於佛家挑戰，實在也對一切宗教挑戰。對於當時興高彩烈的佛教徒們，這正是一個當心拳。故他們見了，莫不一時失色，紛紛的出死力以駁之。只沈約一人，便作了形神論、神不滅論、難范縝神滅論等好幾篇文章。居皇帝之尊的蕭衍，也親自出馬來訓斥了范縝一頓。縝又有答曹思文難神滅論，更伸前旨。這場論辨，實在是太有趣，太重要了。

當時，又有三破論出現，專攻佛而崇道。全文已不存，幸劉勰的滅惑論所引不少，尙可見其大要。三破所論，與夷夏論鮮殊，彥和所駁，也不過佛家常談，故無甚重要。

與顧歡約同時的，有張融，以作門律致書周顒等諸遊生，力言佛家攻道之非。『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燕。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他持着佛、道調和論，以爲其本則一，其源則通。這已是道家的防禦戰，而非攻擊戰了。但他的論敵周顒則窮追不已，力擁佛而攻道。他以爲非道則佛，不宜持兩端。『道佛兩殊，非鳧則燕，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此言殊足以破佛道調和論之堅壘。（顒有答張融書難門律及重答張融書難門律。）

如此紛紜的論戰，大約要到梁代的後半葉方才告了滅熄。其所以滅熄之故，半因佛家勢力的一天天的膨脹，半也因皇家的熱心護法，足以緘止攻擊者之口。

八

於關於佛家的論難以外，六朝也不是沒有其他的名著。像葛洪的抱朴子，蕭繹的金樓子，都是很重要的巨作。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晉惠帝時，吳興太守顧秘檄為將兵都尉，遷伏波將軍。元帝時，以功封關內侯，後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固辭，求為句漏令。卒年八十一。他是一位很奇怪的人物，既是儒生，又是道士式的官僚，頗以神仙服食為務。其求為句漏令，蓋即以其地多出丹砂。他的抱朴子，有內篇，有外篇。內篇言黃白之事，外篇則為『駁難通釋』之文。今內外二篇存者頗多。外篇諸文，尤為後人所傳誦。如勗學、崇教、君道、臣節、貴賢、任能、欽士、用刑、擢才以至酒、疾繆、刺驕、安貧、文行、彈禰等等皆是儒家之言，並異方士之術。而詰鮑一文，專攻鮑敬言、莊式的議論，其立場也是站在純粹的儒學之上的。由此看來，他似是有兩重人格的。著抱朴子內篇的是一位葛洪，作外篇的，又是另一位葛洪。前一位是道人，是術士，後一位卻似可列入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表裏的純粹的儒者。

① 葛洪見晉書卷七十二。

② 抱朴子，有明刊本，平津館叢書本，百子全書本，四部叢刊本。

蕭繹（梁元帝）的金樓子，自興王至自序凡十四篇，其中以有關文章者爲多，如聚書、立言、著書等皆是。惟往往多及往古之事，如興王便叙古帝王事，志怪便叙天地間怪異之事，大似張華的博物志，聚瑣屑的雜事而爲之整理歸類。並不是有一貫的主張，有堅固的壁壘，像抱朴子等的。但其中保存古代神話傳說不少，頗可供我們的研究。

九

最後，還要一叙那時代的關於歷史的著作。六朝人士們，著作史書的勇氣與興致都甚高。故晉書之作，前後共有十八家之多。像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諸人皆有一家的著作。沈約又著宋書，至今尚傳於世。又有范曄者，著後漢書，也成爲最後的一個定本。裴松之則爲陳壽的三國志作註，該博淵深，至今猶爲尋輯古代逸書的寶庫之一。

蕭衍嘗集儒士們著作通史，規模極爲偉大，當是合力的史書的最早之一部，可惜今已不傳了。

參考書目

一、全上古六朝文 清嚴可均輯，有黃岡王氏刊本，有醫學書局石印本。

① 金樓子，有知不足齋叢書本，百子全書本。

- 二、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明張溥輯，有明刊本，有清長沙翻刊本，有石印本。
- 三、弘明集 唐釋僧佑編，有大藏經本，有四部叢刊本，有金陵新刻本。
- 四、廣弘明集 唐釋道宣編，有大藏經本，有四部叢刊本，有金陵新刻本。
- 五、百子全書 有湖北書局刻本，有掃葉山房石印本。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第二十二章 北朝的文學

北朝文學的開始——北地漢人地位的低下——北朝文學深受南朝的影響——北魏的文士們：溫子昇、邢邵及魏收——北齊的才人們：顏之推、休之等——顏氏家訓——陽俊之的陽五伴侶——保持着異國情調之文士們：拓拔、高昂——無名氏的敕勒歌與楊白花——由南朝入周的文士們：王褒、庾信——哀江南賦——爲北地光榮的兩部不朽名著：洛陽伽藍記與水經注

一

所謂北朝文學，是指相當於南方的東晉、宋、齊、梁、陳諸朝的北地的文學而言。李延壽北史，始於魏道武帝登國元年（公元三八六年），即南朝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終於隋義寧二年（公元六一八年）。但我們所謂『北朝』，卻要開始於南北朝對峙的第一年，即晉愍帝被劉聰所殺的第二年，也即晉元帝即皇帝位於金陵的那一年（東晉太興元年，公元三一八年）。其終止，則在隋文帝開皇九年（公

元五八九年）滅南朝的陳而統一南北的時候。這其間，共二百七十二年。在這二百七十餘年的時代，南方是，正邁開大步，向純文學的一條路走去。北地的文壇是怎樣的呢？除上文所述的爲北國之光的佛教翻譯文學及佛教故事集以外，還有的是什麼呢？這便是本章所要述的。

從晉惠帝的時候，所謂五胡亂華的時代起，北方的天下，便沒有一天安寧過。長安陷落了，晉愍帝被劉聰所殺了，司馬睿和許多世族都逃到南方來，倚長江的天塹以爲固。北地的江山，千年來的帝王之都，便棄擲給許多數民族的武士們，任他們在那裏彼此吞併，互相殘殺。中間南朝也曾有過數次的恢復故都運動，像桓溫、謝安、劉裕之所爲，然不久也仍然不得不放棄不顧。北方的大殘殺，到了各個不同民族的新國盡爲北魏所破滅（公元四四〇年）的時候，方才宣告停止。在這一年（即宋文帝元嘉十七年），方才真正的成爲南北二朝的對立。到了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五三五年），北魏又分爲東、西二朝。後東魏被禪代而成爲北齊，西魏也被禪代而稱爲後周。到了陳宣帝太建九年（公元五七七年）北齊爲後周所滅，北朝方復統一。在這樣的兩個世紀半的時間裏，北地是那樣的多難！在這樣多難的一個時代裏，純文學當然是不易產生。所以北朝的文學，遠不及比較安靜的南朝那樣的蓬勃有活氣。

再者，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使她不能產生什麼偉大作品出來，那便是：無論是秦（苻氏），是涼，是魏（拓跋氏），是周（宇文氏），是齊（高氏），卻沒有一個不是不大通漢文的少數民族，不是以馬上的征戰爲生涯的。他們不大懂得漢字，更不會寫什麼雅麗的文學的著作。至於本土的漢人呢，

終年的被蹂躪在少數民族的鐵蹄之下，又誰有閒情逸致來寫作什麼！顏之推的顏氏家訓裏，有一段極沉痛的話：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

——教子篇

那時漢人的地位是如何的可憐！又崔浩以修魏史，觸怒魏人，至被夷三族。漢人那裏還有絲毫的什麼自由呢！以此，在北朝的初期，差不多是沒有什麼文學可談的，除了宗教的譯作以外。

到了稍後的時候，那些少數民族沈浸於漢人的文化中，漸漸的長久了，獷厲的性質，便也漸漸的變更過來，知道重文好士，文網也較寬。於是南方的文學潮流，便排闥登堂的輸入北國去了。就實際上說來，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北地的文學和南朝的是沒有多大的區別的。後王褒、庾信，又相繼的入仕于周，更煽動了北人的欣豔之心。所以遠在南北朝的政治上的統一以前，他們的文學是早已統一的了。

二

北史文苑傳所述文士，始於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及袁翻、常景等，後則有袁

躍、裴敬憲、盧觀、邢藏、裴伯茂、孫彥舉、溫子昇諸人。視子昇較後者，則有邢邵、魏收二人。諸人所作，類擬南朝，鮮見自立。例如，邢邵雅慕沈約，魏收則竊任昉。

溫子昇^①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溫嶠之後。嘗作侯山祠堂碑文，爲常景所賞。梁使張臬，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于北土。』王暉業也說：『我子昇足以陵顏轅謝，含任吐沈。』他的詩，像『光風動春樹，丹霞起暮陰』（春日臨池），『素蝶向林飛，紅花逐風散；花蝶俱不息，紅素還相亂』（詠花蝶），都是南歌，看不出一點的北國的氣息出來^②。

邢邵^③字子才，河間鄭人。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年未二十，名動衣冠。既參朝列，屢掌文誥。與溫子昇同稱『溫、邢』。子昇死，又並魏收，稱爲『邢、魏』。高氏禪代後，邢邵即仕齊。他的樂府，像思公子：

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

宛然是齊、梁風度^④。

① 溫子昇見魏書卷八十五，北史卷八十三。

② 溫侍讀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③ 邢邵見北齊書卷三十六。

④ 邢特進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與邢子才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收於子才爲後輩，然時與之爭名。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陋邵文。邵卻說：『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乃道：『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斯可見二人之所好。收嘗奉詔爲魏書，是非頗失實，衆口譁然，號爲穢史。入齊後，爲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特進。收頗無行，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爲『驚蛺蝶』。齊武平三年卒。

北齊受魏禪，文章之士，於先代的邢、魏外，復有祖鴻勳、李廣、劉逖、顏之推諸人，而之推爲尤著。又有陽休之，詩名也甚著。

顏之推字介，琅玕臨沂人，博覽群書，無不該洽。自梁入齊。河清末，被舉爲趙州功曹參軍，後除司徒錄事參軍。累遷中書舍人。齊亡，入周。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之推有觀我生賦，文致清遠。而其不朽，則在家訓一書。家訓凡二十篇，自序致、教子、文章、養生以至雜藝無所不談。以澹樸的文辭，或述其感想，或叙狀前代或當時的故事，或評騭人物及文章，其親切懇摯，有若面談，亦往往因此而多通俗的見解，平庸的議論。像文章篇中的一段云：

① 魏收見北齊書卷三十七。

② 魏特進集一卷，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③ 顏之推見北齊書卷四十五。

④ 顏氏家訓，有百子全書本，抱經堂本，知不足齋叢書本。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于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充分的可以看出一位謹慎小心，多經驗，怕得罪人的老官僚的口氣來。

陽休之，字子烈，北平無終人。初仕魏，爲給事黃門侍郎。入齊，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周平齊，休之又被任爲和州刺史。至隋開皇間始罷任，終于洛陽。休之有詩名，頗得齊、梁風趣，像秋詩：

月照前窗竹，露濕後園薇。夜蛩扶砌響，輕蛾遶燭飛。

休之弟俊之，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的人道：『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敢輕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可惜俊之的六言，今已不傳一字，不知其風格究竟如何。惟既已成爲通俗文體，而流行於市井間，則其作風，必與當時文士有所不同。史稱其『歌辭淫蕩而拙』，或是用當時流行的北方的民歌體而寫的罷。子夜、讀曲，獨傳南國，而北地的陽五伴侶則絕迹不見，殊是憾事！

三

惟在齊、梁風尚瀰漫着的北地文學裏，保持着北人的剛健的風格者，也未常沒有其人。像拓拔魏的

應制賦銅鞮山松：

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這是南朝詩裏所未嘗有的一種豪邁悲壯的風度。雖祇是寥寥的十餘字，卻勝似一篇纏綿悱惻的長賦。魏爲魏獻文帝第六子，宣武帝時爲高肇讒構所殺。後其子孝莊帝嗣統，追尊他爲文穆皇帝。又像高昂的征行詩：

壘種千口牛，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

還不是游牧民族的一幅行樂圖麼？正如無名氏的敕勒歌：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同樣的爲佔據中原的少數民族所遺留給我們的最好的詩歌。其中是充滿了『異國』的風趣的。昂字敖曹，北海蓐人。齊神武起，昂傾意附之。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都督。他雖是武士，卻酷好爲詩，雅有情致，爲時人所稱。

拓跋勰的兒子子攸（孝莊帝），被爾朱榮立爲帝，改元永安。後爲爾朱兆所殺，年二十四。他的臨終詩：『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云云，是殊爲悽惻動人的。

還有無名氏的一篇楊白花，相傳爲魏胡太后思楊華之作。華投梁後，太后追思他不能已，作此歌，使宮人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闔闔，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

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這歌，和子夜、讀曲的調子是顯然有異的。雖因了南北之隔，華夷之別，而北人之作與南國不同者，僅此寥寥數曲而已。

四

當梁元帝時（公元五五二—五五四年），庾信、王褒相繼爲北人所羈，所擄，遂留于北方不歸。在北地，他們二人發生過不少的影響。庾信初嘗聘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侯景之亂，信奔江陵。元帝時，奉使於周。遂被羈留長安，不得歸。屢膺顯秩，拜洛州刺史。陳、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周人唯放回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留而不遣。遂終于北方。

王褒之入北方，事在梁元帝承聖三年（公元五五四年），較庾信爲略後。是年，周師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軍敗，從元帝出降。同時北去者還有王克、劉毅、宗懌、殷不害等數十人。他們到長安時，周太祖喜道：『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後爲

● 庾信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汪士賢刊本，四部叢刊本。

宣州刺史。①

這二人所作，原是齊、梁的正體，然到了北地之後，作風卻俱大變了。由浮艷變到沈鬱，由虛誇變到深刻，由泛泛的駢語，變到言必有物的美文。因此，庾、王在公元五五四年後之作，遂在齊、梁體中，達到了一個未之前有的最高的成就。像那樣的又深摯又美艷的作風，是六朝所絕罕見的。我們看子山的擬詠懷：

楚材稱晉用，秦臣即趙冠。離宮延子產，羈旅接陳完。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雪泣悲去魯，悽然憶相韓。唯彼窮途慟，知余行路難。

懷抱獨惛惛，平生何所論。由來千種意，併是桃花源。穀皮兩書帙，壺盧一酒樽。自知費天下，也復何足言！

以及『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倡家遭強娼，質子值仍留』，『不特貧謝富，安知死羨生』，『楚歌饒恨曲，南風多死聲』，『其面雖可熱，其心長自寒』（以上並擬詠懷中句），『胡塵幾日應盡，漢月何時更圓』（怨歌行），『值熱花無氣，逢風水不平』（慨然成詠），等等，並是很露骨的悲怨所積的憤辭！處在這樣的一個逆境之下，當然所作會和酒酣耳熱，留連光景的時候的愉辭大為不同的。他的哀江南賦，尤為一代絕作。家國之思，身世之感，胥奔湊于腕下，故遂滔滔不能自己。和僅僅弔古或詠懷之作，其

① 王褒集，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胸襟之大小是頗爲不相牟的。其序云：『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臯橋羈旅。燕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窮，人間何世！』被羈而見亡國之痛，充耳唯聞異國之音，能不『悽愴傷心』麼？環境迫得子山不得不腆顏事敵。這使他竟有『安知死羨生』之嘆。然這種悲憤的歌聲，卻使他的後半生的所作，較之一般齊、梁之什，都更爲偉大了！生丁百兇，僅得造成一大詩人，亦可哀已！

王褒入周後所作，與子山有同調。這緣環境相同，心聲遂亦無歧。像褒的渡河北（苑詩類選作范雲詩，非）。

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阿。

以及『寂寞灰心盡，摧殘生意餘』（和殷廷尉歲暮），『猶持漢使節，尙服楚臣冠；飛蓬去不已，客思漸無端』（贈周處士）等，還不是和子山『其心長自寒』之語相類麼？當汝南周弘正自陳聘周時，周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正弟弘讓詩，並致書道：『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像這樣的情調，是六朝的不幸的人士們所常執持着的。爲什麼在六朝會造作出許多

李陵、蘇武的故事，以及把許多古詩都歸在蘇、李名下，還要僞作什麼李陵答蘇武書之類，大約都是沒有意義的罷！那些心抱難言之痛的士大夫們，以今比古，便不得不有『李陵從此去』（庾信詩）的寄托的文章。被陷在同樣環境之下的士大夫們，從五胡之亂以後起，蓋不僅庾信、王褒等區區可指數的若干人而已！

五

爲北朝文學之光榮者，在散文一方面，還有兩部不朽的名著，即洛陽伽藍記與水經注者是。

洛陽伽藍記爲後魏楊銜之作。銜之，一姓羊，北平人。魏末爲撫軍府司馬，歷秘書監，出爲期城太守。齊天保中（公元五五〇—五五九年）卒於官。這是一部偉大的史書。雖說是記載洛陽城中的廟宇，而魏代的興亡，於此亦可見之。其中，包含着無數的悲劇，無數的可泣可歌的資料。少數民族的人物在此古老的都城裏所幹的殘殺、祈禱等等的玩意兒，無不被捉入這書中；而又用了輕倩可喜的文字來描寫，來叙狀，益使這書成了一部文學的史籍。這書共五卷。在第五卷裏，所節錄的宋雲西行求法的記載，乃是佛教史中重要的史料之一，且又和西陲及印度的歷史有大關係。銜之著作此書，大

○洛陽伽藍記，有明如隱堂刊本，大藏經本，武進董氏新刊本。學津討源諸叢書中也有之。

約在武定之末（公元五四七—五四九年），他自序道：『武定五年，歲在丁卯（公元五四七年），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圯墟。牆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其涉筆所及，又不獨在記述廟觀而已。

水經注●爲後魏酈道元作。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御史中尉。所注水經，凡四十卷，繁徵博引，逸趣橫生，一洗漢、魏人注書的積習。其實他這書已是超出『注』的範圍以外。凡於一水經流之地，必考其故實，述其逸聞。古代之神話與傳說，往往賴以保存。正如希臘樸桑尼 (Pausanias) 氏之希臘遊記 (Description of Greece)，其所保存的各地的傳說，竟成爲今代研究民俗學、神話學之寶庫。然酈氏之作，更有較樸桑尼氏之作爲尤偉大處。希臘遊記只是乾燥的旅行記載，而酈氏的水經注則爲肌體豐腴的絕妙之文學作品。凡所狀寫，無不精妙。而於寫景描聲，尤爲擅長。在一切文學史中，以注『古書』而其注的自身成爲絕好之不朽名著者，此書而外，似無第二部。像他注水經的『清水出河內修武縣之北黑山』一句云：

●水經注，有明朱謀瑋刊本，戴震校注本，楊希閔校注本。最近在永樂大典『水』字殘本數冊中，發見水經注全部，半在涵芬樓，半在北平李玄伯處，已爲合浦之珠，將謀印行，不幸涵芬被焚，此事遂不得實現。（大典本足補正明清人刊本之闕誤不少。）

●酈道元見魏書卷八十九。

黑山在縣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東南屈。瀑布乘岩，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赴之聲，震動山谷。左右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栖之士，東岩西谷，又是剎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爲勝處也。其水歷澗飛流，清冷洞觀，謂之清水矣。……

卽柳宗元最佳之記遊小品，卽不過是。注中似此之處，更是應接不暇，且又絕少雷同之文。作者之筆力誠可稱是：舒卷自如，重過千鈞。

參考書目

- 一、北史 唐李延壽撰，有二十四史本。
- 二、魏書 北齊魏收撰，有二十四史本。
- 三、北齊書 唐李百藥撰，有二十四史本。
- 四、周書 唐令狐德棻撰，有二十四史本。
- 五、古詩紀 明馮惟訥編，有明刊本。
- 六、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丁福保編，有醫學書局鉛印本。
- 七、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明張溥編，有明刊本，有清長沙覆刊本。
- 八、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清嚴可均輯，有黃岡王氏刊本，有醫學書局石印本。

第二十三章 隋及唐初文學

隋及唐初文學皆受梁陳的影響——南朝文士北上者之多——隋的詩壇——詩人的楊廣——北方詩人：
薛道衡盧思道及李德林——楊素與孫萬壽——南朝的降臣們：王胄及許善心等——唐初的詩壇——陳
隋的遺老們：許敬宗等——長孫無忌李義府與上官儀——魏徵——王績——初唐四傑：王楊盧駱——
白話詩人王梵志——隋及唐初的散文——玄奘的翻譯工作——大唐西域記

從庾信、王褒入周以後，北朝的文學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動。幾乎是自居於六朝風尚的『化外』的北周與北齊的文壇，登時發生了一個大改革，把他們自己擲身到時代的潮流之中，而成爲六朝文學運動中的北方的支流。到了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南朝的陳，爲隋兵所滅，自後主陳叔寶以下諸文臣學士，皆北徙。於是跟隨了南北朝的統一，而文壇也便統一了。在隋代的三十四年間（581

—618)差不多沒有什麼新的樹立。從煬帝楊廣以下，全都是無條件的承襲了梁、陳的文風的。李淵禪代(公元六一八年)之後，情形還是不變。唐初的文士們，不僅大多數是由隋入唐的，且也半是從前由陳北徙的；像傅奕、歐陽詢、褚亮、蕭德言、姚思廉、虞世南、李百藥、陳叔達、孔穎達、溫彥博、顏師古諸人，莫不皆然。當然，那時文壇的風氣是不會有什麼丕變的。及王、楊、盧、駱的四傑出現，唐代的文學，始現出從自身放射出的光芒來。但王、楊、盧、駱諸人，與其說是改變了六朝的風尚，還不如說是更進展的把六朝的風尚更深刻化，更精密化，更普及化了。他們不是六朝文學的改革者，而是變本加厲的把六朝文學的勢力與影響更加擴大了的。他們承襲了六朝文學的一切，咀嚼了之後，更精練的吐了出來。他們引導了、開始了『律詩』的時代。在他們的時候，倩妍的短曲，像子夜、讀曲之流是不見了；梁、陳的別一新體，像『沙飛朝似幕，雲起夜疑城』(梁簡文帝)，『白雲浮海際，明月落河濱』(吳均)，『終南雲影落，渭北雨聲多』(江總)之流，卻更具體的成爲流行的詩格。這便啓示着『律詩時代』的到來。在這一方面，所謂『四傑』的努力是不能忘記的。

二

先講詩壇的情形。隋代的詩壇，全受梁、陳的餘光所照，既如上文所述。陳叔達、許善心，王胄以及虞世基、世南兄弟，皆爲由陳入隋者。北土的詩人們，像盧思道、薛道衡等也全都受梁、陳的影

響。當時的文學的東道主，像帝王的楊廣，大臣的楊素，也都善於爲文。楊廣的天才尤高，所作豔曲，上可追梁代三帝，下亦能比肩陳家後主。

楊廣爲文帝楊堅第二子。弘農郡華陰人。開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立爲晉王。後堅廢太子勇，立廣爲太子。又五年，殺堅自立。在位十二年。爲政好大喜功，且溺於淫樂，天下大亂遂起。廣幸揚州，爲字文化及所殺。廣雖不是一個很高明的政治家，卻是一位絕好的詩人，正和陳、李二後主，宋的徽宗一樣，而其運命也頗相同。他雖是北人，所作卻可雄視南士。薛、盧之流，自然更不易與他追踪逐北。像他的悲秋：

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復來。露濃山氣冷，風急蟬聲哀。鳥擊初移樹，魚寒欲隱苔。斷霧時通日，殘雲尙作雷。

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共星來。

都是置之梁祖、簡文諸集中而不能辨的。又有『寒鴉飛數點，流水遶孤村』的數語，曾爲秦觀取入詞中，成爲『絕妙好辭』。惜全篇已不能有。①

① 楊廣見隋書卷四及卷五。

② 見鐵圍山叢談。

有了這樣的一位文學的東道主在那裏，隋代文學，當然是很不枯窘的了。相傳廣妒心甚重，頗不欲人出其上。薛道衡初作昔昔鹽，有『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語，及廣殺之，乃說道：『還能作「空梁落燕泥」語否？』此事未必可信。『空梁落燕泥』一語，並不見如何高妙，昔昔鹽全篇，更爲不稱。廣又何至伎刻至此呢。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少孤，專精好學，甚著才名。爲齊尙書左外兵郎。齊亡，又歷仕周、隋。楊廣頗不悅之。不久，便以論時政見殺(540—609)。有集三十卷●。江東向來看不起北人所作，然道衡所作，南人往往吟誦。像他的人日思歸：

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

頗不媿爲短詩的上駟。

與道衡同時有聲並歷諸朝者，爲盧思道●及李德林●。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初仕齊，後又歷仕周、隋。後出爲湖州刺史。有集。德林詩傳者甚少。思道，字子行，范陽人，聰爽有才辯。也歷仕齊、周、隋三朝。開皇間爲散騎侍郎。有集。思道所作，情思頗爲寥落。此二人俱並道衡而不

●薛道衡見隋書卷五十七。

●道衡集見張溥輯的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

●盧思道見隋書卷五十七。

●李德林見隋書卷四十二。

及。

在北人裏，較有才情者還要算是一位不甚以詩人著稱的楊素。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仕周，以平齊功，封成安縣公。楊堅受禪，加上柱國，進封越國公。大業初，拜太師，改封楚公。有集。他的詩，像：『日出遠岫明，鳥散空林寂』（山齋獨坐）諸語，還不脫齊、梁風格。至於贈薛播州十四首，中如：

北風吹故林，秋聲不可聽。鴈飛窮海寒，鶴唳霜臯淨。含毫心未傳，聞音路猶負。唯有孤城月，裴徊猶臨映。弔影余自憐，安知我疲病。

便非齊、梁所得範圍的了。殆足以上繼嗣宗，下開子昂。北史謂：『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上，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556）。道衡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

又有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在齊爲奉朝請。楊堅爲帝時，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宇文述召典軍事，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寄京邑知友，有：『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棄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語，盛爲當世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翫之。後歸鄉里，爲齊王文學。終於大理司直。他所作亦多北人勁秀之氣，直吐憤鬱，不屑作兒女之

① 楊素見隋書卷四十八。

態，像東歸在路率爾成詠：

學宦兩無成，歸心自不平。故鄉尚千里，山秋猿夜鳴。人愁慘雲色，客意慣風聲。羈恨雖多緒，俱是一傷情。

又孔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與萬壽齊名。後入唐爲秘書監。他的落葉：『早秋驚落葉，飄零似客心。翻飛未肯下，猶言惜故林』，頗具有深遠之意。

開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是隋文學上很可紀念的一年。政治上成就了南北的統一，結束了二百七十餘年（317—589）的南北對峙的局面，而文壇上爲了南朝的降王降臣的來臨，更增加了活氣不少。

陳後主叔寶到了北朝以後，是否仍然繼續從前的努力，我們無從知道。即使還未放棄了創作的生活，其風格當也仍是不會變動過。我們在他的集裏，看不出有一點過着降王的生活後的影子。他死於仁壽四年（公元六〇四年），離開他的被俘，已是十六年之久了。相傳他和楊廣交甚厚。或者不至於過着『以眼淚洗面』的生活罷。叔寶的弟叔達也是因了這個政治上的統一而由南北上者。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年十餘歲，援筆便成詩，徐陵甚奇之。入隋爲絳郡通守。後又降李淵。貞觀中拜禮部尚書。他的詩是澈頭澈尾的梁、陳派，與他哥哥一樣，惟天才較差。

同在這一年北上的，有王胄、虞世基、世南兄弟。王胄字承基，琅玕臨沂人，仕陳爲東陽王文

① 虞世基見隋書卷六十七。

學。入隋爲學士。以與楊玄感交遊，坐誅。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仕陳爲尚書左丞。入隋，楊廣深愛厚之。字文化及殺廣時，世基也遇害。其弟世南字伯施，與兄同入隋，時人以方二陸。大業中官秘書郎。後入唐，累官秘書監。

許善心，雖不是一位被俘的降人，卻也是一位庾、王似的南人留北者。他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陳禎明二年，以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爲隋所留，繫賓館。及陳亡，衰服號哭。後乃拜官。楊廣被殺時，善心也同時遇害。

這幾個人的詩，風格都不甚相殊，可以王冑的棗下何纂纂爲代表：

御柳長條翠，宮槐細葉開。還得聞春曲，便逐鳥聲來。

三

所謂初唐的詩壇，相當于李淵及其後的三主的時代，卽自武德元年到弘道元年的六十餘年（618—633）間。開始於陳、隋遺老的遺響，終止於王、楊、盧、駱四傑的騰揚。這其間頗有些可述的。當武德初，李世民與其兄建成、弟元吉爭位相傾。各延攬儒士，以張勢力。世民於秦邸開文學館，召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道玄、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等十八人爲學士，時號十八學士。及他殺建成、元

吉後，太子及齊王二邸中的豪彥，也並集于朝。世民他自己也好作『豔詩』。當時的風尚，全無殊於隋代。詩人之著者，像陳叔達、虞世南、歐陽詢、李百藥、杜之松、許敬宗、褚亮、蔡允恭、楊師道諸人皆是由隋入唐的。此外還有長孫無忌、李義府、上官儀、魏徵、王績諸人，一時並作，詩壇的情形是頗爲熱鬧的。王績尤爲特立不群的雄豪。

歐陽詢字信平，潭州臨湘人，仕隋爲太常博士。入唐，撰藝文類聚，甚有名。官至太子率更令。李百藥字重規，德林子，七歲能屬文，時號奇童。隋時爲太子通事舍人。入唐，拜中書舍人。曾著齊史。百藥藻思沈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子亦皆吟諷。像詠蟬：

清心自飲露，哀響乍吟風。未上華冠側，先驚翳葉中。

已宛然是沈、宋體的絕句了。杜之松，博陵曲阿人，隋起居舍人。貞觀中爲河中刺史。與王績交好。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善心子。入唐爲著作郎，高宗時爲相。有集。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隋爲太常博士。貞觀中爲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蔡允恭，荊州江陵人，隋爲起居舍人。貞觀中，除太子洗馬。楊師道，隋宗室，字景猷。入唐尙桂陽公主，封安德郡公。貞觀中爲中書令。爲詩如宿構，無所竄定。

① 歐陽詢見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② 李百藥見新唐書卷一百二。

③ 許敬宗、李義府均見舊唐書卷八十二，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三。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對策擢第。累遷太子舍人，與來濟^①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高宗時爲中書令，後長流鸞州。他的堂堂詞：

嬾整鴛鴦被，羞褰玳瑁牀。春風別有意，密處也尋香。

甚有名，是具着充分的梁、陳的氣息的。同時，長孫無忌^②字機輔，河南洛陽人，爲唐外戚。（文德后兄）封齊國公。高宗時，貶死黔州。其新曲：『玉珮金鈿隨步遠，雲羅霧縠逐風輕。轉目機心懸自許，何須更待聽琴聲』云云，也是所謂『豔詩』的一流，甚傳于時。

上官儀^③也是義府與無忌的同道。其詩綺錯婉媚，人多効之，謂爲『上官體』。他的早春桂林殿應詔：『曉樹流鶯滿，春堤芳草積。風光翻露文，雪華上空碧』云云，無媿於梁、陳之作。他字游韶，陝州陝人。貞觀初擢進士第。高宗時爲西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後以事下獄死（616?—664）。

魏徵^④述懷卻不是梁、陳作風所能拘束的了。像『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云云，其氣概豪健，蓋不是所謂『宮體』、『豔詩』所能同群者。『人生感意氣』云云，活畫出一位直心腸的男子來。以阮嗣宗與陳子昂較之，恐怕還要有些差別。獨惜徵所作不多耳。徵字玄

① 來濟見新唐書卷一百五。

② 長孫無忌見舊唐書卷六十五，新唐書卷一百五。

③ 上官儀見舊唐書卷八十，新唐書卷一百五。

④ 魏徵見舊唐書卷七十一，新唐書卷九十七。

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有大志。初從李建成，爲太子洗馬。世民殺建成，乃拜他爲諫議大夫，封鄭國公。

王績○與魏徵又有所不同，他卻是以澹遠來糾正濃豔的。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隋大業中爲揚州六合丞，以非所好，棄去不顧。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或問：『待詔何樂？』他道：『良醞可戀耳。』照例日給酒三升，陳叔達特給他一斗。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革死，又棄官歸。嘗躬耕於東臯，故時人號東臯子。或經過酒肆，動留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詠。死時，預自爲墓誌。其行事甚類陶淵明，而其作風也與淵明相近（590?—644）。像田家：（一作王勃詩，但風格大不類。）

阮籍生涯懶，嵇康意氣疎。相逢一醉飽，獨坐數行書。小池聊養鶴，閑田且牧豬。草生元亮徑，花暗子雲居。倚牀看婦織，登壠課兒鋤。迴頭尋仙事，並是一空虛。

還不類淵明麼？更有趣的是，像田家的第二首：

家住箕山下，門枕潁川濱。不知今有漢，唯言昔避秦。琴伴前庭月，酒勸後園春。自得中林士，何忝上皇人。

以及第三首的『恒聞飲不足，何見有殘壺』云云，連其意境也便是直襲之淵明的了。他的最好的詩

○王績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隱逸傳，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隱逸傳。

篇，像野望：

東臯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像過酒家：

對酒但知飲，逢人莫強牽。倚壚便得睡，橫甕足堪眠。

也渾是上繼嗣宗、淵明，下起王維、李白的。在梁、陳風格緊緊握住了詩壇的咽喉的時候，會產生了一樣的一位風趣澹遠的詩人出來，是頗為可怪的。或正如顏、謝的時候而會有淵明的同樣的情形罷。一面自然是這酒徒的本身性格，一面也是環境的關係。他不曾做過什麼『文學侍從之臣』，故也不必寫作什麼『侍宴』、『頌聖』的東西，以損及他的風格，或舍己以從人。

四

『四傑』的起來，在初唐詩壇上是一個極重要的消息。『四傑』也是承襲了梁、陳的風格的。惟意境較為闊大深沉，格律且更為精工嚴密耳。他們是上承梁、陳而下起沈、宋（沈佺期、宋之問）的。王世貞說：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為律家正始。

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尙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
藝。①

在許多持王、楊、盧、駱優劣論者當中，世貞此話，尙較爲持平。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很早的便會寫詩。相傳他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公元六六四年），劉祥道表於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因作檄英王鷄文，被出爲虢州參軍。後又因事除名。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往交趾省父，渡海溺水，悸而卒②，年二十九（647—676）。有集③。初，他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此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子安抗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語，乃矍然道：『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那便是有名的滕王閣序。又相傳子安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書之，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藁。他所作以五言爲最多，且均是很成熟的律體。像郊興：

空園歌獨酌，春日賦閑居。澤蘭侵小徑，河柳覆長渠。雨去花光濕，風歸葉影疎。山人不惜醉，唯畏綠尊
虛。

① 見王世貞的全唐詩說（學海類編本）。

② 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上，新唐書卷二百一文藝上。

③ 子安集，有通行本，四部叢刊本。

還不是律詩時代的格調麼？又像：

抱琴開野室，攜酒對情人。林塘花月下，別似一家春。

山泉兩處晚，花柳一園春。還持千日醉，共作百年人。

——山扉夜坐

還不宛然是最正格的五絕麼？又像寒夜懷友雜體：

北山烟霧始茫茫，南津霜月正蒼蒼，秋深客思紛無已，復值征鴻中夜起。

——春園

雖說是『雜體』，其實還不是『七絕』之流麼？沈、宋時代的到來，蓋在『四傑』的所作裏，已先看到其先行隊伍的踪跡了。正如太陽神萬千縷的光芒還未走在東方之前，東方是先已佈滿了黎明女神的玫瑰色的曙光了。

楊炯，華陰人，幼即博學好爲文。年十一，舉神童，授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遷詹事司直。恃才簡倨，人不容之。武后時，遷婺州盈川令，卒於官。(650—695?)。他聞時人以四傑稱，便自言道：『吾愧在廬前，恥居王後。』(當時的品第是王、楊、盧、駱，他故云然。)張說道：『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廬，亦不減王也。』有盈川集。他的詩像『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

① 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上，新唐書卷二百一文藝上。

② 盈川集有四部叢刊本。

絃』(驄馬)，『三秋方一日，少別比千年』(有所思)，『離亭隱喬樹，溝水浸平沙。左尉才何屈，東關望漸賒』(送豐城王少尉)等，也都是足稱律詩的前驅的。

『四傑』身世皆不亨達，而盧照隣爲尤。他爲了不可治的疾病，艱苦備嘗，以至於投水自殺。在我們的文學史裏同樣的人物是很少的。照隣字昇之，幽州范陽人。年十餘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有書二十車，照隣披覽，略能記憶。王甚愛重之。對人道：『此卽寡人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居太白山中。以服餌爲事。而疾益篤。客東龍門山，友人時供其衣藥。疾甚，足攣，一手又廢，乃徙陽翟之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臥其中。作五悲及釋疾文，讀者莫不悲之。然疾終不愈。病既久，不堪其苦，乃與親友執別，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650?—689?)。有集。照隣少年所作，不殊子安、盈川。及疾後，境愈苦，詩也愈峻。像釋疾文：

歲將暮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秘此鳳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蓋已具有死志了。像羈臥山中的『臥壑迷時代，行歌任死生。紅顏意氣盡，白壁故交輕。澗戶無人跡，山窗聽鳥聲。春色緣岩上，寒光入溜平。雪盡松帷暗，雲開石路明』云云，蓋還是雖疾而未至絕

① 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上，又見新唐書卷二百一文藝上。

② 照鄰集有四部叢刊本。

望的時候所作，故尙有『紫書常日閱，丹藥幾年成』云云。

駱賓王善於長篇的歌行，像從軍中行路難、夏日遊德州贈高四、帝京篇、疇昔篇等，都可顯出他的縱橫任意，不可羈束的才情來。疇昔篇自叙身世，長至一千二百餘字，從『少年重英俠，弱歲賤衣冠』說起，直說到『鄒衍銜悲繫燕獄，李斯抱怨拘秦桎。不應白髮頓成絲，直爲黃河暗如漆。』大約是獄中之作罷。這無疑是這時代中最偉大的一篇巨作，足和庾子山的哀江南賦列在同一型類中的。所謂在獄中，當然未必是指稱敬業失敗後的事，或當指武后時（公元六八四年）因坐賊『入獄』（？）的一段事。故篇中並未叙及兵事，而有『祇爲須求負郭田，使我再干州縣祿』語。這樣以五七言雜組成文的東西，誠是空前之作。當時的人，嘗以他的帝京篇爲絕唱；而不知疇昔篇之更遠爲弘偉。賓王，婺州義烏人。與子安等同是早慧者，七歲卽能賦詩。但少年時落魄無行，好與博徒爲伍。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後爲武功主簿。裴行儉做洮州總管，表他掌書奏，他不應。高宗末，調長安主簿。武后時，坐賊左遷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棄官而去。時徐敬業在揚州起兵討武后，署賓王爲府屬。軍中檄都是他所作。武后讀檄文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語，大驚，問爲何人所作，或以賓王對。后道：『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死，賓王也不知所終（？—684?）^①。有集。^②

① 駱賓王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上，新唐書卷二百一文藝上。

② 駱賓王集有四部叢刊本。

五

在這個時代，忽有幾個怪詩人出現，完全獨立於時代的風氣之外；不管文壇的風尚如何，廟堂的倡導如何，他們只是說出他們的心，稱意抒懷，一點也不顧到別的作家們在那裏做什麼。在這些怪詩人裏，王梵志是最重要的一個。王梵志詩，埋沒了千餘年，近來因敦煌寫本的發現，中有他的詩，才復爲我們所知^①。相傳他是生於樹瘿之中的（見太平廣記卷八十二）。其生年約當隋，唐之間（約五九〇到六六〇年）。他的詩教訓或說理的氣味太重，但也頗有好的篇什，像：

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樹，綠豆兩三窠。熱即池中浴，涼便岸上歌。遨遊自取足，誰能奈我何！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

這樣直捷的由厭世而逃到享樂的意念，我們的詩裏，雖也時時有之，但從沒有梵志這末大膽而痛快的表現！

梵志的影響很大，較他略後的和尚寒山、拾得、豐干，都是受他的感化的。寒山、拾得、豐干的

① 王梵志詩，有敦煌掇瑣本。

② 寒山、拾得詩，有日本影宋本，有明刊本，四部叢刊本。

時代，不能確知，相傳是貞觀中人。但最遲不會在大歷以後。寒山詩，像『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忽遇明眼人，卽自流天下』；『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逾好』云云，和拾得詩，像『世間億萬人，面孔不相似。……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己』云云，都是梵志的嫡裔。顧況和杜荀鶴、羅隱諸人，也都是從他們那裏一條綫脈聯下去的。

六

隋與唐初的散文，也和其詩壇的情形一樣，同是受梁、陳風氣的支配。楊堅卽位時，有李諤者，嘗上書論文體輕薄，欲圖糾正。他以為：『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他便主張應該：『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還要對於那一類僞華的人，聞風劾奏，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台。』但那一篇煌煌巨文，卻如投小石於巨川，一點影響也不會發生過。文壇的風尚還是照常的推進，沒有一點丕變。李德林、盧思道、薛道衡諸人所作散文，也並皆擬仿南朝，以駢偶相尚。至於由南朝入隋的文人們，像許善心、王胄、江總、虞世基等更是無論了。

唐初散文，無足稱述。四傑所作，也不殊於當時的風尚。六朝之際，尚有所謂『文、筆』之分；美

文多用駢儷；公牘書記，尙存質樸之意。至唐則差不多公文奏牘，也都出以駢四儷六之體，且浸淫而以『四六文』爲公文的程式，爲實際上應用的定型的文體了。

這時期可述者惟爲若干部重要史籍的編纂。岑文本與崔仁師作周史。李百藥作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徵編隋史。思廉、百藥之作，皆爲一家言。又有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爲御史台主簿，兼修國史。本其父志，更著北史、南史二書。同時，又有晉書百三十卷的編撰，則出於群臣的合力，開後世『修史』的另外一條大路。自此以後，爲一代的百科全書的所謂『正史』者，便永成爲『合力』的撰述，而不復是個人的著作了。

七

佛經的翻譯，在這時代仍成爲重要的事業。但從鳩摩羅什大舉翻譯後，能繼其軌轍者，唯唐初的玄奘法師。玄奘^①姓陳氏（596—664），曾往印度求法，遍歷西方諸小國及印度各地而歸，齎回經典極多。他離國十七年，艱苦無所不嘗。曾以其所身歷者，著爲大唐西域記^②一書。（書題辯機譯；當是玄

① 玄奘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方伎傳，又見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有支那內學院新印本）。

② 大唐西域記，有大藏經本，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奘口述由辯機寫下者。辯機爲當時最有天才的和尚，奘的最有力的幫手。相傳他因和太宗女上陽公主通，事發被殺。這是一個極大的損失。奘的譯書，如永遠得他的幫忙，成績當不至限於今日之所見者。）此書的價值絕爲弘偉，是一部最好的散文的旅行記述。前者宋雲、法顯遊印時，並有所記，然持以較奘之作，則若小巫之見大巫。這部西域記大類希臘人樸桑尼（Pausanias）所著的希臘遊記（The Description of Greece）。樸桑尼之作，在今日，其價值益見巨大。西域記亦然。今日論述印度中世史者，殆無不以此書爲主要的資料。而其中所載之迷信，故蹟，民間傳說等等，尤爲我們的無價之寶。更有甚者，經由了這部偉著，無意中有許多印度傳說乃都轉變而成爲中土的典實；像著名之杜子春傳，便是明顯的係由西域記中的一個故事改寫而成的。這將在下文裏再詳說。

奘自貞觀十九年歸京師後起，直到龍朔三年圓寂的時候爲止，這十九年的功夫全都耗費在翻譯工作上面。他所譯的共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傳稱：『師自永徽改元後，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讀。遇乙之後，方乃停筆。攝經已，復禮佛行道。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所翻。』像這樣的一位專心一志的翻譯家，祇有宗教的熱忱才能如此的驅迫着他罷。在他所譯經中，尤以瑜伽師地論一百卷，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二百卷，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六百卷爲最重要。其灌漑於後人的思想中者最爲深厚。他還譯老子爲梵文，又將大乘起信論回譯爲梵文，以遺彼土欲睹此已失之名著者。他在溝通中、印文化上是盡了說不盡的力量的！在奘以前，譯經者不是過於直譯，爲華土讀者所不解，便是過於意譯，往往失去原意。奘之

譯，卻能祛去這兩個積弊，力求與梵文相近。玄奘傳云：「前代已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觀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翫。」以他那樣精通梵文的人來譯經典，自然要較一般的譯者們為更高的了。再者，也以他處在鳩摩羅什諸大家之後，深知其病之所在，故也易為之治療耳。

玄奘西行的經歷，其自身不久便成了傳說。他自己也被視作佛教聖人的一個。自唐末以來，便有種種的西遊記，以記述這個傳說。像這樣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一位偉大的宗教家，其成為傳說的中心，當是無足訝怪的事罷。

參考書目

- 一、隋書 唐魏徵等撰，有二十四史本。
- 二、舊唐書 晉劉昫撰，有二十四史本。
- 三、新唐書 宋歐陽修，宋祁撰，有二十四史本。
- 四、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丁福保輯，醫學書局鉛印本。
- 五、全唐詩 揚州詩局原刊本，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
- 六、唐百名家詩 席氏刻本。
- 七、藝苑卮言 明王世貞撰，有歷代詩話續編本。
- 八、梁啓超：飲冰室文集（中華書局）卷六十佛典之翻譯，又卷六十一翻譯文學與佛典，又卷六十二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
- 九、敦煌掇瑣 劉復輯，中央研究院出版。

十、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嚴可均輯，有黃岡王氏刊本，有醫學書局石印本。
十一、全唐文 有揚州詩局原刊本，有廣東覆刻本。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第二十四章 律詩的起來

由古詩到律詩的途徑——六朝風尚的總結時期——律詩的成立——絕句與排律的同時產生——沈宋時代——沈宋律詩的成功與其影響——沈宋的絕句——沈宋的排律——沈宋的生世——同時代的諸詩人：蘇味道李嶠——杜審言崔融——崔湜崔液——上官婉兒——喬知之劉希夷——陳子昂

一

由不規則的古體詩，變為須遵守一定的程式的律詩，其演進是很自然的。自建安以後，詩與散文一樣，天天都在向駢偶的路上走去。散文到了『四六文』，是走到『駢儷文』的最高的頂點了。辭賦到了『律賦』，也已是走到『駢儷賦』的最高的頂點了。詩也是同樣的，發展到『律詩』的創作的時候，也便是無可再發展的了。在這個無可再發展的時代，便起了幾種轉變。『絕詩』因之起來，詞也因之起來。同時，便也有人回顧到古體詩的一方面，欲再度使之復活。

在這個進展的途中，也頗有些『豪傑之士』奮起而思有所改革。然究竟像以孤柱敵狂瀾，無損於水勢的東趨。由建安（公元一九六年）到嗣聖（公元六八四年），快五百年了，這個趨勢還是不變。變動時代的到來，是要在安、史之亂（開始於公元七五五年）以後。那時，水勢是平行了，是疲乏了，儘有分流與別導到溝渠裏去的可能。

許多人都以為初唐時代是改革六朝風尚的開始，卻不知道六朝風尚，到了初唐卻更變本而加厲。在唐代的初期的近一百五十年間（公元六一八—七五五年），無論在詩與散文上都是這樣。儘管有人在喊着『復古』，在做着『尚書』體的大誥，但他們的聲音，自行消失於無反響的空氣中了。文風還是照常的進展。特別是詩體一方面，這百餘年間的進展更爲顯著，對於後來的文壇也最有影響。

在嗣聖（公元六八四年）之前，是初唐四傑的時代。他們稟承了齊、梁的遺風，更加以擴大與發展。在五言詩方面，引進了更趨近於『律體』的格調，在七言詩方面也給她以極可能的發展的希望。這在上文已經說到過了。在嗣聖到安、史之亂（公元七五五年）的七十幾年間，便是『律詩』的成立的時代了。五言的律詩是最先成立的。接着，七言的律詩也成爲當時最重要的文體之一了。接着，別一種的新詩體，即所謂『五絕』、『七絕』者，也產生了。接着，聯合了若干韻的律詩而成爲一篇的長詩，即所謂『排律』者的風氣，也開始出現了。在這短短的七十餘年間，誠是詩壇上放射出最燦爛的異彩的時代，誠是空前的變異最多而且最速的時代。

這七十餘年的時代，又可以分爲兩期。第一期是『律詩』的成立時代，也可以名之爲沈、宋時

代。第二期是『絕詩』與『排律』盛行的時代，也可以稱之爲開元、天寶時代。現在本章先講第一期。

二

第一期從嗣聖元年到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爲時不到三十年，卻奠定了『律詩』的基礎。這時代的兩個代表人便是沈佺期與宋之問。唐書文藝傳說：

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

這一段話頗足以表示出『律詩』的由來。又胡應麟云：『五言律體，兆自梁、陳。唐初四子，靡縟相矜。時或拗澀，未堪正始。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於前，王、孟、高、岑，並馳於後。新製迭出，古體攸分。實詞章改革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這些話也可略見出律詩的歷史。蓋自沈約以四聲八病相號召，已開始了律詩的先驅。嗣聖時代，沈佺期、宋之問出現，便很容

○ 沈佺期、宋之問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文苑中，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中。

易的收結了五百年來的總帳，『回忌聲病，約句準篇』，而創出『律詩』的一個新體來。大勢所趨，自易號召，自易成功。所謂『聲病』云云的討論，自此竟不成爲一個問題了。

『律詩』中的『五言律詩』，『四傑』時代已是流行。例如駱賓王的在獄聞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禁，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

已是『律詩』的最完備的體格了。惟大暢其流者，則爲沈、宋。如沈佺期的送喬隨州倜：

結交三十載，同遊一萬里。情爲契闊生，心由別離死。
拜恩前後人，從宦差池起。今爾歸漢東，明珠報知己。

宋之間的途中寒食題黃梅臨江驛寄崔融：

馬上逢寒食，愁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
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園腸斷處，日夜柳條新。

都是示後進以準之作。但沈、宋對於律體的應用，不限於五言，且更侵入當時流行的七言詩體範圍之內。七言詩開始流行於唐初，至沈、宋而更有所謂『七言律』。『七言律』的建立，對於後來的影響是極大的。沈、宋的最偉大的成功，便在於此。沈佺期的古意呈補闕喬知之：

廬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頗爲有聲。宋之問所作的七律，今傳者甚少，姑引三陽宮侍宴應制得幽字一首：

離宮秘苑勝瀛洲，別有仙人洞壑幽。巖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鳥向歌筵來度曲，雲依帳殿結爲樓。微臣昔忝方明御，今日還陪八駿遊。

在這一方面的成功，沈、宋二人似都應居於提倡者的地位。他們的倡始號召之功，似較他們的創作爲更重要。舊唐書文苑傳云：『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薛稷、杜審言等首膺其選。當時榮之。及典舉，引拔後進，多知名者。』唐書之問傳亦叙其陪奉武后遊洛南龍門：『詔從后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宋尤表全唐詩

話云：『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篇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之，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豪舉。』沈乃伏，不敢復爭。』像這樣的從容遊宴，所賦詩篇，傳遍天下，又加以典貢舉，天下士自然的從風而靡的了。何況『滾石下山，不達底不止』，這風氣又是五百年來的自然的進展的結果呢。同時，『絕詩』的一體，也跟了『律詩』的發達而大盛。絕詩的起來，與律詩的產生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漢、魏古詩六朝樂府中，五言的短詩爲最多，

● 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傳宋之問傳。

類皆像王台卿所作的陌上桑：

令月開和景，處處動春心，
挂筐須葉滿，息倦重枝陰。

般的以四句的五言成篇。『律詩』『約句準篇』，每篇句類有定，不適於寫作這一類短詩之用。於是律詩作者們同時便別創所謂『絕詩』的一體。這維持了短詩的運命，且成爲我們詩體中常是最有精彩的一部分的傑作。宋洪邁至集唐人絕句至萬首之多，編爲專書^①。可見此體愛好者之多且篤了。胡應麟謂：『五七言絕句，蓋五言短古，七言短歌之變也。五言短古，雜見漢、魏詩中，不可勝數。唐人絕體，實所從來。七言短歌，始於垓下。梁、陳以降，作者益然。第四句之中，二韻互叶，轉換既迫，音調未舒。至唐諸子，一變而律呂鏗鏘，句格穩順，語半於近體，而意味深長過之，節促於歌行，而咏嘆悠永倍之，遂爲百代不易之體。』^②胡氏的話，對於『絕句』，已盡讚頌之極致。但他又頗以『截近體首尾或中二聯』以成絕句之說爲非。此則，緣昧於詩體的自然演進的定律，故有異論耳。沈、宋之前，固有類乎『絕句』之物。惟『絕句』之成爲一個新體之物，且有定格，則爲創始於沈、宋代。未可以偶然的『古已有之』的幾個篇章，便推翻了發展的定律。

沈、宋的五七言絕句，佳作甚多。宋之問貶後所作，尤富於真摯的情緒，悽楚的聲調。像渡漢

① 洪邁的萬首唐人絕句有明萬曆間刊本。王士禛有唐人萬首絕句選，有原刊本，又商務印書館有鉛印本。

② 見少室山房筆叢後附之詩數內篇六。筆叢有原刊本，有清嘉慶間翻刊本。

江：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即應制之作，也還不壞。像苑中遇雪應制：

紫禁仙輿詰旦來，青旗遙倚望春台。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開。

沈佺期的五言絕句，今傳者甚鮮。其七言絕句像邙山：

北邙山上列墳塋，萬古千秋對洛城。城中日夕歌鐘起，山上惟聞松柏聲。

是頗具着渺渺的餘思的。若僅以『典麗精工』視沈、宋，似乎是大把他們估價得低了。

三

爲唐代文壇重鎮的一個新詩體，所謂『排律』的，也起於沈、宋之時。胡應麟謂：『排律，沈、宋二氏，藻贍精工。』排律爲較長的詩體，非運之以弘偉的才情，出之以精工的筆力不可。沈、宋創造了『律詩』，同時並打開了排律的一個新的局面。王世貞謂：『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旁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沈、宋的排律，五言最多，也最好。如佺期的釣竿篇：

○ 胡應麟語（見詩藪內篇四）。

○ 見其所著全唐詩說（學海類編本，即藝苑卮言的一部分）。

朝日斂紅烟，垂竿向綠川。人疑天上坐，魚似鏡中懸。避櫂時驚透，猜鈎每誤牽。湍危不理轄，潭靜欲留船。釣玉君徒尙，徵金我未賢。爲看芳餌下，貪得會無筌。

之問的初至崖口：

崖口衆山斷，嶽峯聳天壁。氣衝落日紅，影入春潭碧。錦繡織苔蘚，丹青畫松石。水禽泛容與，岩花飛的皪。微路從此深，我來限于役。悵惆情未已，群峯暗將夕。

狀物陳形，已臻佳境。在排律中，氣度雖未若杜甫的闊大，波瀾雖未若杜甫的澎湃，然已是不易得的東西了。

四

沈、宋並稱，而沈、宋的詩也往往相混雜，可見其風格的相近。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與張易之等烝昵寵甚。易之敗，遂長流驩州。後得召見，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732）。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之問偉儀貌，雄於辨。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與佺期、閻朝隱等，傾心媚附易之。易之所賦詩篇，盡之問、朝隱所爲。及敗，貶隴州。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武三思復用事，仲之欲殺之。之問上變。由是擢鴻

臚主簿。天下醜其行。中宗時，下遷越州長史，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睿宗立，流之問欽州，復賜之死（660?—710）。

宋、沈以附張易之，聲名頗爲狼藉，然其才名則不可掩。佺期嘗以詩贈張說。說道：『沈三兄詩清麗，須讓居第一也。』徐堅論之問以爲其文如良金美玉，無不可。之問友人武平一爲纂集其詩，成十卷。佺期亦有集傳於世。沈、宋之詩，至流徙後而尤工。佺期在驩州諸作，像三日獨坐驩州思憶遊、從驩州廨宅移住山間水亭、赦到不得歸題江上石、答魑魅代書寄家人諸篇，皆出之以五言排律，而於沈痛鬱結之中，不失其流麗疏放之體。答魑魅一篇，長至十二韻以上，尤爲當時罕有之作。

『死生離骨肉，榮辱間朋遊。棄置一身在，平生萬事休』（移住山間水亭），其情誠可哀矜！

之問兩經流放，終至被殺，身世尤苦於佺期，故所作更多悲戚的聲韻。惟長篇較少，五律爲多。

像度大庾嶺：

度嶺方辭國，停輅一望家。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山雨初含霽，江雲欲變霞。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

沙。

又像『故園長在日，魂去不須招』（早發韶州），『誰言望鄉國，流涕失芳菲』（早入清遠峽），『鄉心新歲

宋之問集，今有席刻唐百家詩本，又見全唐詩中。

沈佺期集，今有席刻唐百家詩本，又見全唐詩中。

切，天畔獨漚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新年作）諸語，莫不表示出遲暮投荒，徘徊欲泣的情緒來。沈、宋的詩，自當以這種遷謫後所作的最工。應制諸什，非不精妙，卻不盡是從肺腑中流出的，故有靈魂、有真情感者甚少。

五

沈、宋同時的詩人極多。『初，中宗景龍二年（公元七〇八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于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元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這裏殆已把沈、宋派詩人一網打盡了。但在其中的及未預其列的詩人們，若蘇味道、李嶠、杜審言、崔融、喬知之、崔湜、崔液、陳子昂、劉希夷諸人尤稱大家。更有女作家上官婉兒在當時主持風雅，提倡文藝甚力，也當一叙及。

蘇、李是和沈、宋並稱的。蘇味道，趙州欒城人。弱冠擢進士。證聖元年，出爲集州刺史。聖歷

● 見宋尤袤全唐詩話卷一。

初，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台三品。居相位數載。神龍時坐張易之黨，貶眉州刺史。還爲益州長史，卒（？—707）。李嶠字巨山，與味道同里。弱冠擢進士第。武后時，官鳳閣舍人。每有大手筆，皆特命嶠爲之。累遷鸞台侍郎，知政事，封趙國公。睿宗立，出刺懷州。玄宗時貶爲滁州別駕，改廬州。嶠初與王、楊接踵，中與崔、蘇齊名，晚諸人沒，獨爲文章宿老。但嶠與味道所作，今存者類多應制之詩，未能窺其真性情。姑舉嶠的酬杜五弟晴朝獨坐見贈爲例：

平明坐虛館，曠望幾悠哉。宿霧分空盡，朝光度隙來。影低藤架密，香動葯欄開。未展山陽會，空留池上杯。

這已是他們的很高的成就了。風格同於沈、宋，而才情卻顯然有些差別。相傳明皇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奏歌。歌曰：『山川滿目淚霑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帝慘愴移時，顧侍者曰：『誰爲此？』對曰：『故宰相李嶠之詞也。』帝曰：『真才子！』不待終曲而去。

杜審言字必簡，京兆人。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年）進士。爲隰城尉。恃高才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道：『味道必死！』人驚問何故。道：『彼見吾判且羞死。』又

① 蘇味道、李嶠 崔融同見舊唐書卷九十四，又新唐書卷一百十四（崔、蘇）及卷一百二十三（李）。

② 見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李嶠條下。『山川滿目』四語，見嶠所作汾陰行中。

③ 杜審言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文苑上，新唐書卷二百一文藝上。

道：『我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坐事貶吉州司戶。武后時召還，授著作郎，爲修文館直學士，卒。他病時，宋之問、武平一去看他。他道：『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尙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也。』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在這幾個人中，審言自是以天才獨傲的。舉其二詩爲例：

北地春光晚，邊城氣候寒。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水作琴中聽，山疑畫裏看。自驚牽遠役，艱險促征鞍。

——經行嵐州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渡湘江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長安中授著作佐郎，進鳳閣舍人。坐附張易之兄弟，貶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707）。他的詩詠從軍者爲多。像西征軍行遇風：

北風卷塵沙，左右不相識。颯颯吹萬里，昏昏同一色。馬煩莫敢進，人急未遑食。草木春更悲，天景晝相匿。（下略）

頗具有異域的风趣，置在這個時代裏，總算是別調。

● 杜審言集二卷，有明刊本。

女作家上官婉兒^①，是這時主持風雅的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律詩時代的成立，她是很有力于其間的。婉兒爲儀之孫，武后時配入掖庭。善于文章。年十四，卽爲武后內掌詔命。中宗卽位，大被寵愛，進拜昭容。當時文壇因她的努力而大爲熱鬧。臨淄王兵起，她被殺。她的詩，今所存者僅二十餘篇，大都是應制之作，未能見出她的真實的情緒。像『密葉因裁吐，新花逐翦舒……春至由來發，秋還未肯疎。借問桃將李，相亂欲何如？』（侍宴內殿出翦花綵應制）正是律詩時代的『最格律矜嚴』之作。

六

崔湜、崔液^②兄弟所作，並皆可觀。而液詩似更在其兄上。湜字澄瀾，定州人。擢進士第。預修三教珠英。曾數度爲相。明皇立，流嶺外，復追及荊州，賜死（668—713）。液字潤甫，湜之弟。工五言詩。擢進士第一人。湜常呼他的小字道：『海子，我家龜龍也。』官至殿中侍御史。液所作，今傳者以閨情爲多。像上元夜：

星移漢轉月將微，露灑烟飄燈漸稀。猶惜路傍歌舞處，躊躇相顧不能歸。

① 上官婉兒見舊唐書卷五十一后妃上，新唐書卷七十六后妃上韋皇后傳。

② 崔湜、崔液見舊唐書卷七十四崔仁師傳。

又像擬古神女宛轉歌（一作郎大家作）：

日已暮，長簷鳥應度。此時望君君不來，此時思君君不顧。歌宛轉，宛轉那能異棲宿！願爲形與影，出入恆相逐。

是很有子夜、讀曲的風趣的。

劉希夷與喬知之所作，皆以歌行爲多。知之，同州馮翊人。則天時，爲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爲武承嗣所害。相傳知之有婢窈娘，爲承嗣所奪，他作綠珠篇密送與窈娘。她結詩衣帶，投井而死。承嗣以是諷酷吏羅織殺之。知之有擬古贈陳子昂一詩：『別離三河間，征戰二庭深。胡天夜雨霜，胡鴈晨南翔』云云，是頗似子昂的感遇的。

希夷一名庭芝，潁川人。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時）進士，時年二十五。工篇詠，特善閨帷之作。詞情哀怨，多依古調體勢，與當時的風尚不合，遂不爲所重。他美姿容，好談笑，善彈琵琶，飲酒至數斗不醉。落魄不拘常檢。嘗作白頭吟，有『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語，自以爲不祥。又吟一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遂嘆道：『生死有命，豈由此虛言乎？』遂併存之。詩成未周歲，果爲奸人所殺（651—680?）。或謂：其舅宋之問，苦愛後一聯，知其未傳于人，

① 喬知之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中。

② 劉希夷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中。唐才子傳（卷一）作字庭芝。

懇求之。許而竟不與。之間怒其誑己，使奴以土囊壓殺于別舍，時年未及三十。●這話未必可信。之間爲一代宗匠，又何至奪甥之作！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人所稱。白頭吟（一作代悲白頭翁）自是傑作，但像春日行歌：

山樹落梅花，飛落野人家。野人何所有？滿甕陽春酒。携酒上春台，行歌伴落梅。醉罷臥明月，乘夢遊天台。

其拓落疏豪的態度，已是李白的一個先驅了。

七

但在這一群詩人裏，還不得不推陳子昂爲一個異軍突起者。子昂和劉希夷、喬知之皆非沈、宋所能牢籠，所能範圍者。而子昂尤爲傑出。齊、梁風尚的轉變，在子昂的詩裏，已充分的透露出消息來。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開耀二年（公元六八二年）進士。初，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任俠尙氣，好弋博。後入鄉校，感悔。卽於州東南金華山觀讀書，痛自修飾，精窮墳典。武后時，拜

● 見辛文房唐才子傳（佚存叢書本）卷一。

● 陳子昂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文苑中，新唐書卷一〇七。

麟台正字，累遷拾遺。聖歷初，解官歸。爲縣令段簡所誣詐，捕下獄，死。年四十三（656-698）。相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以千緡市之。衆驚問。答道：『余善此樂。』皆道：『可得聞乎？』子昂道：『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于前。食畢，捧琴語道：『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子昂初爲感遇詩，王適見而驚道：『此子必爲海內文宗。』柳公權評其詩道：『能極著述，克備比興，唐興以來，子昂而已。』有集十卷①。子昂感遇詩，今見三十八章，其風格大似阮籍詠懷、左思詠史，當是受他們的啓示而寫的。這三十八章的詩篇，內容甚雜，或詠史，或抒懷，或超脫，或悲憫，但綜其格律，放在沈、宋的一羣裏，卻是不類不同的。像：

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臥觀物化，悠悠念無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

索居猶幾日，炎夏忽然衰。陽彩皆陰翳，親友盡睽違。登山望不見，涕泣久漣洏。宿夢感顏色，若與白雲期。馬上驕豪子，驅逐正嶮嶮。蜀山與楚水，携手在何時？

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亭上誰家子，哀哀明月樓。自言幽燕客，結髮事遠遊。赤丸殺公吏，白刃報私

① 見全唐詩話（歷代詩話本）引獨異記語。

② 陳伯玉文集三卷，詩集二卷，有新都楊春刊本，清楊國楨輯刻本，又明刊本（二卷），四部叢刊本。

麟。避麟至海上，被役此邊州。故鄉三千里，遼水復悠悠。每憤胡兵入，常爲漢國羞。何知七十戰，白首未封侯！

比了一般的頌聖酬宴的所作，自然是高出萬倍的了。他痛快的抒其所懷抱的情思，一點也不顧忌，一點也不宛曲迴避，直活現出一位『性褊躁』，易於招禍的詩人來。又像登幽州台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那樣的豪邁，那樣的瀟灑，自不會向『破家縣令』屈膝，自要爲其所陷害的了。

參考書目

- 一、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傳。
- 二、新唐書卷二百一至三文藝傳。
- 三、辛文房唐才子傳（有佚存叢書本；涵芬樓有石印本佚存叢書）。
- 四、唐詩紀事 宋計有功撰，有清刊本，有石印本。
- 五、全唐詩話 宋尤袤撰，有何文煥刻歷代詩話本。（歷代詩話有原刊本，有醫學書局石印本。）
- 六、全唐詩 有揚州詩局原刊本，有同文書局石印本。
- 七、少室山房筆叢 明胡應麟撰，有明刊本，有清嘉慶間刊本。
- 八、全唐詩說 明王世貞撰，有學海類編本。
- 九、唐詩癸籤 明胡震亨撰，有明刊本。又震亨的唐詩談叢，有學海類編本。
- 十、唐百名家詩 清席氏編刊。

第二十五章 開元天寶時代

唐詩的黃金時代——張九齡與吳中四傑——新詩人的紛起——王維與裴迪——孟浩然——王孟作風的不同——謫仙人李白——老詩人高適——富於異國情調的作家岑參——王昌齡常建崔顥等——崔國輔
王翰賈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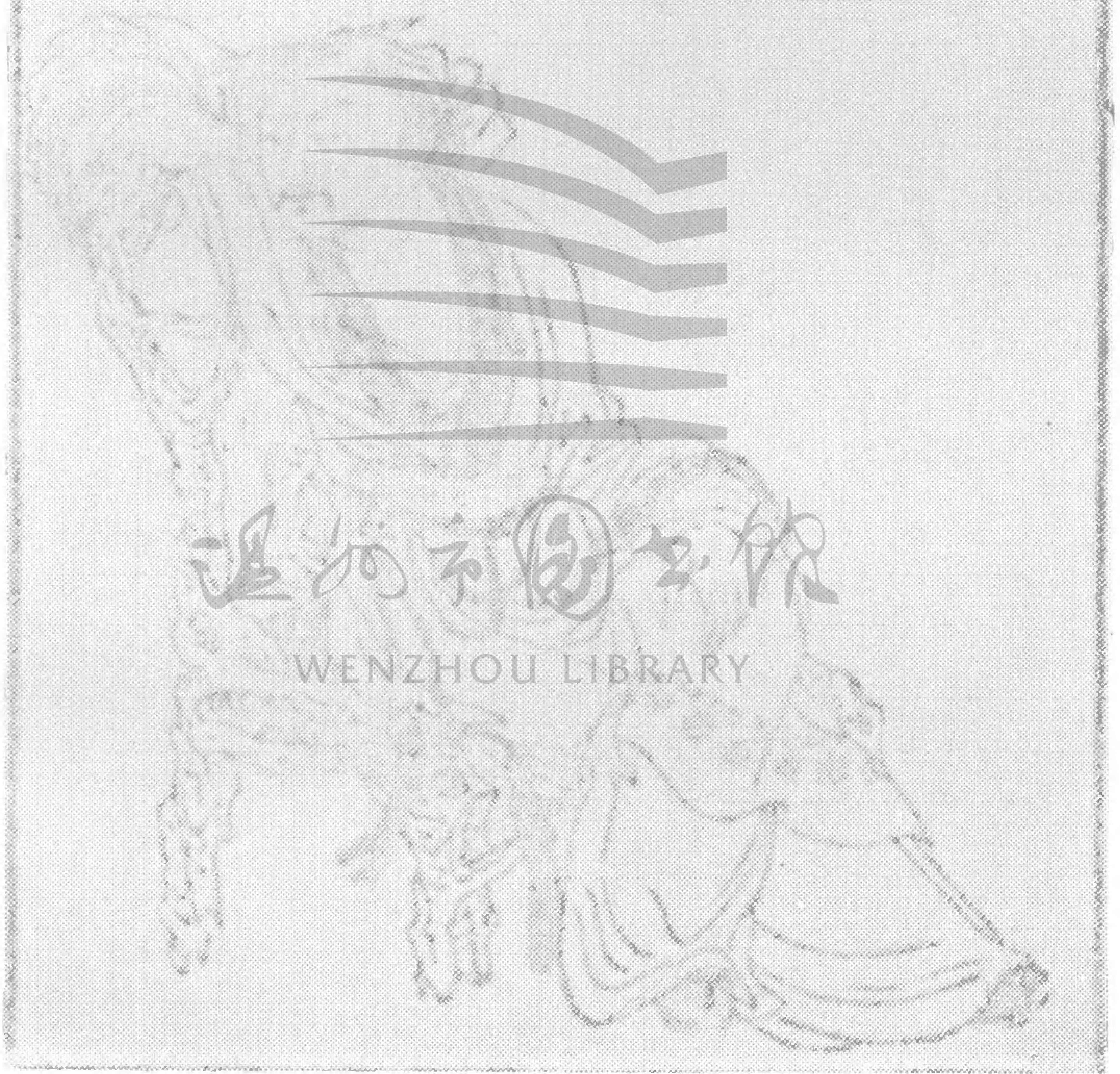
開元、天寶時代，乃是所謂『唐詩』的黃金時代；雖祇有短短的四十三年（公元七一三—七五五年），卻展布了種種的詩壇的波濤壯濶的偉觀，呈獻了種種不同的獨特的風格。這不單純的變幻百出的風格，便代表了開、天的這個詩的黃金的時代。在這裏，有着飄逸若仙的詩篇，有着風致澹遠的韻文，又有着壯健悲涼的作風。有着醉人的謔語，有着壯士的浩歌，有着隱逸者的閒詠，也有着寒士的苦吟。有着田園的閒逸，有着異國的情調，有着濃豔的閨情，也有着豪放的意緒。總之，這時代是囊



李 白

——从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

杜
甫



杜 甫

——清上官周作

括盡了種種的詩的變幻的。也沒有一個時代，更會同時挺生那末許多的偉大的詩人過的！然而，她祇是短短的四十三年！希臘的悲劇時代，英國的莎士比亞時代，還不祇是短短的數十年麼？

五七言的古、律詩體，到了這個時代，格律已是全備。其中，七言的律、絕，方才剛剛萌芽，還不會有人用全力去灌溉之；正是詩人最好的一試馳騁的好身手的時候。故開、天的詩人們，於此獨擅勝場，正如建安時代的五言詩，沈、宋時代的五言的律、絕。把握着新發於鏘的牛刀，而以其勃勃的詩思爲其試手的對象，那些天才的『庖丁』們，當然個個的都會『得手應心』的了。

二

開、天間的詩人們，一時是計之不盡的。殷璠的河嶽英靈集，錄當時詩人至二十四人之多。元結的篋中集，所載則有七人。此外不在其中者，更還有不少。杜甫也初次出現於這個時代的詩壇上。但他的重要的詩篇，幾皆是開、天以後的所作。這個黃金時代，包納不了杜甫，而杜甫在這個時代，也未盡揮展出他的驚人的天才。故另於下章詳之。

開、天時代的老詩人們：有張九齡、賀知章、姚崇、宋璟、包融、張旭、張若虛、張說、蘇頲、李乂等。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擢進士。遷左拾遺。後以張說薦，爲集賢院學士。

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李林甫所排擠，貶荊州長史，卒。有集^①。九齡的詩，迴旋於沈、宋的時代，而別有所自得。他的感遇十二首，和陳子昂的所作又自不同，其托意的直率，頗有影響於後來的詩壇。像感遇中的一首：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運命唯所遇，循環不可尋。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這全是以『丹橘』自況的；和後來的『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是在同一個調子裏的東西，但似更爲露骨些。九齡詩往往如此，故頗傷於直率，少含蓄的餘味。

與張九齡同爲開元、天寶時代的名相的姚崇、宋璟^②，也並能詩。崇初名元崇，又名元之，陝州人。貞觀中，應下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後數居台輔，負時重望。薦宋璟自代。其詩像：『舟輕不覺動，纜急始知牽』，語甚有致。宋璟，邢州南和人，繼崇爲相，耿介有大節。他的送蘇尚書赴益州：『園林若有送，楊柳最依依』，意境也很新。

賀知章字季真，會稽永興人，少以文辭知名。累遷秘書監。他性放曠，晚尤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天寶初，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年八十六卒。其七言絕句，像詠柳的『不知細葉

① 張九齡見舊唐書卷九十九。

② 張曲江集二十卷，有明刊本，清順治刊本，四部叢刊本。

③ 姚崇、宋璟並見舊唐書卷九十六，新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和回鄉偶書的二首：『少小離鄉老大回』，『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都是盛傳人口的。

他和包融、張旭、張若虛並號『吳中四傑』。融，湖州人，爲大理司直。旭，蘇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醉後號呼狂走，才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世呼爲張顛，或傳稱爲『草聖』。若虛，揚州人，爲兗州兵曹。所作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的一首七言的長篇，乃是令人諷吟不能去口的雋什。

張說和蘇頲也並爲開元名相，也皆能詩。說字道濟，一字說之，洛陽人。武后時爲鳳閣舍人，以忤旨，配流欽州。開元初，進中書令，封燕國公。亦數經遷謫，至左丞相卒。他喜延納後進。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謫後的詩，益悽惋動人，人謂得江山之助。像南中別蔣五岑向青州：

老親依北海，賤子棄南荒。有淚皆成血，無聲不斷腸。此中逢故友，彼地送還鄉。願作楓林葉，隨君度洛陽。

誠是深以遷謫爲念的。但像：『絲管清且哀，一曲傾一杯。氣將然諾重，心向友朋開』（宴別王熊），卻

① 張說見舊唐書卷九十七，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②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有聚珍版叢書本。

頗有些豪邁的意氣。

蘇頲字廷碩，懷子。幼敏悟。明皇愛其文，進紫薇侍郎，知政事。與李父對掌書命。帝道：『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父，又何愧前人。』他的小詩，也時有佳趣，像將赴益州題小園壁：

歲窮惟益老，春至卻辭家。可惜東園樹，無人也作花。

李父字尚真，趙州房子人，幼工屬文。開元初，爲紫薇侍郎，除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與兄尚一、尚貞並有文名。有李氏花萼集。

三

但開元、天寶的時代，虎踞於詩壇上者，並不是這些老作家們。新興的詩人們是像雨天的層雲般，推推擁擁的向無垠的天空上跑去。在那些無數的新詩人們裏，無疑的要選出王維、孟浩然、李白、高適、岑參五人，作爲最重要的代表。那五位詩人們的作風，都是很不相同的；差不多也可以代表了當時五方面的不同的傾向。先說王維。

●蘇頲見舊唐書卷八十八，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王維^①的作風，是直接承繼了東晉的陶淵明的。淵明的詩，澹泊而有深遠之致，維詩亦然。像那樣的田園詩，若淺實深，若凡庸實峻厚，若平淡實豐腴的，千百年間僅得數人而已。維字摩詰，河東人，工書畫，與弟縉，俱有俊才。開元九年進士擢第。天寶末爲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維被囚於菩提寺。肅宗時，爲尙書右丞。維篤於奉佛，晚年長齋禪誦。一日忽索筆作書別親故，舍筆而卒（691—761）。開、天間，維詩名最盛，王侯豪貴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嘗得宋之間輞川別墅，山水絕勝，與裴迪泛舟往來，嘯詠終日。殷璠謂：『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成珠，著壁成繪。』蘇軾亦云：『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②集異記（全唐詩話引）載維未冠時，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爲伶人進主前。維進新曲，號鬱輪袍，並出所作。主大奇之。此事或未可信。明人王衡嘗作鬱輪袍雜劇，爲維辨誣。惟唐人進身之階，往往要藉大力，像維一類的事，蓋當時並不以爲可怪。安、史亂後，音樂家的李龜年，奔放江潭，嘗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国，春來發幾枝』，又『秋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諸作，皆維詩也。可見當時維詩的流行的盛況。維的詩，最有畫意者，像渭川田家：

① 王維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中。

② 王右丞集六卷，宋劉辰翁編，四部叢刊本；王右丞集註二十八卷，趙殿成註，原刊本；王右丞詩集六卷，明顯可允註說，嘉靖刊本，日本刊本。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卽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

像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和『草際成碁局，林端舉桔槔』

（春園卽事）

『牧童望村去，獵犬隨人還』

（淇上卽事田園）

『春風動百

草，蘭蕙生我籬』

（贈裴十迪）

『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

『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眠』

（一作皇甫曾詩）

（以上田園樂）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鹿柴）

等等，

都是富於田園的風趣的。但他偶寫城市，也是同樣的可愛。像早朝：『皎潔明星高，蒼茫遠天曙。槐霧暗不開，城鴉鳴稍去。始聞高閣聲，莫辨更衣處。銀燭已成行，金門儼騶馭。』和隋代無名氏的鷄鳴歌：『東方欲明星爛爛……千門萬戶遞漁鑰』恰是同類的雋作。若琵琶記的辭朝，從黃門官口中說出那末一大片的官話來，卻徒見其辭費耳。維的七言絕句，像少年行：『相逢意氣爲君飲』，『縱死尤聞俠骨香』，像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遍插茱萸少一人』，像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輕塵』，像戲題輞川別業：『藤花欲暗藏獠子』，像私成口號誦示裴迪：『萬戶傷心生野煙』，都是很『俊雅』的。而渭城曲，論者（如胡應麟）尤推之，以爲盛唐絕句之冠。

集合於王維左右的詩人們，有維的弟縉（字夏卿，廣德、大歷中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其友



田 园 乐 (王 维)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
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从明刊本“唐诗画谱”(西谛藏)



少年行（王维）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从明刊本“唐诗画谱”（西谛藏）

裴迪（關中人，嘗爲尙書省郎，蜀州刺史）、崔興宗（嘗爲右補闕）、苑咸（成都人，中書舍人）、丘爲（蘇州嘉興人，太子右庶子）等。裴迪、崔興宗嘗與維同居終南山。苑咸能書梵字，兼達梵音，曲盡其妙。後維與裴迪又同住輞川，交往尤密。故迪的作風，甚同于維，於輞川諸詠尤可見之，像：『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宮槐陌），『沉沉鷗鳧渡，時時欲近人』（藥家瀨）等。

四

孟浩然●襄陽人，少好節義，工五言。隱鹿門山，不仕。四十遊京師，與諸詩人交往甚歡。嘗集秘省聯句，浩然道：『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衆皆莫及。其詩的作風，也正可以此十字狀之。張九齡、王維都極稱道他。維待詔金鑾，一旦私邀浩然入。俄報玄宗臨幸。浩然錯愕伏匿床下。維不敢隱，因奏聞。帝喜曰：『朕素聞其人而未見也。』浩然遂出。命吟近作，至『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之句，帝慨然道：『卿不求仕，朕何嘗棄卿，奈何誣我！』因命放還南山。開元末，王昌齡遊襄陽。時浩然新病起，相見甚歡，浪情宴謔，食鮮勤疾而終（689—740）。有集。●

① 孟浩然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新唐書卷二百三文藝下。

② 孟浩然集四卷，明刊本，李夢陽刊本（二卷），閔齊伋刊本，四部叢刊本。

浩然爲詩，佇興而作，造意極苦。篇什既成，洗削凡近，超然獨妙；雖氣象清遠，而采秀內映，藻思所不及。像宿業師山房期丁大不至：

夕陽度西嶺，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磴鳥棲初定。之子期未來，孤宿候蘿逕。

又像『相望始登高，心飛逐鳥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秋登蘭山寄張五），『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春曉），『燭至螢火滅，荷枯雨滴聞』（初出關旅亭夜坐懷王大校書），『莫愁歸路暝，招月伴人還』（遊鳳林寺西嶺），『陰崖常抱雪，枯澗爲生泉』（訪聽上人禪居）等等，都足以見出他的風格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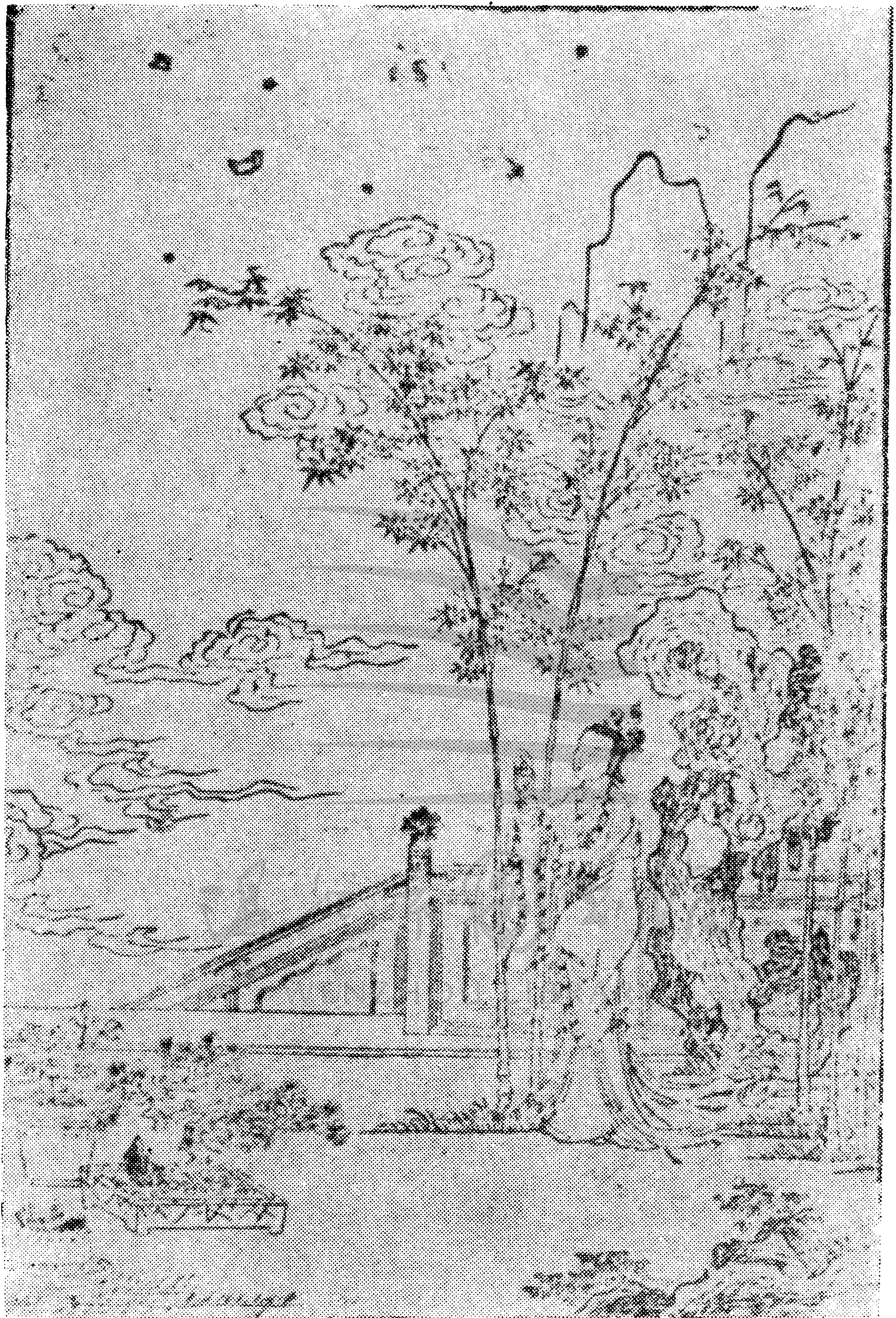
他和王維的作風，看來好像很相近，其實卻有根本的不同之點在着。維的最好的田園詩，是恬靜得像夕光朦朧中的小湖，鏡面似的躺着，連一絲的波紋兒都不動蕩；人與自然，合而爲一，詩人他自己已是融合在他所寫的景色中了。但浩然的詩，雖然也寫山，也寫水，也寫大自然的美麗的表現，但他所寫的大自然，卻是活躍不停的，卻是和我們的人似的刻刻在動作着的。像『卻聽泉聲戀翠微』（過融上人蘭若）的戀字，便充分的可以代表他的獨特的作風。細讀他的詩什，差不多都是慣以有情的動作，繫屬到無情的自然物上去的。又王維的詩，寫自然者，往往是純客觀的，差不多看不見詩人他自己的影子，或連詩人他自己也都成了靜物之一，而被寫入畫幅之中去了；他從不把自然界來拉到自己身上，作爲自己動作或情緒的烘托的。浩然則不然，他的詩都是很主觀的，處處都有個我在，更喜用



春 晓（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从明刊本“唐诗画谱”（西谛藏）



听张立本女吟（高适）

自把玉钗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从明刊本“唐诗画谱”（西谛藏）

『歲月青松老，風霜苦竹餘』（尋白鶴岩張子容隱居）一類的句子。所以王維是個客觀的田園詩人，浩然則是個性很強的抒情詩人。王維的詩境是恬靜的，浩然的詩意卻常是活潑跳動的。

五

現在該說第三個不同型的詩人李白了。白的詩，縱橫馳騁，若天馬行空，無跡可尋；若燕子追逐於水面之上，倏忽西東，不能羈繫。有時極無理，像『白髮三千丈』，有時又似極幼稚可笑，像『願餐金光草，壽與天齊傾』（古風），但那都無害於他的詩的純美。他的詩如遊絲，如落花，輕雋之極，卻不是言之無物；如飛鳥，如流星，自由之極，卻不是沒有軌轍；如俠少的狂歌，農工的高唱，豪放之極，卻不是沒有腔調。他是蓄儲着過多的天才的。隨筆揮寫下來，便是晶光瑩然的珠玉。在音調的鏗鏘上，他似尤有特長。他的詩篇幾乎沒有一首不是『擲地作金石聲』的。尤其是他的長歌，幾乎個個字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吟之使人口齒爽暢，若不可中止。

但他並不是遠於人間的。他彷彿是一個不省事的詩人，其實卻十分關心世事。他也寫出塞詩，他也作閨怨辭，但那些似都不是他的長處所在。他早年是一位『長安』的遊俠少年，中年是一位行止不

●李白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中。

檢的酒的詩人，晚年是一位落魄不羈的真實的『醉翁』。相傳他是死於醉後的落水的。他從中年起便把少年的意氣都和酒精一同的蒸發於空中去了。他好神仙，他愛說長生上天等等的瘋話。那也大約都是有意識的醉後的狂吟罷。他的少年的意氣，便這樣的好像不結實於地上，而馳騁於天府之上。

他的詩是在飄逸以上的。有人說他的詩是『仙』的詩。但仙人，似決不會有他那末狂放。我們勉強的可以說，他的詩的風格是豪邁聯合了清逸的。他是高適、岑參又加上了王維、孟浩然的。他恰好代表了這一個音樂的詩的奔放的黃金時代。在我們的文學史上，沒有第二個像開、天的萬流輻輳，不名一軌的時代；也沒有第二個像李白似的那末同樣的作風的。他是不可模擬的！

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或曰山東人，或曰蜀人。他少有逸才，志氣宏放。初隱岷山，益州刺史蘇頲見而異之，道：『是子天才英特，可比相如。』天寶初，到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道：『子謫仙人也。』乃解金龜換酒，終日相樂。言於明皇。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酒徒飲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鞋。力士恥之，乃讒於楊貴妃。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乃浪跡江湖，終日沈飲。後永王李璘辟白爲僚

● 李太白集三十卷，清繆曰芑仿宋刻本；分類補註李太白集三十卷，楊齊賢、蕭士贇註，元刊本，明刊本，四部叢刊本；李太白詩集註三十六卷，清王琦註，乾隆刊本。



醉 兴 (李 白)

江风索我狂吟，山月笑我酣饮。
醉卧松竹梅林，天地藉为衾枕。

——从明刊本“唐诗画谱”



江畔独步寻花（杜甫）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从明刊本“唐诗画谱”（西谛藏）

佐。麟以謀亂敗，白坐長流夜郎。會赦得還。依族人陽冰於當塗，卒（701—762）。相傳他是於度牛渚磯時，醉後入水中捉月而被溺死的。元人王伯成作李太白流夜郎雜劇，乃有白入水中，爲龍王所迎去之說。明馮夢龍所輯的警世通言裏，也有李謫仙醉草嚇蠻書的平話一篇。白的生平，是久已成爲傳說的一個中心的。白有與韓荊州書，自叙早年的生平甚詳。他喜縱橫擊劍，爲任俠，輕財好施。嘗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中，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在長安時，又與賀知章、李適之、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飲酒八仙人。他中年與杜甫交尤善。然二人的作風卻是很不相同的。他的作風，最能於長歌中表現出來。像行路難：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水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去。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鷄白狗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縈爛草，誰人更掃黃金台！行路難，歸去來！

像北風行：『唯有北風怒氣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台。』少年行：『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學劍翻自哂，爲文竟何成。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廬山謠：『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

夢遊天姥吟留別：『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蜀道難：『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豨，砭崖轉石萬壑雷。』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等等，都是氣吞斗牛，目無齊、梁的。他騁其想像的飛馳，盡其大膽的遣辭，一點也不受什麼拘束，一點也不顧忌什麼成法，所以能够狂言若奔川赴海，滔滔不已。雖時若『言大而誇』，卻並不是什麼虛矯的誇大。有他的這樣的天才，這樣的目無古作，才可以說是：『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他誠是獨往獨來於古今的歌壇上的。

他的短詩，雋妙的也極多，幾乎沒有一首不是爽口悅耳的，卻又俱具着渾重之致，一點也不流於浮滑。又，在其間，關於酒的歌詠是特多。像前有樽酒行：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傾，白髮如絲歎何益！

像月下獨酌：『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像山中與幽人對酌：『我醉欲眠卿且去』，像自遣：『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等等都是。其他像越中覽古：『宮女如花滿春殿，如今惟有鷓鴣飛』，早發白帝城：『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等等，也都是七言絕句裏的最高的成就。又如烏夜啼、烏棲曲等，也都是冷雋之氣森森逼人。

高適年過五十，始學爲詩，卽工。以氣質自高，多胸臆間語。他雖沒有王維、孟浩然的澹遠，李白的清麗奔放，卻自有一種壯激緻密的風度，爲王、孟他們所沒有的。適字達夫，一字仲武，滄州人。少性拓落，不拘小節，耻預常科，隱跡博徒，才名便遠。後舉有道，授封丘尉。未幾，哥舒翰表掌書記。後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李輔國忌其才。蜀亂，出爲蜀、彭二州刺史。遷西川節度使，還爲左散騎常侍。永泰初卒（705—765）。有集。他尙氣節，語王霸，袞袞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嘗過汴州，與李白、杜甫會。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臨風懷古。中間唱和頗多。他的詩也到處都顯露出以功名自許的氣概。他不談窮說苦，不使酒罵坐，不故爲隱遁自放之言，不說什麼上天下地，不落邊際的話。他是一位『人世間』的詩人，是一位顯達的作家。開、天以來，凡詩人皆窮，顯達者惟適一人而已。爲的是一位慷慨自喜的人，又是一位屢次獨當方面的大員，所以他的作風，於舒暢中又透着壯烈之致，於積極中更露着企勉之意。像『窮達自有時，夫子莫下淚』（效古贈崔二），『知君不得意，他日會鵬搏』（東平留贈狄司馬），『男兒爭富貴，勸爾莫遲迴』（宋中遇劉書記）。

● 高適見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一，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 高常侍集十卷，有明刊本，四部叢刊本（八卷）。

（有別）等，自非若『不才明主棄』一類的失意人語。他的詩，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播吟玩。他的最高的成就，像七言絕句中的：

危冠廣袖楚宮妝，獨步閑庭逐夜涼。
自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聽張立本女吟

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別董大

又像五言的登百丈峯：『漢壘青冥間，胡天白雪掃，憶昔霍將軍，連年此征討』，塞上：『總戎掃大漠，一戰擒單于。常懷感激心，願効縱橫謨』，自淇涉黃河途中作：『北風吹萬里，南雁不知數。歸意方浩然，雲沙更迴互』等等，都頗足以窺見他的慷慨壯烈的風格來。

七

岑參^①是開、天時代最富于異國情調的詩人。王維的友人苑咸善於梵語，可惜其詩傳者不多，未見其曾引梵詩的風趣到漢詩中來。岑參卻是以秀挺的筆調，介紹整個的西陲、熱海給我們的。唐詩人詠

① 岑嘉州詩四卷，有明刊本，四部叢刊本。

邊塞詩頗多，類皆捕風捉影。他卻自句句從體驗中來，從閱歷裏出。以此，他一邊具有高適的慷慨壯烈的風格，一邊卻較之更爲深刻雋削，富于奇趣新情。他南陽人，文本之後。天寶三年進士及第。後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安西幕府。以職方郎兼侍御史領幕職。流寓不還，遂終於蜀。他累佐戎幕，往來鞍馬烽塵間十餘載，極征行離別之情。城障塞堡，無不經行。他的詩便在這樣的環境中寫出。論者謂參詩『辭意清切，迴拔孤秀，多出佳境。每一篇出，人競傳寫，比之吳均、何遜。』或又謂他『放情山水，故常懷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與高適風骨頗同，讀之令人慷慨懷感。』其實，他的所得，似尤出于吳均、何遜及高適。清拔孤秀的風格雖同，而他的題材，卻不是他們所能有的。這特殊的異國的情調，給他的詩以另一般的風趣與光彩。像天山雪歌：『北風夜捲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將軍狐裘臥不暖，都護寶刀凍欲斷』，火山雲歌：『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繚繞斜吞鐵關樹，氛氳半掩交河戍』，銀山積山館：『銀山積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贈酒泉韓太守：『酒泉西望玉關道，千山萬積皆石草』，優鉢羅花歌：『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宿鐵關西館：『馬汗踏成泥，朝馳幾萬蹄。雪中行地角，火處宿天倪』，經火山：『赤焰燒虜雲，炎氛蒸塞空』，熱海行：『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等等，是風，是沙，是雪，是火雲，是熱海，這些，都是第一次方被連續的捉入我們的詩裏的罷。在『終日風與雪，連天沙復山』(寄宇文判官)，『秋來唯有雁，夏盡不聞蟬。雨拂氈牆濕，風搖毳幕羶』(首秋輪台)的境地裏，自然是有另一種的情趣的。他的七言絕句，像趙將軍歌：

九月天山風似刀，城南獵馬縮寒毛。將軍縱博場場勝，賭得單于貂鼠袍。
寫邊塞將士們的生活是極爲活躍的。又像積中作：

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烟。

大約是他第一次『走馬西來』的所作罷。其他像山房春事二首：

風恬日煖蕩春光，戲蝶遊蜂亂入房。數枝門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筆牀。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情調與他作甚異，但這表白了我們的詩人，也不是不會寫作那末清雋可喜之篇什的。

八

這五位詩人之外，還有王昌齡、儲光羲、常建、王灣、崔顥、王之渙、祖詠、李頎等若干人。他們都不是依花附草的小詩人們。他們也都是各具特殊的作風，馳騁於當世而不稍爲他人屈的。

王昌齡字少伯，京兆人，與高適、王之渙齊名，而昌齡獨有『詩天子』的稱號。他登開元十五年進士第。爲江寧丞。後因不護細行，貶龍標尉，卒。他的詩，緒密思精，多哀怨清溢之作。『秦時

● 王昌齡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新唐書卷二百三文藝下。

明月漢時關』(出塞)傳誦最盛，實非其至者。像采蓮曲：『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長信秋詞：『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閨怨：『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芙蓉樓送辛漸：『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等，才足以代表他的作風罷。他作七言絕句甚多，也是最成功者的一個。

王之渙，并州人，與兄之咸、之賁皆有文名。天寶間與王昌齡、崔國輔、鄭明聯唱迭和，名動一時。集異記載：一日天寒微雪，之渙和高適、王昌齡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聽梨園伶官唱詩。三詩人的所作，皆爲所唱及。獨妓中之最佳者，乃唱之渙的『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涼州詞)，一詩。明、清戲曲家演此事之劇本以旗亭記爲名的，不止一二本而已。

儲光羲，兗州人，登開元中進士第，歷監察御史。祿山亂後，坐陷賊貶官。光羲詩傳者頗多，殊有玉石雜混之感。像洛陽道：

洛水春冰開，洛城春水綠。朝看大道上，落花亂馬足。

等小詩，似是他較好的成就。

常建在殷璠的河嶽英靈集中，爲所錄二十四詩人們之冠。建，開元中進士第，大歷中爲盱眙

① 儲光羲詩五卷，有雍正刊本。

② 常建集三卷，有汲古閣本，明刊本(二卷)。

尉。論者謂他的詩『似初發通莊，卻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像他的『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宿王昌齡隱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弔王將軍墓），『曲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題破山寺後禪院），都是足當『其旨遠，其興僻』之譽的。

崔顥^①，汴州人，開元十一年登進士第。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年卒。他少年爲詩，多浮豔語，晚乃風骨凜然，奇造往往並驅江、鮑。後遊武昌，登黃鶴樓，感慨賦詩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及李白來，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顥好蒲博，嗜酒。娶妻擇美者，稍不愜，卽棄之，凡易三四。他苦吟詠，當病起清虛，友人戲之道：『非子病如此，乃苦吟詩瘦耳。』遂爲口實。今傳顥詩，仍以豔體爲多。像長干曲：

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相問，或恐是同鄉。

神情大類子夜、讀曲。他的歌行，像贈王威古：『春風吹淺草，獵騎何翩翩』，行路難：『萬萬長條拂地垂，二月三月花如霰』，渭城少年行，『長安道上春可憐，搖風蕩日曲江邊』等，都是很暢麗的。

王灣，洛陽人，登先天進士第。終洛陽尉。他文名早著，其『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江南意）之句，當時稱最；張說至手題於政事堂。

① 崔顥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下，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中。

李頎，東川人，家於潁陽，擢開元十三年進士第，官新鄉尉。王世貞謂：『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但他的七絕，像野老曝背：

百歲老翁不種田，惟知曝背樂殘年。有時捫虱獨搔首，目送歸鴻籬下眠。

也有獨特的風趣。

祖詠，洛陽人，登開元十二年進士第，與王維友善。有司嘗試以終南望餘雪。詠賦道：『終南蔭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僅此四句，就交了卷。或詰之，他道：『意盡！』

又有孫逖，河南人，開元中進士，終太子詹事。崔國輔，吳郡人，爲禮部員外郎，後坐事貶晉陵郡司馬。盧象，字緯卿，汝水人，以受祿山僞署，貶永州司戶。王翰，字子羽，晉陽人，登進士第，爲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遊畋，坐貶道州司馬卒。綦母潛，字孝通，荆南人，終著作郎。崔曙，宋州人，少孤貧，不應薦辟，苦志高吟。薛據，荆南人，終水部郎中。沈千運，吳興人，數應舉不第。孟雲卿，關西人，仕終校書郎。賈至字幼隣，洛陽人，開元中爲起居舍人，大歷初爲京兆尹，右散騎常侍。劉昫，江東人，天寶時官夏縣令。皆以能詩名。而王翰的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尤盛傳人口。

參考書目

- 一、全唐詩 有揚州詩局原刊本，有同文書局石印本。
- 二、唐百名家詩 清席氏刊本。

- 三、唐四家集 明仿宋刊本。同文書局石印本。
- 四、五十唐人小集 仁和江氏仿宋刊本。
- 五、唐才子傳 辛文房著，日本佚存叢書本。
- 六、唐事紀事 宋計有功著，有清刊本，石印本。
- 七、全唐詩話 宋尤袤著，有歷代詩話本。
- 八、唐音癸籤 明胡震亨著，有明刊本。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第二十六章 杜甫

杜甫的時代——安史大亂與詩人的覺醒——杜甫的生平——他的詩的三個時代——『李邕願識面』的時代——安史亂中的所作——詩人的苦難與時代的苦難——真實的偉大的精神——晚年的恬靜的生活——具着赤子之心的詩人——大歷詩人們——韋應物與劉長卿——詼諧詩人顧況——李嘉祐皎然等——大歷十才子——戎昱戴叔倫及二包等

一

杜甫既歸不到上面開元、天寶的時代，也歸不到下面的大歷十子的時代裏去。杜甫是在天寶的末葉，到大歷的初期，最顯出他的好身手來的，這時代有十六年（公元七五五—七七〇年）。我們可以名此時代爲杜甫時代。這時代的大樞紐，便是天寶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十一月的安祿山的變亂。這個大變亂，把杜甫錘鍊成了一個偉大的詩人，這個大變亂也把一切開元、天寶的氣象都改換了一個樣子。

開、天有四十年的昇平，所謂『兵氣銷爲日月光』者差可擬之。然昇平既久，人不知兵。霹靂一聲，忽然有一個大變亂無端而起。安祿山舉兵於漁陽，統蕃、漢兵馬四十餘萬，浩浩蕩蕩，殺奔長安而來。破潼關，陷東京，如入無人之境。第二年的正月，他便稱帝。六月，明皇便倉皇奔蜀。等到勤王的兵集合時，主客之勢，差不多是倒換了過來。又一年，安祿山被殺，然兵事還不曾全定。自此天下元氣大傷，整個政治的局面，完全改了另一種式樣。中央政府漸漸失去了控御的能力，驕兵悍將，人得以割據一方，自我爲政。所謂藩鎮之禍，便自此始。杜甫便在這個兵連禍結，天下鼎沸的時代，將自己所身受的，所觀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詩篇裏去。這使他的詩，被稱爲偉大的『詩史』。差不多整個痛苦的時代，都表現在他的詩裏了。

這兩個時代，大不相同了。前者是『曉日荔枝紅』，『霓裳羽衣舞』，沈酣於音樂，舞蹈，醇酒，婦人之中，留連於山光水色之際，園苑花林之內，不僅一人之上的皇帝如此，即個個平民們也無不如此。金龜換酒，旗亭畫壁，詩人們更是無思無慮的稱心稱意的在宛轉的歌唱着。雖有愁歎，那卻是輕喟，那卻是沒名的感慨，並不是什麼深憂劇痛。雖有悲歌，那卻是出之於無聊的人生的苦悶裏的，卻是嘆息於個人功名利達的不遂意的。但在後者的一個時代裏，卻完全不對了！漁陽鞞鼓，驚醒了四十年來的繁華夢。開、天的黃金時代的詩人們個個都飽受了刺激。他們不得不把迷糊的醉眼，回顧到人世間來。他們不得不放棄了個人的富貴利達的觀念，而去聖念到另一個痛苦的廣大的社會。他們不得不把無聊的歌唱停止了下來，而執筆去寫另一種的更遠爲偉大的詩篇。他們不得不把吟風弄月，遊

山玩水的清興遏止住了，而去西奔東跑，以求自己的安全與衣食。於是全般的詩壇的作風，也都變更了過來。由天際的空想，變到人間的寫實。由祇有個人的觀念，變到知道顧及社會的苦難。由寫山水的清音，變到人民的流離痛苦的描狀。這豈止是一個小小的改革而已。杜甫便是全般代表了這個偉大的改革運動的。他是這個運動的先鋒，也是這個運動的主將。

二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是唐初狂詩人審言的孫子。家貧，少不自振，客於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嘗先往訪問他。舉進士不第，困長安，天寶三年，獻三大禮賦於明皇。帝奇之，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高自稱道。他這時似極想做『鳴朝廷之盛』的一位宮廷詩人。但祿山之亂跟着起來了。他的太平詩人的夢被驚醒了。跟了大批朝臣，避難於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

① 杜甫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新唐書卷二百一文藝上杜審言傳。

② 集千家註杜詩二十卷，元高楚芳編，明許自昌刊本，清刊本；杜詩評注二十五卷，清仇兆鰲注，康熙刊本，通行本；杜詩鏡銓二十卷，楊倫注，通行本，鉛印本；四部叢刊影印宋本。

左拾遺。嘗因救護房琯之故，幾至得罪。時天下大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孱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花州司功參軍。關輔飢，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拾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營草堂成都西郭浣花溪。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西川，因往依之。武再帥劔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厚。相傳甫對武頗無禮。一日，醉登武床，瞪視道：『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心銜之，欲殺之。賴其母力救得免。但此說不大可靠。嚴、杜交誼殊厚，甫集中贈武詩至三十餘篇之多，皆有知己之感，而武死，甫爲詩哭之尤慟，當決不至有此事的。武死後，甫往來梓、夔間。大歷中，出瞿塘，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遊嶽祠。大水暴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爲設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712—770）。

他的生平，可以分爲三個時代，他的詩也因之而有三個不同的作風。第一期是安祿山亂前（公元七五五年前）。這時，他正是壯年，頗有功名之思，很想做一個『致君堯舜上』的重臣，不獨要成一個不朽的詩人而已。他又往往薰染了時人的誇誕之習，爲詩好高自稱道，像：『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這不能怪他。凡唐人差不多莫不如此。在這時，他的詩，已是充分的顯露出他的天才。但像樂遊園歌：『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像官定後戲贈：『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其情調與當時一般的詩人，若李白、孟浩然等，是無殊的。

到了第二期，即從安、史亂後到他入蜀以前（公元七五五—七五九年），他的作風卻大變了。在這

短短的五年間，他身歷百苦，流離遷徙，刻不寧息，極人生的不幸，而一般社會所受到的苦難，更較他爲尤甚。他的情緒因此整個的轉變了。他便收拾起個人利祿的打算，換上了一副悲天憫人的心腸。他離開了李白、孟浩然他們的同伴，而獨肩起苦難時代的寫實的大責任來。雖祇短短的五年，而他是另一個人了，他的詩是另一種詩了。在他之前，那末偉大的悲天憫人之作從不會出世過。在他之後，才會有白居易他們產生出來。他的影響是極大的！在這五年裏，他留下了一百四十幾首詩，差不多總有一半是歌詠這次的大變亂的。我們不會看見過別一個變亂的時代曾在別一位那末偉大的詩人的篇什裏留下更深刻，更偉大的痕迹過！

他在這時代所寫的歌詠亂離的詩，仍以寫自身所感受的爲最多。好容易亂中脫賊而赴鳳翔，喜達行在所：『眼穿雲落日，心死著寒灰。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然而家信還渺然呢！他的憶家之作，是寫以血淚的。後來，回家了。他回到家中時的情形，是很可痛的。北征：『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韞。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後來和家人同在遷徙流離着了，然而又苦飢寒。百憂集行：『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總寫他的窮困的生活和家庭的生死流離的。他自己是：『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是手把着白木柄的長鑿，掘黃精以爲食。然雪盛，黃精無苗，只得空手與長鑿同歸，『男呻女吟四壁靜』。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

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有妹在鍾離，婿歿遺諸孤，已是十年不相見了。在這樣的境地裏，恰好又是『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玄狐跳梁黃狐立』，能不興『我生何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之嘆麼？

但他究竟是一位心胸廣大的熱情的詩人，不僅對於自己的骨肉，牽腸望腹的憶念着，且也還推己以及人，對於一般苦難的人民，無告的弱者，表現出充分的同情來。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最足以見出這個偉大的精神：『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蹋裏裂。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霑濕何由徹？』因了自己的苦難，忽然的發出一個豪念：『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天下寒士們如果都有所庇了，自己便『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是甚等的精神呢！釋迦、仲尼、耶穌還不是從這些偉大的精神出發的麼？

他所寫當時一般社會的苦難的情形，可於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作中見之。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所叙的都是徵兵徵役的擾苦。『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聞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是集丁應徵的情形。但農民們是往往躲藏了以避徵發的，於是如『石壕吏』者便不得不於夜中捉人。『老翁踰牆走』了，力衰的老嫗只好『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在這些被徵發的丁男裏，有的是新婚即別的，於『沈痛迫中腸』裏，新婦還不得不安慰她的夫婿道：『勿

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連老翁也不得不去。『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於是他遂『投杖出門去，……長揖別上官』，也顧不得『老妻臥路啼』了。他在天寶十年所作的兵車行，也是寫這種生離死別的情形的。『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是沈痛之至的詛咒！但較之新安吏等篇，似尤未臻其深刻。人類的互相殘殺，是否必不得已的呢？驅和平的農民們，市人們，教他們執刀去殺人，是否發狂的舉動？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產生了不少的非戰文學出來。安、史之亂，也產生了杜甫這些偉大的詩篇。不過甫祇是替被徵發的平民們說話，對於戰爭的本身，他還沒有勇氣去直捷的加以攻擊，加以詛咒。他的潼關吏是敘述士卒築潼關城的情形的；頗寓勸誡意：『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這樣的風格，後來便爲白居易的『新樂府』所常常襲用。無家別是敘述亂後人民歸家時的情形，『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這場大亂，真的把整個社會的基礎都震撼得倒塌了。

第三期是從他於乾元二年的冬天到成都起，直到他的死爲止（公元七五九—七七〇年）。中間雖也曾由蜀播遷出來，但生活究竟要比第二期安定，舒服。所以他這十一年中的詩，往往都是很恬靜的，工緻的，蒼勁的，與中年時代的血脈憤張，痛苦呼號者不同。雖也有痛定思痛之作，但不甚多。爲了生活的比較安定，所以這時代的詩寫得最多，幾要占全集的十分之七八以上。在這時，他似又恢復了從容遊宴之樂。他的浣花里的居宅似頗適意。可望見江流，又種竹植樹，以增其趣。他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秋興八首，爲這時期的代表作。茲錄其一：

聞道長安似弈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馳。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他仍未忘懷於國家的大事。

三

他是一位真實的偉大的詩人。不惟心胸的闊大，想像的深邃異乎常人，即在詩的藝術一方面，也是最爲精工周密，無瑕可擊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是執持着那末慎重的態度來寫作的，而他的寫作，又是那末樣的專心一意，『語不驚人死不休』，故所作都是經由千錘百鍊而出，而且是屢經改削的。（他自己有『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他還常和友人們討論。（春日憶李白：『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然而他還未必自滿。我們於『晚節漸於詩律細』一語，也可見其細針密縫的態度來罷。他最長於寫律詩，他的七言律，王世貞至以爲『聖』。他的五言律及七言歌行以至排律，幾無不精妙。在短詩一方面，雖論者忽視之，但也有很雋妙的篇什，像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

置之王、孟集中還不是最好的東西麼？所以後人於杜，差不多成了宗仰的中心，當他是一位『集大成』的詩人。離他不五十年的元稹，已極口的恭維着他：『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

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韓愈也說：『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

凡大詩人沒有一個不是具有赤子之心的，於杜甫尤信。他最篤於兄弟之情，而於友朋之際，尤爲純厚。他和李白是最好的朋友，集中寄白及夢白的詩不止二三見而已。李邕識他於未成名之時，故他感之最深，嚴武助他於避難之頃，故他哭之尤慟。（他有八哀詩歷叙生平已逝的友人。）

也爲了他是滿具着赤子之心的，故時時做着很有風趣的事，說着很有風趣的話。相傳有一天，他對鄭虔自誇其詩。虔猥道：『汝詩可已疾。』會虔妻沽作，語虔道：『讀吾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立瘥矣。如不瘥，讀句某；未間，更讀句某。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也。』他又有戲簡鄭廣文一篇：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卽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也是和鄭虔開玩笑的。鄭虔是當時一位名士，有『鄭虔三絕』之稱，必定也是一位很有風趣的人物。惜他的詩，僅傳一首，未能使我們看出其作風來。

●鄭虔見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中。

四

杜甫死於大歷五年（公元七七〇年）。他的影響要到了元和、長慶之間才大起來。大歷、貞元間的詩人們，對於他似都無甚關係。他亂後僻居西川，死於耒陽。雖是時時得到京城裏的消息，知道『同學少年皆不賤』，卻始終不曾動過東遊之念。

現在，爲了方便計，姑將十幾位大歷的詩人們述於本章之後。

五七言詩的發展是很奇怪的，經了千百年的發展，只有一步步的向前推進，卻從不曾有過衰落的時期。變體是一天天的多了；詩律是一天天的細了；風格是一天天的更變幻了；詩緒是一天天的更深邃了。到了開元、天寶之時，體式與詩律是進展到無可再進展了，卻又變了一個方向。作家們都在不同的風格底下，各自有長足的進展。王、孟、李、岑、高，風格各自不同，杜甫更與他們相異，其他無數的開、天詩人們也都各自有其作風。照老規矩是，一種文體，極盛之後，便難爲繼。但五七言詩體卻出於這個常例之外。經過了開、天的黃金時代，她依然是在發展，在更深邃，更廣漠的擴充她的風格的領土。繼於其後的是大歷時代。大歷時代的詩人們很不在少數，其盛況未亞於開、天。其中，最著者爲韋應物、劉長卿、顧況、釋皎然、李嘉祐諸人，更有所謂大歷十才子者，也在這個時代的詩壇上活動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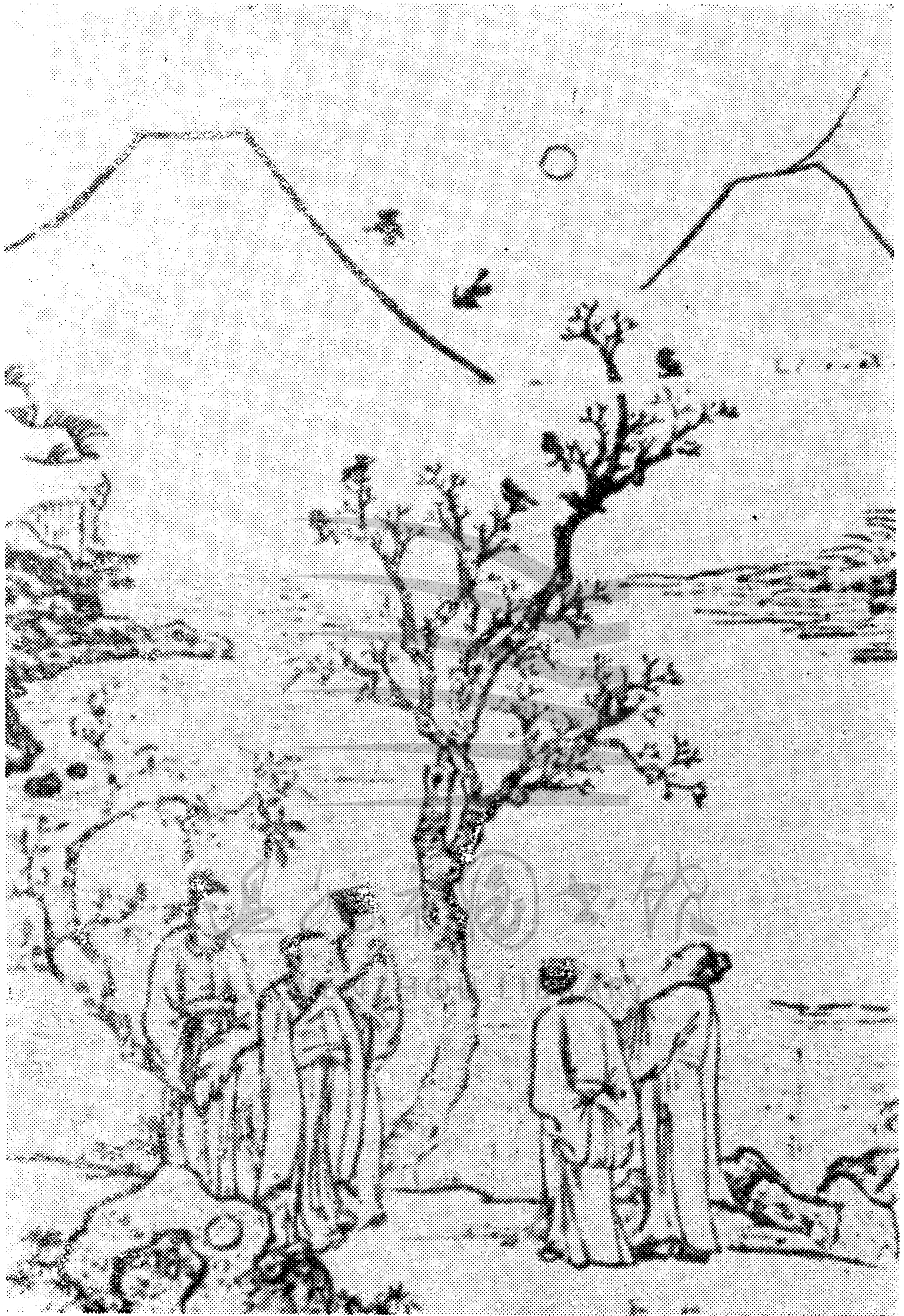


闲居寄诸弟（韦应物）

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

尽日高斋无一事，芭蕉叶上独题诗。

——从明刊本“唐诗画谱”（西谛藏）



十五夜望月(王建)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韋應物，京兆長安人，少以三衛郎事明皇。晚更折節讀書。建中三年，拜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久之，改左司郎中，又出爲蘇州刺史。應物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坐，唯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得廁賓客，與之酬唱。評者謂：『其詩閑澹簡遠，人比之陶潛，稱陶、韋云。』白樂天謂：『韋蘇州五言，高雅閒淡，自成一體。』蘇東坡也說：『樂天長短三千首，卻遜韋郎五字詩。』應物風格雖閒遠，但與其說他近淵明，不如說他較近於孟浩然。真實的淵明的繼人，應是王維而非應物。他和浩然相同，往往喜用自然景物來牽合攏來烘托自己的情緒。像：『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子行何獨難』（擬古詩），『携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與友生野飲效陶體），『天邊宿鳥生歸思，關外晴山滿夕嵐。立馬欲從何處別？都門楊柳正毵毵』（送章八元秀才）等等都是。但像上皇三台：不寐倦長更，披衣出戶行。月寒秋竹冷，風切夜窗聲。之類，卻別有一種幽峭之趣。

劉長卿字文房，官至隨州刺史。皇甫湜嘗道：『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矣。』其爲

① 韋蘇州集十卷，有汲古閣刊本，席氏刊本，項詒翻刻宋本，四部叢刊本。

② 白蘇二人語，均見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引。

③ 劉隨州集十卷，有明活字版本，席氏刊本，四部叢刊本。

人所重如此。每題詩不言其姓，但言長卿而已。因人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乃道：『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齊稱耶！』長卿詩，意境幽雋者甚多。像『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荒村帶返照，落葉亂紛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喜皇甫侍御相訪），『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別嚴士元），『春草雨中行徑沒，暮山江上捲簾愁』（漢陽獻李相公）等等，何減於淵明、右丞。惟往往貪多務得，未免時多雷同的想像，用此爲累耳。

顧況字逋翁，蘇州人。至德進士。性談諧。與之交者，雖王公貴人，必戲侮之。竟坐此貶饒州司戶參軍。後隱茅山卒。皇甫湜序其集道：『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常人所能爲，甚快意也！』這話並不是瞎恭維。就創作的勇氣上說來，他是遠在應物、長卿以上的。他什麼字都敢用，他什麼話都敢說。他不怕俗，不怕人笑。他不願意把很好的想像，很好的意思，葬送在『古雅』的墳墓之中。他有什麼便寫什麼，他並不是故意要求『語不驚人死不休』。他實在是落想便奇。有人單挑杜甫的幾首略帶談諧的意味的詩來恭維，但像顧況才是真實的談諧詩人。在這一方面，他是比之開、天諸大詩人都更有成就的。人家都是苦吟的雅語，他卻是嘻嘻哈哈的在笑，對於一切都要調謔，像長安道：

① 顧況見舊唐書卷一百三十。

② 顧況華陽集二卷，有明姚士達輯本，席氏刊本（五卷）。

長安道，人無衣，馬無草，何不歸來山中老！

像行路難：『君不見擔雪塞井空用力，炊砂作飯豈堪食』，『君不見古人燒水銀，變作北邙山上塵。藕絲掛在虛空中，欲落不落愁殺人。』又像范山人畫山水歌：

山崢嶸，水泓澄，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明，忽如空中有物，物中有聲，復如遠道望鄉客，夢遶山川身不行。

又像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江村小兒好誇騁，脚踏牛頭上牛領，淺草平田擦過時，大蟲著鈍幾落井。』又像李供奉彈箜篌歌：『指剝葱，腕削玉，饒鹽饒醬五味足。弄調人間不識名，彈盡天下崛奇曲。胡曲漢曲聲皆好，彈着曲髓曲肝腦。往往從空入戶來，瞥瞥隨風落春草。草頭只覺風吹入，風來草即隨風立。草亦不知風到來，風亦不知聲緩急。爇玉燭，點銀燈，光照手，實可憎：只照箜篌弦上手，不照箜篌聲裏能。』又像古仙壇：

遠山誰放燒？疑是壇旁醮。仙人錯下山，拍手壇邊笑。

這些話有誰曾說過呢？典雅的詩人們恐怕連想都不敢想到罷。他的田園詩也和一般田園詩人們的詩不同：

帶水摘禾穗，夜擣具晨炊；縣帖取社長，嗔怪覓官遲。

——田家

板橋人渡泉聲，茆簷日午雞鳴。莫嗔焙茶煙暗，卻喜曬穀天晴。

——過山農家

這樣的卽情卽景的話，爲什麼別人便說不出來呢？更可怪的是，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裏的囿一章：

囿，哀閩也。（原註：囿音蹇；閩俗呼子爲囿，父爲郎罷。）

囿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爲臧爲獲，致金滿屋；爲髡爲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懼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囿，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囿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這是最悲慘的一幅圖畫，卻出之以閩人的方言。到了現在，閩人還呼子爲『囿』，呼父爲『郎罷』，千年還不會變。在方言文學裏，這真要算是最早的最重要的一頁。在那時，閩人還是被視爲化外的罷，故可以任『吏得之，乃絕其陽』，當作奴隸。他的哀歌，更是真情流露，像傷子：

老夫哭愛子，日暮千行血。聲逐斷猿悲，跡隨飛鳥滅。老夫已七十，不作多時別。

白居易的詩，人以爲明白如話，婦孺皆知；像顧況的詩才是真實的說話呢。他敢於應用俗語方言入詩，居易卻還不敢。

釋皎然名晝，姓謝氏，長城人，靈運十世孫。居杼山。文章雋麗。因話錄載：皎然嘗謁韋應物，恐詩體不合，乃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餘篇爲贄。韋公全不稱賞。晝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

之。韋公吟諷，大加歎咏。因語畫云：『師幾失聲名！何不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畫大服其鑒別之精。這是很有趣的一件故事。

李嘉祐字從一，趙州人，大歷中爲兗州刺史。與劉長卿、冷朝陽、嚴維等爲友。高仲武說他『往往涉於齊、梁。綺美婉麗，蓋吳均、何遜之敵也。』像詠螢：『映水光難定，陵虛體自輕。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像雜興：『花間昔日黃鸝轉，妾向青樓已生怨。花落黃鸝不復來，妾老君心亦應變』，都很有齊、梁風趣。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建中初住泉州南安，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號其山爲高士峰。權德輿道：『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系所作，瘦瘠而高雋，確是隱逸者之詩。像『游魚率荇沒，戲鳥踏花摧』（春日閑居），『鳥來翻藥碗，猿飲怕魚竿』（題石室山王宇所居），似都是苦吟而出之的。

嚴維字正文，越州山陰人，終秘書省校書郎。冷朝陽，金陵人，登大歷進士第，爲薛嵩從事。

五

所謂『大歷十才子』，唐書文藝傳指的是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及李端。江隣幾所志，則多郎士元、李嘉祐、李益、皇甫曾，而無夏侯審、崔峒及韓

翊，凡十一人。嚴羽滄浪詩話所載，則又有冷朝陽。但在這十幾個詩人當中，值得稱述的也祇有錢起、郎士元、盧綸、韓翃、二李及皇甫曾耳。

錢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人稱之道：『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高仲武稱其『詩格清奇，理致淡遠。』他少年時和王維、裴迪爲友，故甚受他們的影響。像：『山色不厭遠，我行隨處深』（遊輞川）；『返照亂流明，寒空千嶂淨』（題準上人蘭若）等，皆是。惟像『鳥道挂疎雨，人家殘夕陽』，『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高仲武所特舉者）等語，未免雕斲的斧痕太顯露。

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寶中擢進士第。歷右拾遺，出爲郢州刺史。他的詩，流暢多趣，似當在錢起之上；像送張南史：

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車馬雖嫌僻，鶯花不棄貧。蟲絲粘戶網，鼠跡印牀塵。借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建中初爲昭應令。貞元中卒。

韓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終中書舍人。本事詩有『章台柳』的一段故事，卽爲關於翃者。明人曾以此故事，編作爲雜劇及傳奇。他長於絕句，像寒食：『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

● 錢考功集十卷，有明活字本，席氏刊本，四部叢刊本。

東風御柳斜』等詩，皆頗傳誦人口。

李益^①爲盧綸的妹婿。他字君虞，姑臧人，大歷四年進士。長於歌詩^②。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有寫征人歌、早行詩爲圖畫者。但益有心病，不見用。淪落久之，後乃爲禮部尙書，致仕卒。唐人蔣防有霍小玉傳。卽叙益少年事。明湯顯祖也爲作紫簫、紫釵二記。王世貞道：『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

李端字正己，趙郡人，大歷中進士。官杭州司馬卒。他短詩佳者甚多。明暢如話，時有奇趣，像蕪城懷古：

風吹城上樹，草沒邊城路。城裏月明時，精靈自來去。

皇甫曾字孝常，丹陽人，天寶中登進士第。其兄冉^③，字茂政，大歷初官至右補闕。二人並有詩名，時人比之張氏景陽、孟陽。冉詩，高仲武最所稱賞，謂其：『可以雄視潘、張，平揖沈、謝。』吉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司空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皋於劍南，終虞部郎中。苗發終都官員外郎。崔峒終右補闕。耿漳終右拾遺。夏侯審終侍御史。

① 李益見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② 李君虞集二卷，有席氏刊本。

③ 皇甫冉見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中。

六

『十才子』外，更有戴叔倫、戎昱、張繼及包何、包佶等，也挺生於大歷之際，負一時詩人之望。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爲撫州刺史，遷容管經略使，綏徠蠻落，威名遠聞。

戎昱，荆南人，建中中爲辰、虔二州刺史。他的苦哉行（共五首），叙寫唐人利用蕃兵攻戰，結果是妻孥被擄，民間擾苦無已：

彼鼠侵我廚，縱狸授梁肉。鼠雖爲君卻，狸食自須足。冀雪大國耻，翻是大國辱。羶腥逼綺羅，墉瓦雜珠玉。登樓非騁望，目笑是心哭。何意天樂中，至今奏胡曲！

這是杜甫所不及知，所不曾寫的；別的詩人們卻又是不敢放筆去寫。唐中葉利用蕃軍的成績，於他的此等詩中已沈痛的寫出。這是最好的史料，別的地方所不能得見的。

張繼字懿孫，襄州人，登天寶進士第，大歷末，檢祠部員外郎。高仲武謂其『秀發當時，詩體清迥，有道者風。』像歸山：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無人獨還。

似頗可以證實仲武的評騭之的當。

包何及其弟佶，爲融子，皆能詩，世稱二包。何登天寶進士第，大歷中爲起居舍人。他的詩像『雨痕連地綠，日色出林斑』（秋苔）是狀物工緻的。佶字幼正，也登天寶進士第。後爲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爲大歷諸詩人中最顯達者。其詩像對酒贈故人：

扶起離披菊，霜輕喜重開。醉中驚老去，笑裏覺愁來。月送人無盡，風吹浪不回。感時將有寄，詩思澀難裁。

轉折周旋，新意層疊，是大歷詩中罕遇的佳什。

參考書目

- 一、全唐詩 有原刊本，石印本。
- 二、全唐詩話 宋尤袤著，有歷代詩話本。
- 三、唐詩記事 宋計有功著，有清刊本，石印本。
- 四、唐才子傳 元辛文房著，有日本佚存叢書本。
- 五、唐百名家詩 席氏刊本。
- 六、五十唐人小集 仁和江氏仿宋刊本。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第二十七章 韓愈與白居易

五七言詩風格的兩個極端的轉變——艱險與平易——韓愈與白居易——韓愈的詩——奇崛的創作——韓愈的同道者：盧仝、孟郊、賈島等——流暢如秋水的汎濫的白居易體——白氏的『新樂府』——偉大的敘事詩與抒情詩——元稹與李紳——劉禹錫柳宗元與姚合——第三派的崛起：王建張籍李賀等——女作家薛濤

上面已經說過，五七言詩的格律，到了大歷間，是已發展到無可再發展的了，其體式也已進步到無可再進步的了，詩人們祇有在不同作風底下，求他們自己的深造與變幻。但大歷的諸詩人，除了顧況一人外，其他『十才子』之流，皆沒有表現出什麼重要的獨特的風格出來；他們彷彿都只在舊的詩城裏兜着圈子走。最大的原因是，沒有偉大的詩人出來，其才情够得上獨闢一個天地的。但過了不久，

偉大的詩人們終於是產生了。其中最重要者便是韓愈與白居易。他們各自開闢了一個嶄新的詩的園地，各自率領了一批新的詩人們向前走去。他們完全變更過了齊、梁、沈、宋，乃至王、孟、李、杜以來的風格。他們嘗試了幾個古人們所從不曾嘗試過的詩境，他們闢出了幾個古人所從不曾窺見的詩的園地。但他們卻是兩條路走着的；他們是兩個極端。韓愈把沈、宋、王、孟以來的濫調，用艱險的作風一手拗彎過來。白居易則用他的平易近人，明白流暢的詩體，去糾正他們的庸熟。韓愈是向深處險處走去的。白居易是向平處淺處走去的。這使五七言詩的園苑裏更增多了兩朶奇葩；這使一般的詩的城國裏，更出現了兩種重要的嶄新的作風。

二

韓愈是一位古文運動的大將，他的詩似不大爲人所重。當時孟郊的詩名，實較他爲重，故有『孟詩韓筆』之稱。又宋人往往以爲柳子厚的詩，工於退之。那大概是他的文名太大了，故把他的詩名也掩蔽住了。在他的同時，艱深險瘦的作風，把捉到者固不止他一人；像孟郊、賈島、盧仝之流，莫不皆然。但他的才情實遠在他們以上。如同在散文上一樣，他在詩壇上也是一位天然的領袖人物。

愈字退之，南陽人。生三歲而孤，由嫂鄭夫人撫育。少好學。貞元二年（公元七八六年）始到京師。到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年）才登進士第。他頗銳意於功名，數投書於時相，皆不報，因離京到

東都。後寧武節度使張建封聘他爲府推官。貞元十七年（公元八〇一年）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十九年以事貶陽山令。憲宗即位（公元八〇六年），爲國子博士，改都官員外郎。後裴度宣慰淮西，奏以愈爲行軍司馬。吳元濟平，入爲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憲宗遣使到鳳翔迎佛骨入宮。愈上表切諫。帝大怒，貶他爲潮州刺史。穆宗立（公元八二一年），召他爲國子祭酒。後又爲京兆尹，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824）。年五十七。有集四十卷①。

他的詩，和他的散文的作風很不相同。他在散文方面的主張，是要由艱深的駢儷回復到平易的『古文』的，他打的旗幟是『復歸自然』的一類。但他的詩的作風卻不相同了，雖然同樣的持着的反對濃艷與對偶的態度，卻有意的要求險，求深，求不平凡。而他的才情的弘灑，又足以肆應不窮。其結果，便樹立了詩壇上的一個奇幟，一個獨創出來的奇幟。故他的散文是揚雄、班固、左傳、史記等等的模擬，他的詩卻是一個創作，一個嶄新的創作。他在詩一方面的成就，是要比他的散文爲高明的。唐書謂他『爲詩豪放，不避麤險，格之變，亦自愈始焉。』歲寒堂詩話說：『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及也。』這評語頗爲公允。他爲了才氣的縱橫，故於長詩最爲擅長，像南山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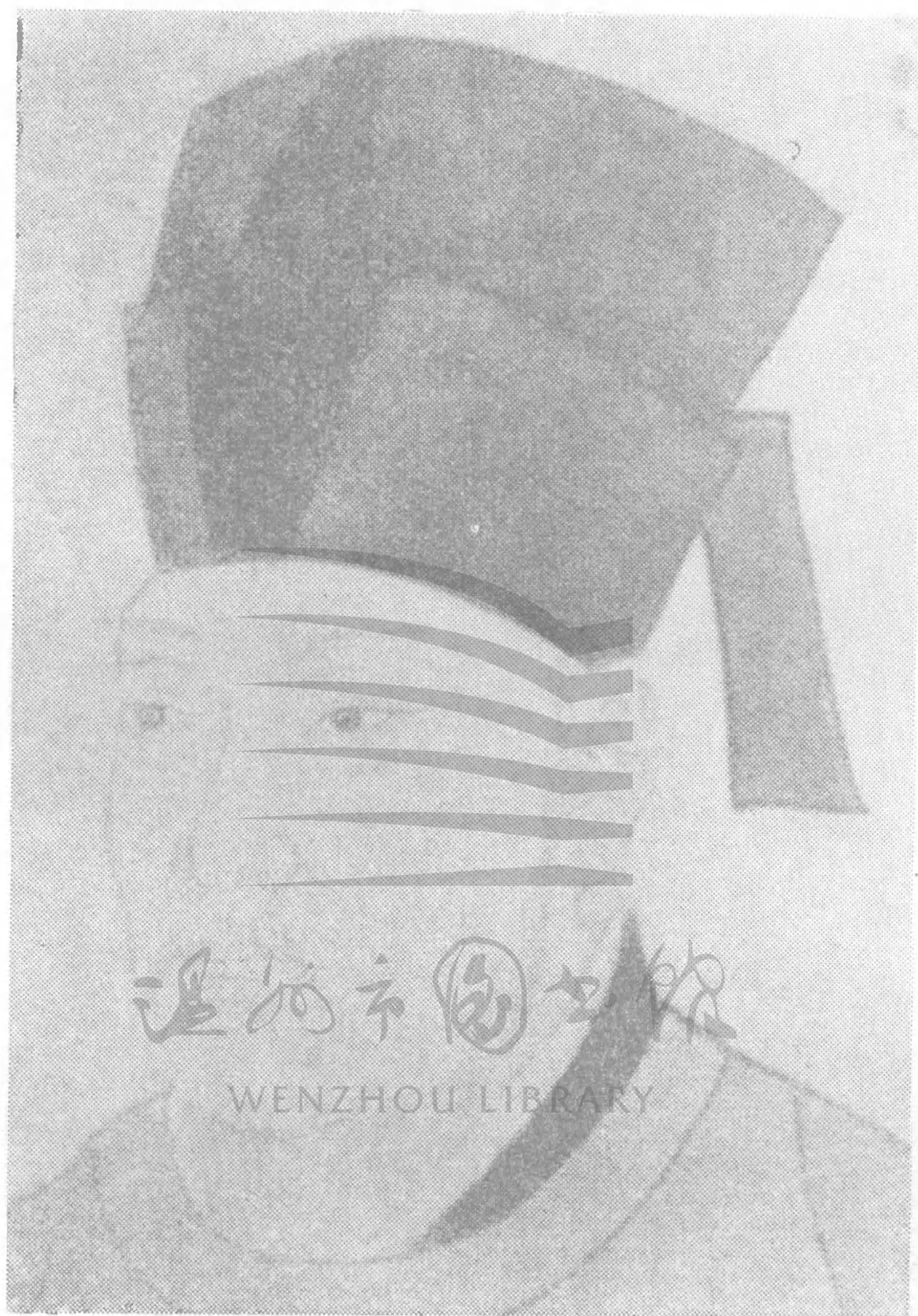
① 韓愈、孟郊見舊唐書卷一百六十，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並附盧仝，賈島，皇甫湜等。

② 韓昌黎集四十卷，有東雅堂刊本，蘇州翻刻本，四部叢刊本。又編年昌黎詩注，方世舉注，雅雨堂本。



韩 愈

——从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



白 居 易

——从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

是最著名的。他在其中連用五十幾個『或』字，以形容崖石的奇態，其想像的奔馳，是遠較漢賦的僅以堆字爲工者不同的：

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鬥，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雉，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筭，或噪若注炙，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翫若雲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糲糲。或如賁育倫，賭勝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嗔詛譎。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飭餽，又如遊九原，墳墓包榔柩。或纒若盆甕，或揭若蠶豆，或覆若曝鼈，或頽若寢獸。……

差不多把一切有生無生之物，捕捉進來當作形容的工具的了。又像嗟哉董生行：『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魚』，其句法是那樣的特異與不平常！難怪沈括要說，『韓退之之詩乃押韻之文耳』了。在短詩方面，比較不容易施展這種非常的手段，但他也喜用奇字，發奇論，像答孟郊：『名聲暫羶腥，腸肚鎮煎燭。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拗。弱拒喜張臂，猛拏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較。』又像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日薄風景曠，出歸偃前簷。晴雲如擘絮，新月似磨鎌。』但他所刻意求工者，究竟還在長詩方面。他的許多長詩，差不多個個字都現出斧鑿錘打的痕跡來，一句句也都是有刺有角的。令人讀之，如臨萬丈削壁，如走危岩險徑，毛髮森然，汗津津然出，不敢一刻放鬆，不敢一步走錯，卻自有一個特殊的刺激與趣味。這是他的成功！

三

和他同道的，有盧仝、孟郊、賈島、劉叉、劉言史諸人。他們也都是刻意求工，要從險削，從寒瘦處立定足根的。盧仝，范陽人，隱居少室山，自號玉川子。韓愈爲河南令，愛其詩，與之酬唱。後因宿王涯第，涯被殺，仝竟也罹禍。他的長詩，像月蝕詩，也是險峻異常的，但工力的深厚，較韓愈卻差得多了；且設想也幼稚得可笑。短詩卻儘有很可愛的，像示添丁：『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攔不得，卻生癡笑令人嗟。』又像喜逢鄭三遊山：

相逢之處花茸茸，石壁攢峯千萬重。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年將五十，始得登進士第。調溧陽尉。鄭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751—814）。張籍私諡之曰貞曜先生。郊最長於五言。李觀說他：『郊之五言詩，其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他沒有寫過什麼很長的詩，但個個字都是出之以苦思的。他喜寫窮愁之狀，喜繪寒飢之態。像：『寒地百姓吟：『無火炙地眠，半夜皆立號。冷箭何處來，棘針風騷騷。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飢烏夜相啄，瘡聲互悲鳴。冰腸一直

① 玉川子集，有清孫之麟編刊本，四部叢刊本。

② 孟東野集十卷，有汲古閣本，席氏刊本，閔刻朱墨本，四部叢刊本。

孟東野郊像



孟 郊

賈浪仙島像



賈 島

刀，天殺無曲情』；出東門：『餓馬骨亦聳，獨驅出東門。少年一日程，衰叟十日奔』；寒溪：『曉飲一杯酒，踏雪過清溪，……獨立欲何語？默念心酸嘶』；秋懷：『秋至老更貧，破屋無門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風入衣』；答友人贈炭：『驅卻座上千重寒……暖得曲身成直身』等等。豈便是所謂『郊寒』的罷？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僧，名無本。韓愈很賞識他，勸他去浮屠，舉進士。後爲普州司倉參軍。會昌初，卒，年六十五（777—841）。島與孟郊齊名，時稱他們的詩爲『郊寒島瘦』。像『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客喜），『坐聞西床琴，凍折兩三弦』（朝飢）等等，也頗有寒酸氣。相傳他初赴舉在京時，雖行坐寢食，苦吟不輟。嘗跨蹇，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遂吟道：『落葉滿長安』，方思屬聯，杳不可得，忽想到『秋風吹渭水』五字，喜不自勝。至唐突某官，被繫一夕始釋。又一日在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思易『敲』爲『推』，引手作推敲之勢，至犯韓愈的車騎，他還不覺。這真是一位深思遺世，神遊象外的詩人了。他嘗自道：『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可見其吟咏之苦。每至除夕，必取一歲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酌酒祝曰：『此吾終年心血也。』痛飲長謠而罷。

① 賈島長江集十卷，有汲古閣本，席氏刻本，四部叢刊本。

② 見野客叢書。

劉又少任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道：『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遂行。歸齊、魯，不知所終。他的雪車，是很大膽的謾罵：『士夫困征討，買花載酒誰爲適？天子端然少旁求，股肱耳目皆姦慝。……相羣相黨，上下爲蝨賊。廟堂失祿不自慙，我爲斯民嘆息還歎息！』

劉言史，邯鄲人，他的詩美麗恢贍。和孟郊友善。初被薦爲棗強令，辭疾不受。後客漢南，李夷簡署司空掾。尋卒。他的詩頗近郊、島，像：『老性容茶少，羸肌與簞疏。舊醅難重漉，新菓未勝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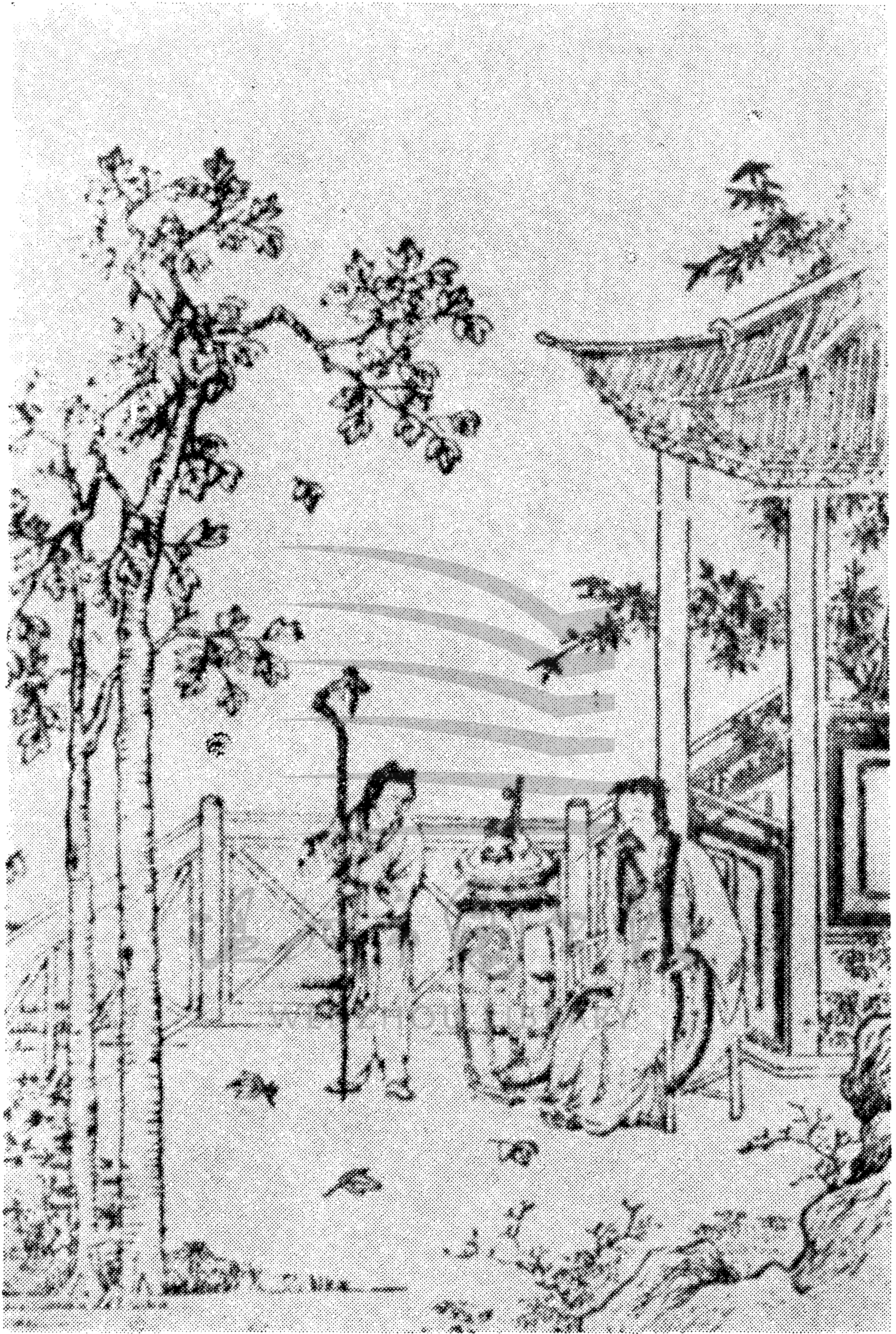
（立秋日）

四

要是說韓愈一派的詩，像景物蕭索，水落石出的冬天，那末，白居易一派的詩，便要說他是像秋水的汎濫，暢流東馳，顧盼自雄的了。韓愈派的詩是有刺的；白居易派的詩卻是圓滾得如小皮球似的，周轉溜走，無不如意。韓愈派的詩是刺目澀口的；白居易派的詩，卻是爽心悅耳的，連孩子們念來，也會朗朗上口。

白居易字樂天，下邳人。幼慧，五六歲時，已懂得做詩。以家貧，更苦學不已。登進士第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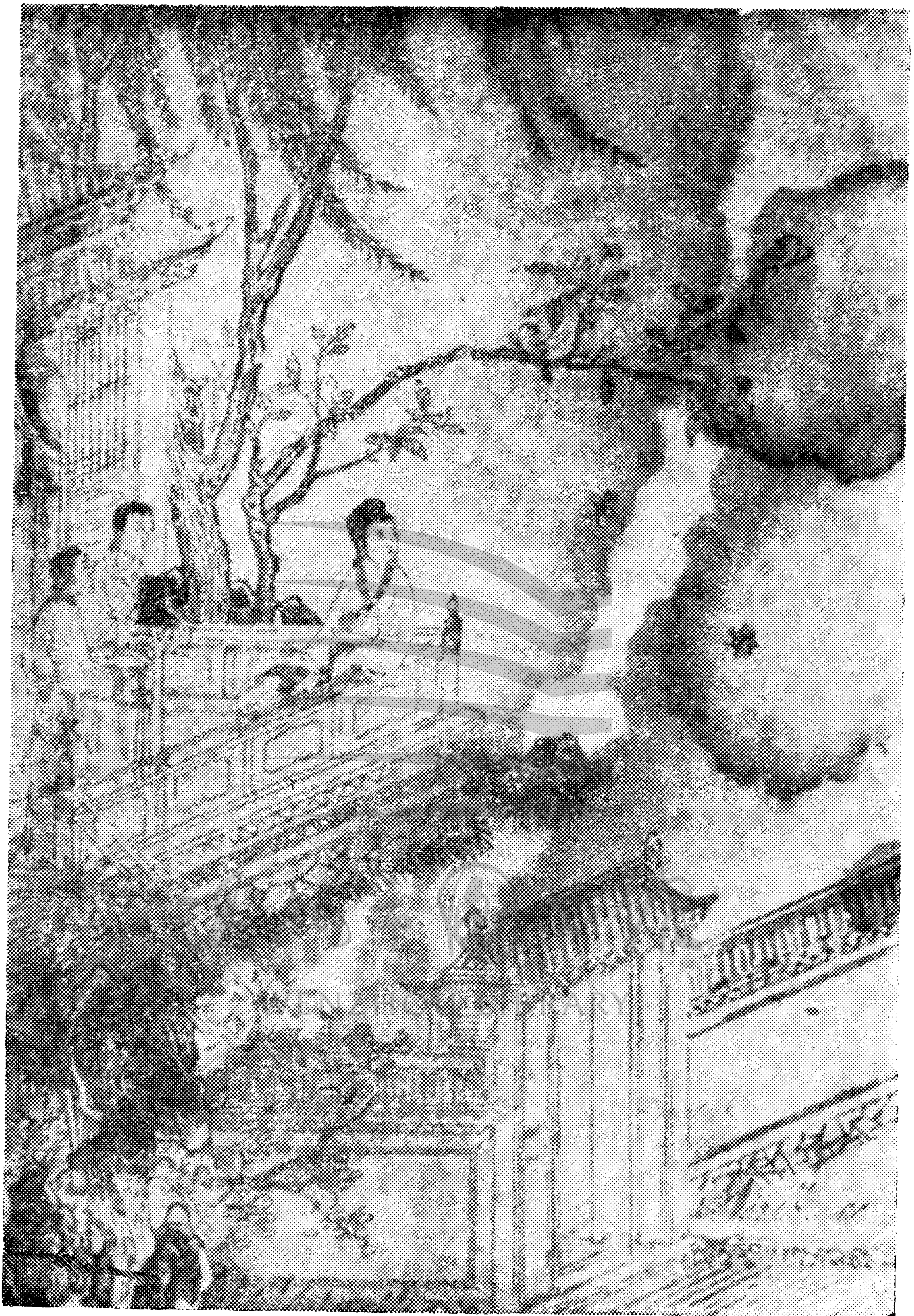
① 白居易見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新唐書卷一百十九。



晚 秋 闲 居（白居易）

地僻门深少送迎，披衣闲坐养幽情，
秋庭不打携藤杖，闲踏梧桐黄叶行。

——从明刊本“唐诗画谱”（西谛藏）



遣 怀（柳宗元）

小苑流莺啼昼，长门浪蝶翻春。
烟锁翠眉慵饰，倚阑无限伤心。

——从明刊本“唐诗画谱”（西谛藏）

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三年（公元八〇八年）拜左拾遺，元和九年（公元八一四年）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未幾，以事貶江州司馬。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升主客郎中，知制誥。長慶二年（公元八二二年）除杭州刺史。文宗開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爲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後以刑部尙書致仕。卒年七十五（772—846）。有白氏長慶集。

他是最勤於作詩的人；他嘗序劉夢得的詩道：『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太和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僅僅一二年間，已有了那末多的成績！在他的長久的詩人的生涯裏，所得自然更多。他嘗自分其詩爲四類：一，諷諭，包括題爲『新樂府』者，這是他自己最看得重的一部分；二，閒適，是他『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三，感傷，是他『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四，雜律，是他的『五言七言，長短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但他的詩，最重要者自是他的『新樂府』辭。他與元九書說：『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他是澈頭澈尾抱着人生的藝術之主張的。故他的詩『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而許多題爲『新樂府』者，便都是在這樣的主張底下寫成的。杜甫

①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有明蘭雪堂活字本，馬元調刊本，日本活字本，四部叢刊本。又白香山詩集四十卷，汪立名編，一隅草堂刊本。

的許多歌詠民間疾苦的詩，是寫實，是從寫實裏彈出譏諷之意來的；他並沒有明白的說他是誠諫。但居易卻是老老實實的把他的詩拿來做勸誡的工具了。他的『新樂府』，作於元和四年（公元八〇九年），恰好是他做左拾遺的時候。全部『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其自序道：『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已把他的主旨說得很明白。這樣澈底的人生的藝術觀，是我們唐以前的文學史上所極罕見的。在這五十篇中，有議論，像海漫漫，華原磬等；有敘事，像新豐折臂翁，賣炭翁等；但卽敘事者，也往往以勸誡的議論結。新豐折臂翁最有名，是寫一個折了臂的老人的故事。其所以折臂者，蓋全爲了逃避兵役之故。『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這和杜甫的兵車行等是同樣表曝了唐代徵兵制度的罪惡的。除了『新樂府』外，像秦中吟十首，也同是此意。惟『新樂府』多婉曲的勸諭，秦中吟則是不客氣的諷刺與責罵：『日中爲樂飲，夜半不能休。豈知閩鄉獄，中有凍死囚』（歌舞）；『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買花）。大約『新樂府』爲了是居諫臣之位時所作，『願得天子知』的，故措辭不得不和平婉曲些罷。但此類的『新樂府』，實在未見得成功；天子知與不知，且不說，就文學而論，則五十篇中，真實的可算做好詩的，還不到十篇。無疑的，新豐折臂翁與賣炭翁乃是其中的最好的二篇。居易的好詩，實不在此而在彼。他自己所不大看得重的『閒適』和『感傷』的二類的詩，其中儘有許多真實的偉大的作品在着。長恨歌是很成功的一篇

叙事詩；琵琶引也是很偉大的一篇抒情詩。我們讀了：『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舟西舫悄無言，惟見江心秋月白。』（但這似有些受顧況李供奉彈箏篋歌的暗示的罷。）實在覺得韓愈的南山，盧仝的月蝕有些吃力不討好。其他長歌短什，好的也很不少。相傳他未冠時謁顧況，況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道：『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居易作風，有一部分確近顧況，惟顧況較他更爲逼近口語耳。居易他自己也很想做到婦孺皆能懂的地位。墨客揮犀曾記着：『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他既這樣的要求通俗，所以當時他的詩流傳得也最盛。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絹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唐音癸籤引）酉陽雜俎也記着：當時有刺樂天詩意於身，詫白舍人行詩圖者的事。又，鷄林行賈，售居易詩於其國相，率篇易一金。流行之盛，可謂自詩人以來所未曾有。

五

和白居易同時的詩人們，有元稹、李紳和劉禹錫諸人。他們都是居易的好友，雖然作風未必十分相同。居易和元稹先有元、白之稱。稹卒，又和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居易叙禹錫詩道：『予頃與

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老者，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夢得得非重不幸耶？』把他們的關係，說得很明白。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詩名與白居易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嘗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後官武昌軍節度使（779—831）。有元氏長慶集百卷。稹雖和居易相酬唱，但居易的流暢平易的作風，他卻未能得到。不過他的詩雖不能奔放，卻甚整鍊，像：『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痴緣樹木。舞榭欹傾基尚在，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烏啄風箏碎珠玉。……蛇出燕巢盤鬥拱，菌生香案正當衙』（連昌宮辭），寫殘破的燕宮是很盡了力量的。他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顯然是受了白居易『新樂府』的影響的。他嘗謂：『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樂府古題序）這是『新樂府』的一篇簡史。他還寫了代曲江老人百韻、茅舍、賽神、青雲驛、陽城驛以及連昌宮辭等，皆有諷勸之意。他還作了一篇傳奇會真記，成了後來的一個最有名的傳說的祖本。

① 元稹見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② 元氏長慶集，有明馬調元刊本，清董氏刊本，四部叢刊本。

李紳^①字公垂，潤州無錫人，與元、白爲友，就是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裏所說的李校書。今紳所作的新題樂府（凡二十首）已不傳，而他詩傳者卻甚多。他於武宗時爲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他的鶯鶯歌，失傳已久，近乃於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中輯得之，可見出其敘事歌曲的作風的一斑。

劉禹錫^②字夢得，彭城人，貞元間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以附王叔文，貶爲朗州司馬。落魄不自聊，吐詞多諷託幽遠。蠻俗好巫，嘗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武陵谿洞間悉歌之。後入爲主客郎中，又出刺蘇州。遷太子賓客分司。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772—843）。年七十二。有集^③。他雖和樂天、微之相酬唱，但他卻不是他們的一群。他很少寫什麼諷勸的『願得天子知』的東西，他有他自己很特異的作風。他久在蠻方，其短歌，是很受少數民族的情歌的影響的，故甚富於南國的情調。像竹枝詞：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天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① 李紳見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② 劉禹錫見舊唐書卷一百六十，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③ 劉夢得文集四十卷，有武進董氏刊本，四部叢刊本。

這些情歌的風趣，是我們的詩歌裏所不會有過的。禹錫的模擬，可說是成功的。

六

和劉禹錫最友好的柳宗元①，與韓愈同以古文鳴。但他的詩卻和他的散文同爲我們所看重。他並不像韓愈那樣的善於鼓吹，宣傳，且又久竄蠻方，無召集一班跟從者的憑藉。所以他在當時，雖然文名甚著，卻是很寂寞的。除了老朋友們，像韓愈、劉禹錫等，時時還提到他外，別的人幾乎是都不會想到過有那末一位詩人！他字子厚，河東人，登進士第。調藍田尉。王叔文用事時，待宗元甚厚，擢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敗，與劉禹錫等並遭貶斥。他貶永州司馬。自此蹭蹬不振，以是益自刻苦爲文章，養成了雋鬱而清幽的作風。元和十年移柳州刺史；後四年卒。年四十七（773—819）。有集②。他的詩，像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以及『煙銷日出不見人，欵乃一聲山水綠』（漁翁）；『泉迴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間綠筠』（過盧少尹郊居）；

① 柳宗元見舊唐書卷一百六十，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② 柳河東集四十五卷，有明郭雲鵬刊本，蔣之翹刊本，四部叢刊本。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江雪）；『蒹葭淅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陽』（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等，都是精瑩如珠玉似的，與韓愈詩之大氣包舉，萬象森列者大不相同。

和柳宗元風格略同而影響更大者有姚合，陝州峽石人，登元和進士第，授武功主簿。後出爲杭州刺史。終秘書監。他和張籍、王建諸人遊，詩名重於時，人稱『姚武功』。曾成了後一期詩人們的一個中心。他的詩，頗具幽峭之趣，刻意苦吟，務求古人體貌所未到。像『童子病來烟火絕，清泉漱口過齋時』（寄靈一禪師）；『幽處尋書坐，朝朝閉竹扉。山僧封茗寄，野客乞詩歸』（寄張僎）；『秋燈照樹色，寒雨落池聲。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武功縣中作）等，皆是足供清吟的。宋代的『永嘉四靈』便是奉他爲宗主的。他曾選極玄集，錄王維至戴叔倫二十一人詩一百首，頗可見其意旨所在。有集。

七

元和、會昌之間（公元八〇六—八四六年）的詩人們裏，曾別有一群，挺生出來，爲韓、白二派所不能包納；那便是張籍和李賀、王建等。他們是復興了宮體的豔詩，而更加上了窈渺之情思的。他們開闢了別一條大道，給李商隱、溫庭筠他們走。這一派的詩，關係既大，影響也極巨偉。唐、五代

●姚少監集十卷，有明刊本，汲古閣本，席氏刊本，四部叢刊本。

以來的『詞』的一個新詩體，其作風差不多都是由此而衍繹下去的。他們是繁絃細管的音樂，是富麗曠曠的宮室，是夏日晝光所反映的海水，是酒後模糊的謔語；若可解若不可解，若明又若昧，那便是他們的作風。

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歷十年進士。初爲渭南尉。太和中，出爲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後歸咸陽，卜居原上。他工樂府，與張籍齊名。宮詞百首，尤傳誦人口。像：

水面細風生，菱歌慢慢聲。客亭臨小市，燈火夜妝明。

——江館

合暗報來門鎖了，夜深應別喚笙歌。房房下著珠簾睡，月過金塔白露多。

——宮詞

都是很豔麗，且很富於含蓄之情的。已是開了張籍與溫、李的先路。他初作宮詞時，因與樞密使王守澄有宗人之分，故多知禁掖事。後因過燕飲，以相譏諠。守澄深銜之。忽曰：『吾弟所作宮詞，內庭深邃，何由知之？明當奏上。』建作詩以謝，末句云：『不是姓同親說向，九重爭作外人知？』守澄恐累己，事遂寢。①

張籍②字文昌，蘇州吳人。或曰和州烏江人。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韓愈深重之，薦爲國子博

① 王司馬集八卷，有汲古閣刊本，席氏刊本，胡介祉刊本。

② 張籍見舊唐書卷一百六十，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士。仕終國子司業。他的詩，其作風甚類王建，往往要想留些『有餘不盡』之意，又往往喜寫怨女春情之事。像：『曲江亭上頻頻見，爲愛鷓鴣雨裏飛』（贈項斯）；『梧桐葉下黃金井，橫架轆轤牽素綆。美人初起天未明，手拂銀餅秋水冷』（楚妃怨）；『江南人家多橘樹，吳姬舟上織白苧。……清莎覆城竹爲屋，無井家家飲潮水』（江南曲）等皆是。相傳朱慶餘受知於籍，籍爲選定其詩。慶餘因之登第，尙爲謙退，作閨意以獻籍道：『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籍和之道：『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名豔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抵萬金。』全以『閨情』爲象徵，這便是他們所最擅長之處。有集。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輒就，乃大驚。自是有名。賀每日旦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母道：『是兒嘔出心肝乃已耶？』然不能禁也。所作樂府，樂工皆合之管弦。仕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有集。他的詩句尙奇詭，絕去畦徑，但其大體，則近於王建、張籍。惟較爲生硬耳。蝴蝶飛一詩，最足以見出其作風：

① 張司業集八卷，有明刊本，馮班校刊本，席氏刊本，四部叢刊本。

② 李賀見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新唐書卷二百三文藝下。

③ 李賀歌詩編四卷，有明刊本，唐四名家本，四部叢刊本。

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
又像他的長篇昌谷詩：『遙巒相壓疊，頽綠愁墮地。光潔無秋思，涼曠吹浮媚。……嘹嘹濕帖聲，咽源驚濺起。』蓋並有退之之奇與建、籍之豔者。

八

這時有一個女作家薛濤。其詩很可稱道。濤字洪度，隨父宦，流落蜀中爲妓女。辨慧工詩，甚爲時人所愛。元稹嘗喜之。韋臯鎮蜀，也時召令侍酒賦詩，稱爲女校書。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好製松花小箋，時號薛濤箋。其詩輕倩而豔麗，時有佳句，像題竹郎廟：

竹郎廟前多古木，夕陽沉沉山更綠。何處江村有笛聲？聲聲盡是迎郎曲。

參考書目

- 一、全唐詩 有原刊本，石印本。
- 二、全唐詩話 宋尤袤撰，有歷代詩話本。
- 三、唐才子傳 元辛文房撰，有佚存叢書本。
- 四、唐詩紀事 宋計有功撰，有原刊本，有石印本。
- 五、唐百名家集 清席氏刊本。
- 六、五十唐人小集 仁和江氏仿宋刊本。

第二十八章 古文運動

古文運動的意義——其成功的原因——北朝古文運動的曇花一現——蕭穎士與李華等——大宣傳家韓愈——韓愈成功的祕訣——柳宗元——古文運動的成就並不怎樣偉大——韓門的諸子——附陸贄

一

古文運動是對於魏、晉、六朝以來的駢儷文的一種反動。嚴格的說起來，乃是一種復歸自然的運動，是欲以魏、晉、六朝以前的比較自然的散文的格調，來代替了六朝以來的日趨駢儷對偶的作風的。原來自六朝以來，到了唐代，駢儷文的勢力，深中於朝野的人心，連民間小說也受到了這種的影響。●連朝廷上的應用的公文也都是非用這種格調不可。馴至成了所謂『四六文』的一個專門的名辭。即上一句

● 見本書第三十三章變文的出現。

是『四言』下一句必須是『六言』的；其相對的第三句第四句，也都應是四言與六言的；總之，必須以『四』與『六』的句法交錯成文到底。這樣，與律詩的情形恰是一樣，成了一種最嚴格的文章公式，一點也不能變動。舊唐書叙李商隱從令狐楚那裏，得到了作『今體章奏』的方法，遂成爲名家的一段話，是很可以使我們注意的。在正式的『公文程式』上，這種文體，自唐以後還延長壽命很久。但在文學的散文上，駢儷文的運命，卻自唐以來，便受了古文作家們最大的攻擊，以致於消聲匿跡，不再成爲一種重要的文體。古文運動爲什麼會成功呢？最大原因便在於駢儷文的矯揉做作，徒工塗飾，把正當的意思與情緒，反放到第二層去。而且這種駢四儷六的文體，也實在不能儘量的發揮文學的美與散文的好處。這樣，駢儷本身的崩壞，便給古文運動者以最大的可攻擊的機會。這和清末以來在崩壞途中的古文，一受白話文運動者的聲討，便立即塌倒了的情形，正是一毫不殊。在大衆正苦於駢儷文的陳腐與其無謂的桎梏的時候，韓愈們登高一呼，萬山皆響，古文運動便立刻宣告成功了。

二

但古文運動也並不是一時的突現，其伏流與奔泉也由來已久。在六朝的中葉，北方淪陷於少數民族之後，少數民族的人基本上不甚明白漢文，更難於懂得當時流行之駢儷文體，所以當時在北方頗有反駢儷文的傾向。宇文泰在魏帝祭廟的時候，曾命蘇綽爲大誥奏行之。後北周立國，凡綽所作文告，

皆依此體。然大誥實爲模擬尚書之作，其古奧難懂的程度，似更在齊、梁駢體以上。故此體在當時不過曇花一現，終不能行。後隋文帝時，李諤又上書論正文體。他大罵了齊、梁文體一頓：『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這話是不錯的，確曾把齊、梁文體的根本弱點指出來了。他又說明，開皇四年，曾『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爲了文表華豔之故，還付所司推罪呢。然『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故他更要文帝：『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台。』但這一場以官力來主持的文學改革運動，終於不久便消滅了。平陳以後，南朝文士們的紛紛北上，大量增加北朝文風的齊、梁化。自此至唐，風尚不改。武后時，陳子昂曾有改革齊、梁風氣的豪志。他的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的序言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但他的所指，還在詩歌。至於散文方面，他是不大注意的。然其書疏，氣息也甚近古。同時有盧藏用、富嘉謨、吳少微者，也皆棄去徐、庾，以經典爲宗。時人號嘉謨、少微之文爲富、吳體。蕭穎士也盛推盧、富。然他們的

○ 盧藏用見舊唐書卷九十四，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 富嘉謨、吳少微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中，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中。

影響卻都不很大。

三

到了開元、天寶之際，蕭穎士、李華^①出來，以其絕代的才華，力棄俳綺，復歸自然，才第一次使我們看見有所謂非駢儷的『文學的散文』^②。蕭穎士字茂挺，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開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天寶初，補秘書正字。後免官客濮陽。執弟子禮者甚衆，號蕭夫子。官至揚州功曹參軍，客投汝南，卒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子存，字伯誠，亦能文辭。與梁肅、沈既濟等善。李華與穎士齊名，世號蕭、李。又並與賈至、顏真卿等同遊。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天寶中嘗爲監察御史。晚去官，客隱山陽，安於窮槁。然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文及州縣碑頌，仍時時齎金帛往請。大曆初，卒。華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權；已成，汚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度。他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道：『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的宗子翰及從子觀，皆有名。

① 李華、蕭穎士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新唐書卷二百二及二百三文藝中（蕭）及文藝下（李）。
② 蕭茂挺文集一卷，有盛氏刊本；李遐叔文集四卷，抄本。

賈至^①字幼隣，長樂人，嘗從玄宗幸蜀，知制誥。與蕭、李善。又有獨孤及^②者，出李華之門。及字至之，河南人，官至常州刺史。梁肅^③又出於及之門。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陸澤人，官至右補闕。又有元結^④者，字次山，河南人，天寶十二載登進士第，官至道州刺史。他們皆衍蕭、李之緒，於乾元、大歷間，以古文鳴於時。

四

但蕭、李諸人雖努力於古文，且也有不少的跟從者，卻還不曾大張旗鼓的宣傳着。他們似都不是很好的宣傳家；或祇是獨善其身，自傳其家學的沒有鼓動時代潮流的勇氣的文士們。所以他們的影響並不大。到了貞元、元和的時候，大影響便來到了。一方面當然是若干年的伏流，奔洩而出地面，遂收水到渠成之功；但他一方面，也是因了當時有一二位天生的偉大宣傳家，像韓愈，出來主持這個運動，故益促其速成。所謂古文運動便在這個時代正式宣告成立。古文自此便成了文學的散文，而駢

① 賈至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中，新唐書卷一百十九。

② 獨孤及見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二。

③ 梁肅見新唐書卷二百二。

④ 元結見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儷文卻反祇成了應用的公程式的東西了。這和六朝的情形，恰恰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對照。那時，也有文筆之分，『筆』指的是應用文。不料這時的應用文，卻反是那時的所謂『文』，而那時的所謂『筆』者，這時卻成爲『文』了。

韓愈是一位天生的煽動家、宣傳家，古文運動之得成功於他的主持之下，並不是偶然的事。他最善於鼓吹自己，宣傳自己。他慣能以有熱力有刺激的散文，來說動別人。想來他的本身也便是一團的火力，天然的有吸引人的本領。所以當時的怪人們，像李賀、孟郊、賈島、劉叉等莫不集於他的左右。我們看他勸賈島放棄了和尚的生涯的一段事，便可知他的影響是如何的大。他在少年未得志的時代，便慣於呼號鼓吹，慣於自己標榜；像他的幾篇上時相書、送窮文、進學解等等，那一篇不是『言大而誇』，那一篇不是替自己標榜。爲了這，——兼之，他是那樣故意自己大聲疾呼的談窮訴苦！——所以天然的便容易得到一般人的同情，一般人的迷信。他嘗說道：

性本好文章，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傳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

又說道：

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乎其難哉！

又自信不惑的說道：

用力深者，其致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這些，都是用最巧妙的宣傳的口氣出之的。難怪會吸引了多數的人跟隨着他走。他在貞元十八年爲四門博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爲國子祭酒，元慶間爲吏部侍郎，都是處在領導天下士人們的地位，所以他的影響更容易傳播出去。他還不僅僅要做一個文學運動的領袖，他還要做一個衛道者，一個在『道統』中的教主之一。他作原道以攻佛，又上表力諫憲宗的迎佛骨。他的所謂『道統』，乃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他自己卻儼然有直繼孟軻之後，而取得這個『道統』上的『傳統者』的地位的豪氣！他的原道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著作，祇是以淺近的常識論來攻擊佛教的組織而已。（也許和勸賈島棄僧服的事有關係。）然其影響則極大。『文以載道』的一句話，幾與古文運動劃分不開，其引端便是從他起的。個個古文家都以肩負『道統』自任——到了今日還有妄人們在閉目念着道統表呢——其作俑也便是從他開始的。

但韓愈的古文運動，他自己雖諱言其所從來，實與開、天時代的蕭、李未嘗沒有淵源的關係。愈少時爲蕭穎士子存所知。又和李華的從子觀同舉進士，相友善；而華之宗子翰，能爲古文，愈每稱之。舊唐書也稱愈嘗從獨孤及及梁肅之徒遊。晁公武讀書志引唐實錄，謂韓愈學獨孤及之文。這其間的影響是灼然可知的。

同時與愈並舉進士者，於李觀外，尚有閩人歐陽詹^①，字行周的，也會寫作古文。但觀與詹俱早

① 歐陽行周集，有明萬曆間刊本，明閔氏刻本，麟後山房刊本，四部叢刊本。

卒，故名不得與愈同稱。其與愈並稱爲古文運動中的兩大柱石者，惟柳宗元一人耳。

柳宗元是比較韓愈爲孤介的。他並不怎樣宣傳他自己，他的境遇又沒有韓愈好。自王叔文敗後，他便被竄斥於荒蕪之地，鬱鬱不得志以死。然他的古文，實在是整鍊雋潔，自有一段不得掩飾的精光在着，故後學的人們也往往歸之。他嘗自叙其爲文的淵源：

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這和退之的『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的話對照起來，足知古文家的復歸自然的程度是怎樣的。這當然要比蘇綽的擬仿尚書而寫作大誥的可笑舉動，是高明到萬倍的，故遂得以大暢其流。然究竟還是『托古改制』，還未忘有諸經典及莊、騷、史記的模範在着。故雖是一個文學改革運動，卻究竟還不是什麼真正的文學革命運動。爲的是，他們去了一個圈套——六朝文——卻又加上了另一個圈套——秦、漢文。他們是兜圈子走的，並不是特創的，且不會創造出什麼新的東西來。故其成功究竟有限。祇是把散文從六朝的駢儷體中解放出來而已。

宗元的文字往往仿離騷，這是他境遇使然。他又喜作山水遊記，在永、柳諸州所作者，尤爲精絕，往往有詩意畫趣，是古文中的真正的珠玉，足和酈道元的水經注並懸不朽。

柳州宗元像



柳宗元

陸宣公贊像



陸 贊

子厚、退之齊名于世，而退之的影響獨大。有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沈亞之等，皆爲退之之徒。樊宗師爲文奇僻，也和退之相友善。子厚所交厚者，如劉禹錫、呂溫等也善爲古文。

李翱字習之，韓愈的姪婿，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後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韓愈的影響由他的傳播而益大張。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沈亞之字下賢，蘇州人。元和十年進士，仕不出藩府，長慶中爲櫟陽尉，太和中謫掾郢州。

後又有孫樵、劉蛻等也學退之爲文。樵與王霖秀才書道：『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韓吏部退之。』歷叙淵源，大類退之的敘述『道統』。這也是古文家的常態。（來無擇名擇。）大詩人李商隱也善爲古文。大約從韓、柳以後，古文的一體，便正式的成爲文學的散文了。凡欲爲文士，欲得文名傳于後世，便非學做古文不可。而駢儷文在文壇上的運命遂告了一個結束。

六

但在這個古文運動的時代，卻有一位奇特的人物陸贄^①出現。他並不提倡古文。他還是寫着當時

① 李翱見舊唐書卷一百六十。

② 陸贄見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新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應用的對偶文字。但他的成就卻很可驚。他並不想成就一位文人。他祇是一位大政治家。但他的關於政治的文章，卻使他在文壇上得了一個不朽的地位，使我們不能不記住。他的文章，雖出之以對偶，卻一點也不礙到他的說理陳情。他的滔滔動人的議論，他的指陳形勢，策劃大計，都以清瑩如山泉，澎湃如海濤的文筆寫出之。這乃是駢儷文中最高的成功，也是應用文中最好的文章。他的影響很大。宋代的許多才人們，例如蘇軾，其章奏大都是以他的所作爲範式的。

參考書目

- 一、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等人傳。
- 二、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韓愈等人傳。
- 三、全唐文一千卷 有揚州詩局刊本，廣雅書局本。
- 四、唐文粹一百卷 宋姚鉉編，有明刊本，顧廣圻校刊本，蘇州局刊本，四部叢刊本。
- 五、唐宋八大家文鈔 明茅坤編，通行本。
- 六、唐宋十大家文集 清儲欣編，於八家外加李翱、孫樵，蘇州局刊本。

陸宣公集，有通行本，正誼堂叢書本（選本）。

第二十九章 傳奇文的興起

傳奇文爲古文運動的附庸——附庸的蔚爲大國——最美麗的故事的淵藪——最早的傳奇文：古鏡記白猿傳——張文成的遊仙窟——遊仙窟的影響——大歷元和間的黃金時代——沈既濟沈亞之李公佐等——小小的人間的戀愛的故事——鶯鶯傳霍小玉傳李娃傳等——劍俠故事的起源——酉陽雜俎與傳奇諸書裏的劍俠故事——傳奇文所受古作的和外來的影響——杜子春

自蕭、李、韓、柳所提倡的古文運動告了成功之後，古文的一個體制，便成爲文學的散文，這在上文已經闡明過了。古文運動的主旨，原是論道與記事，其主要的著作爲碑、傳、論、札之類。但那些作品，真有偉大的價值者卻很少。其真實的珠玉反爲柳宗元的小品文，像他的山水遊記之類。若古文運動的成就，僅止於此，當然未免過於寒儉。但附庸於這個運動之後者，卻還有一個遠較小品文更

爲偉大的成就在着；——這是從事於古文運動者所不及料的一個成功，也是他們所從不曾注意到的一件工作，——那便是所謂『傳奇文』的成就。唐代『傳奇文』是古文運動的一支附庸；卻由附庸而蔚成大國。其在我們文學史上的地位，反遠較蕭、李、韓、柳的散文爲更重要。他們是我們的許多最美麗的故事的淵藪，他們是後來的許多小說戲曲所從汲取原料的寶庫。其重要有若希臘神話之對於歐洲文學的作用。而他們的自身又是那樣精瑩可愛，如碧玉似的雋潔，如水晶似的透明，如海珠似的圓潤。有一部分簡直已是具備了近代的最完美的短篇小說的條件。若將六朝的許多故事集置之於他們之前，誠然要如燭火之見朝日似的闐然無顏色。他們是中國文學史上有意識的寫作小說的開始。他們是中國短篇小說上的最高的成就之一部分。他們把散文的作用揮施於另一個最有希望的一方面去。總之，他們乃是古文運動中最有成就的東西——雖然後來的古文運動者們未必便引他們爲同道。

二

『傳奇文』的開始，當推原於隋、唐之際，但其生命的長成則允當在大歷、元和之時無疑。在隋、唐之際的『傳奇文』，只是萌芽而已；大歷、元和之間，才是開花結果的時代。而促成其生長者，則古文運動『與有大力焉』。蓋古文運動開始打倒不便于敘事狀物的駢儷文，同時，更使樸質無華的『古文』，增加了一種文學的姿態，俾得儘量的向『美』的標的走去。『傳奇文』便這樣的產生於古文

運動的鼎盛的時代。其間的消息當然很明白的可行的。『傳奇文』的著名作者沈既濟乃是受蕭穎士的影響的。又沈亞之也是韓愈的門徒，韓愈他自己也寫着遊戲文章毛穎傳之類。其他元稹、陳鴻、白行簡、李公佐諸人，皆是與古文運動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故『傳奇文』的運動，我們自當視爲古文運動的一個別支。當時的文士們也往往有將傳奇文作爲投謁時的行卷之用者。可見時人也並不卑視此體。（但清人所輯的全唐文則屏斥傳奇文不收。）宋洪邁嘗說道：『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事情，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這話不錯。從零星斷片的宗教故事，神異故事及世說新語，到唐人的傳奇文，其間的進步是不可以道里計的。唐人傳奇文不僅是第一次有意的來寫小說的嘗試，且也是第一次用古文來細膩有致的抒寫人間的物態人情以至瑣屑情事的。這種新鮮的嘗試，立刻便得到了成功。

三

在沒有說到大歷、元和及其後的傳奇文以前，先須略略提起隋、唐之際的幾篇東西。那幾篇東西恰是介乎六朝故事集與唐人傳奇文之間的著作，也正是由故事集到傳奇文的必然要走的一個階段。他們乃是故事集的結束，而傳奇文的先驅者。

有一篇很有趣味的東西，在隋、唐之際出現，那便是：見於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的一篇王度，實

卽王度所自作的古鏡記。王度，太原人，文中子王通之弟，詩人王績之兄。大業中爲御史，後出爲芮城令，武德中卒。他在這篇古鏡記裏，先自述他的神鏡的由來，後詳叙神鏡的降魅驅妖之功。最後，叙其弟績（原作勣）遠遊，借古鏡以自衛，也歷在各地殺除怪物不少。歸後，還鏡于度。一夕，聞鏡在匣中悲唱，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其中所叙古鏡的功績爲：（一）使程雄家婢鸚鵡現出老狸原形而死；（二）這鏡『合于陰陽光景之妙』，與薛俠的寶劍較之，鏡上吐光，明照一室，劍則無復光彩；（三）度爲芮城令時，令懸鏡於廳前妖樹上。夜中有風雨電光纏繞此樹。至明，有一大蛇死于樹下；（四）治張龍駒家人的疫疾；（五）王績遠遊時，遇山公、毛生，以鏡照之，一化爲龜，一化爲猿，皆死；（六）除靈湫中妖魚；（七）殺大雄雞妖，治愈張珂家女子的病；（八）遇風濤大作，出鏡懸之，波不進，屹如雲立，然後面則濤波洪湧，高數十丈；（九）治愈李敬慎家三女的魅病，殺一鼠狼，一老鼠，一守宮。這些故事原都是六朝故事集裏所常見的東西，今則以一古鏡的綫索，把他們連貫起來成爲一篇了。這是古鏡記的嘗試的成功之一點。

又有補江總白猿傳，不知什麼人寫的，（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四，題曰歐陽紇）也作于這個時代。叙梁將歐陽紇的妻，爲白猿所奪。及救歸，已孕，生一子貌類猿。卽後來有盛名的歐陽詢。因紇死時，詢爲江總所收養，故以『補江總』白猿傳爲名。這篇東西，與古鏡記不同，乃是單一的故事，頗具描寫的姿態，與後來的傳奇文很相同。惟此作有大可注意之處：紇妻被奪事，大類印度最流行的拉馬耶那（Ramayana）的傳說，而若飛的神猿又是這個傳說中之所有的。或者，中土的講談者，把魔王

的拉瓦那 (Ravana) 和救人的神猿竟纏合而爲一了罷。這故事在後來的影響極大。宋、元間的陳巡檢 梅嶺失妻的話本、戲文等，皆係由此而衍出者。

四

但在唐武后時，又有絕代的奇作遊仙窟出現。這是張鷟所作的。鷟字文成，調露初（公元六七九年）登進士第，調長安尉。開元初，貶嶺南，後終司門員外郎（660?—690?）^①。他所作有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今皆傳於世。獨遊仙窟本土久佚，惟日本有之。此作在日本所引起的影響很大。唐書謂：『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當是那時流傳出去的。相傳他作此文，隱約的說着他自己和武后的戀愛故事。一說已成，一說是幻想的描寫。^②總之這是我們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有趣的戀愛小說無疑。他自叙奉使河源，道中夜投一宅，遇十娘、五嫂二婦人，恣爲笑謔宴樂，止宿而去。文近駢儷，又多雜詩歌，更夾入不少通俗的雙關語，拆字詩等等；當是那時代通俗流行的一種文體。^③這種文體，其運命很長。敦煌發見的小說，體裁也甚近此作。明人瞿佑、李昌祺、雷燮諸人所作，又明板的

① 張鷟見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張鷟傳，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一張鷟傳。

② 遊仙窟，有古逸小說叢刊本；日本有注本；北新書局鉛印本。

③ 詳見北新版遊仙窟跋。

國色天香、繡谷春容、燕居筆記諸書中所錄的諸通俗的傳奇文，若嬌紅記等，殆無不是遊仙窟的親裔。而唐代的諸傳奇文，若周秦行記、秦夢記等，其情境和遊仙窟幾全同。又其中每雜歌詩，也大似有張鷟的影響在着。故遊仙窟的軀體，在中國雖已埋沒了一千餘年，而其精靈卻是永在的。遊仙窟中的詩，曾被輯錄入全唐詩逸中（有知不足齋叢書本），已先本文而被重傳到中土來。

五

開元、天寶的全盛時代，祇是一個歌詩的全盛時代而已。傳奇文反而感到寂寞。直到大歷（公元七六六—七七九年）的時候，方才有沈既濟起來，第一個努力於傳奇文的寫作。既濟爲蘇州吳人，曾和蕭穎士子存相友善。以楊炎薦，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貞元時，炎得罪，既濟也貶爲蘇州司戶參軍。後官至禮部員外郎卒（750?—800?）。既濟所作有枕中記（太平廣記卷八十二題作呂翁）及任氏傳，皆大傳於世。枕中記叙盧生於一頓黃粱還未熟的夢境中，遍歷了人間的富貴榮華，亦嘗遇阨境；以此，醒後，便慙然若失，功名之念頓灰。元馬致遠的黃粱夢劇，明湯顯祖的邯鄲記傳奇，皆衍此事。但既濟也有所本。干寶搜神記中有楊林入夢事，與此悉同。盧生便是楊林的化身罷。任氏傳（廣

記卷四百五十二）叙妖狐化爲美女，嫁鄭生。不爲強暴所屈。後出行，遇獵犬，現原形而被殺死。鄭生購其屍葬之。宋、金間諸宮調有『鄭子遇妖狐』，卽衍其事。

大歷間又有陳玄祐者，作離魂記。叙張鎰女倩娘與王宙相戀。但鎰別以女許嫁他人。宙鬱鬱別去。倩娘追之同行，後生二子，歸省鎰；大駭。蓋室中別有一倩娘在着，病臥已久；聞她至，自起相迎，兩身合爲一。離去者原來是倩娘的魂。玄祐生平未知，而此記則流行甚廣。元鄭德輝有倩女離魂劇。

略後，元和間有沈亞之者，爲韓愈之門徒，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第。後爲南康尉，終郢州掾。集今存。集中有湘中怨，記鄭生遇龍女事；異夢錄，記邢鳳夢見美人及王炎夢侍吳王，作西施挽歌二事；秦夢記則自叙夢入秦爲官，尙秦穆公公主弄玉，後弄玉死，秦穆公乃遣之歸事。亞之文名甚盛，李賀有送沈亞之歌，中有『吳興才人怨春風』云云，李商隱也有擬沈下賢詩。但他這幾篇傳奇文，都無甚情致；秦夢固遠在南柯下，而湘中怨也大不及柳毅傳。

南柯記爲李公佐作。公佐亦元和間人，字顓蒙，隴西人。嘗舉進士，元和中爲江淮從事。大中時猶在。南柯叙淳于棼夢入古槐穴中，爲大槐國王駙馬，拜南柯太守，生五男二女。後與檀蘿國戰敗，公主又死，王遂送之歸。既醒，則『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尙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

● 沈下賢集，有明刊本，長沙葉氏刊本，四部叢刊本。

和枕中記是此類傳奇文中的兩大傑作。而枕中記於情意的愉悅動人處似猶欠他一着。明人湯顯祖作南柯記傳奇，即衍其事。公佐還作謝小娥傳，叙小娥變男子服，刺殺其仇人事；盧江馮媼，叙媼見女鬼事；李湯，叙水神無支祁事。皆無甚趣味，其情致都遜南柯。

柳毅傳爲李朝威作。朝威，隴西人，生平不知。當也是這時代的人物。柳毅傳叙柳毅下第，爲龍女傳書，後乃結爲姻眷事。元人戲曲叙此事者不少。尚仲賢有柳毅傳書劇，李好古有張生煮海，也叙龍女事，並與此有關。所謂『龍女』，在中國古代並無此物。可能是由印度所給予我們的許多故事裏傳達進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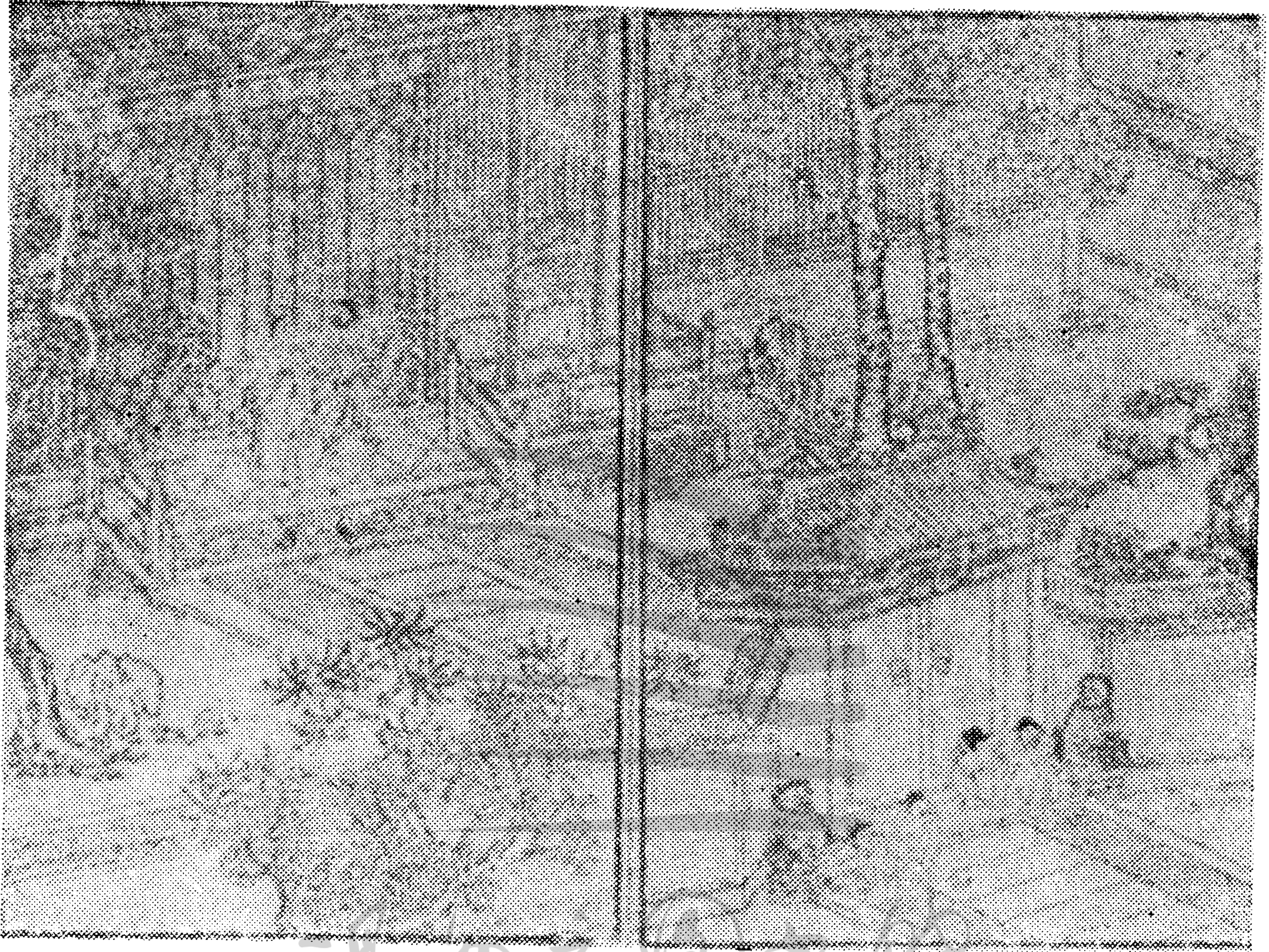
相傳爲牛僧孺所作的周秦行紀，也當寫於此時。李德裕嘗作周秦行紀論，欲因此文致僧孺罪。蓋此文本爲德裕客韋瓘作，正要用以傾陷僧孺者。但這個文字獄竟沒有羅織成功，徒成爲牛、李交惡案中的一個談資而已。周秦行記托僧孺自叙，謂他於某夜旅中，夢見古帝王的后妃與之宴樂，並以昭君薦寢。其情境無殊於遊仙窟、秦夢記諸作，似更爲淺露無聊。僧孺自有玄怪錄，今佚；太平廣記尙載若干則。其瑣屑無當，大類六朝故事集，置之唐傳奇文裏，其貌頗爲不揚。

六



莺 莺

——明陈洪绶作



“昆仑奴传”

此为著名的武侠故事之一，在后来文坛上的影响很大。

——从明刊本“昆仑奴杂剧”（西谛藏）

以上的那些傳奇文，都是欲於夢幻中實現其恣意所欲的享用與戀愛的；表面上似是淡漠的覺悟，其實是蘊着更深刻的悲哀。觀於作者們大多爲落拓失意之士，便知其所以欲於夢境中求快意之故。大約他們多少都有些受遊仙窟的影響罷。（惟倩女離魂事別是一型；任氏傳也顯然是諷刺着世俗的妖姬蕩婦的。其作者或於愛情上受有某種刺激罷。）

但最好的傳奇文，卻存在別一個型式之中。夢裏的姻緣，空中的戀愛，畢竟是與人世間隔一塵宇的。真實的人世間的小小的戀愛悲劇的記載，卻更足以動人心肺，往往會給人以『悽惋欲絕』之無端的遊絲似的感慨。本來人世間的瑣瑣細故，已是儘够作家們的取用的。

在這一型的傳奇文中，首屈一指者自當爲元稹的鶯鶯傳（一作會真記）。此傳流傳最廣，影響最大，有衍之爲詩歌者（鶯鶯歌，李公垂作，今存董西廂中）；爲鼓子詞者（趙令時商調蝶戀花）；爲諸宮調者（董西廂）；爲雜劇者（王實甫西廂記）；爲傳奇者（李日華、陸采諸人的南西廂記）；更有翻西廂，續西廂，竟西廂諸作，出現於明、清之交的，也不下十餘種。可謂爲我們最熟悉的一個故事。惟鶯鶯傳裏，叙張生無端與鶯鶯絕，卻是很可怪的事，尤不近人情。董解元把後半結果改作團圓，雖落熟套，卻未爲無識。

但寫得最雋美者還要算蔣防的霍小玉傳。防字子徵，義興人。爲李紳所知。歷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長慶中貶汀州刺史。此傳寫詩人李益事，當不會是憑空造出的。霍小玉爲都中名妓，與李益交厚。但益竟負心絕之，從母命別婚盧氏。小玉因臥疾不能起。一日，益出遊，竟爲黃衫豪士強邀至小

王家。小玉數說了他一頓，乃大慟而絕。其情緒的悽楚，令讀者莫不酸心。明人的平話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其所創出的情境，與此傳也略相同，而大不如此傳的婉微可喜。湯顯祖曾爲此傳衍作傳奇兩部——紫簫記與紫釵記。

白行簡的李娃傳，恰可與霍小玉傳成一對照。小玉傳爲一不可挽回的悲劇，李娃傳卻是一個情節很複雜的喜劇。行簡字知退，詩人居易弟，與李公佐爲友。元和十五年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寶曆二年卒。此傳作於貞元十一年，是其早年之筆。叙李娃的多情，鄭子的能悔過，頗能諧合俗情；故劇場上至今猶演唱此故事不絕。（元石君寶有曲江池劇，明薛近兗有繡襦記傳奇，也衍此事。）行簡此作，文甚高潔，描叙也甚宛曲動人，與小玉傳同是唐人傳奇文裏最高的成就。他又有三夢記，叙次也很有趣，且是近代心理學上的很好的資料。

陳鴻的長恨歌傳，係爲白居易的長恨歌而作。鴻字大亮，貞元主客郎中，與白居易爲友。長恨歌傳叙述明皇、楊妃事。從她入宮起，到馬嵬之變及道人之索魂天上止，全包羅後來一切『天寶遺事』的綱目。以此傳爲出發點而衍爲諸宮調、雜劇、傳奇者不少。最著者爲元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白仁甫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劇及清洪昇長生殿傳奇。明人之彩毫、驚鴻諸記，亦並及太真事。唐人傳奇文之最爲人知者，元氏鶯鶯傳外，便要算是此作了。

○ 白行簡附見舊唐書卷一六六及新唐書卷一一九白居易傳中。

在此時前後，尚有許堯佐作柳氏傳，叙韓翊及柳氏事；薛調作無雙傳，叙王仙客及無雙事；皇甫枚作飛烟傳，叙趙象及飛烟事；房千里作楊娼傳，叙楊娼及某帥事；皆是以人間的真實的戀愛的故事爲題材者。在其中，尤以韓翊、柳氏及王仙客、無雙二事最爲人所知。明陸采有明珠記，即衍仙客、無雙事。

七

但到了唐的末葉，時勢日非，軍人也益橫暴，各各割據了一個地方，不聽中央政府的命令。他們自己更各自爭戰，併吞，連橫，合縱，天下騷然，民間受苦益甚。於是，在無可奈何之中，有一班富於幻想的文人們，便造作出種種劍俠的故事，聊以自慰。劍俠是自己站在千妥萬穩的立場上，而以其橫絕無敵的精技，來除暴安良，或爲人報仇雪恨的。爲了直接抵抗的不可能，民間便自然的要造作出這些超人的劍俠們的故事，欲借重他們，以掃蕩自己之所惡的。這正和義和團及紅槍會之產生於清末及我們的時代中的情形頗爲相同。更有一點，也足以促進劍俠思想的傳播，那便是這時的佛教故事的大量的宣揚。在佛教故事裏，超自然的故事是太多了，騰空而去，霎時而返，乃是他們的常談；『上窮碧落下黃泉』，更是他們的習用的故事結構。又，道士們也在此時大顯神通，恣話着不可能的情境。這些都更足以助長劍俠故事的氣焰。明人刊有段成式的劍俠傳一書，便是集合這些劍俠故事的大

成的。但這劍俠傳，實是偽書，托段氏之名以傳者。在成式的酉陽雜俎裏，自有盜俠（卷九）一類；所叙自魏明帝時登緣凌雲臺的異人起，凡九則。在其間，有敘述韋行規、黎幹、韋生及唐山人事的四則，最爲奇詭可觀。這四則，都已被錄入劍俠傳中。韋行規的一則，寫韋行規自負勇武，乃遇京西店中老人，以劍術折其銳氣。段氏寫來，頗虎虎有生氣，自是酉陽雜俎裏最好的文字之一。成式字柯古，臨淄人，爲宰相文昌子，以蔭爲校書郎，終太常少卿^①。他的酉陽雜俎^②包羅的事物甚廣，似仍未盡脫張華博物志的窠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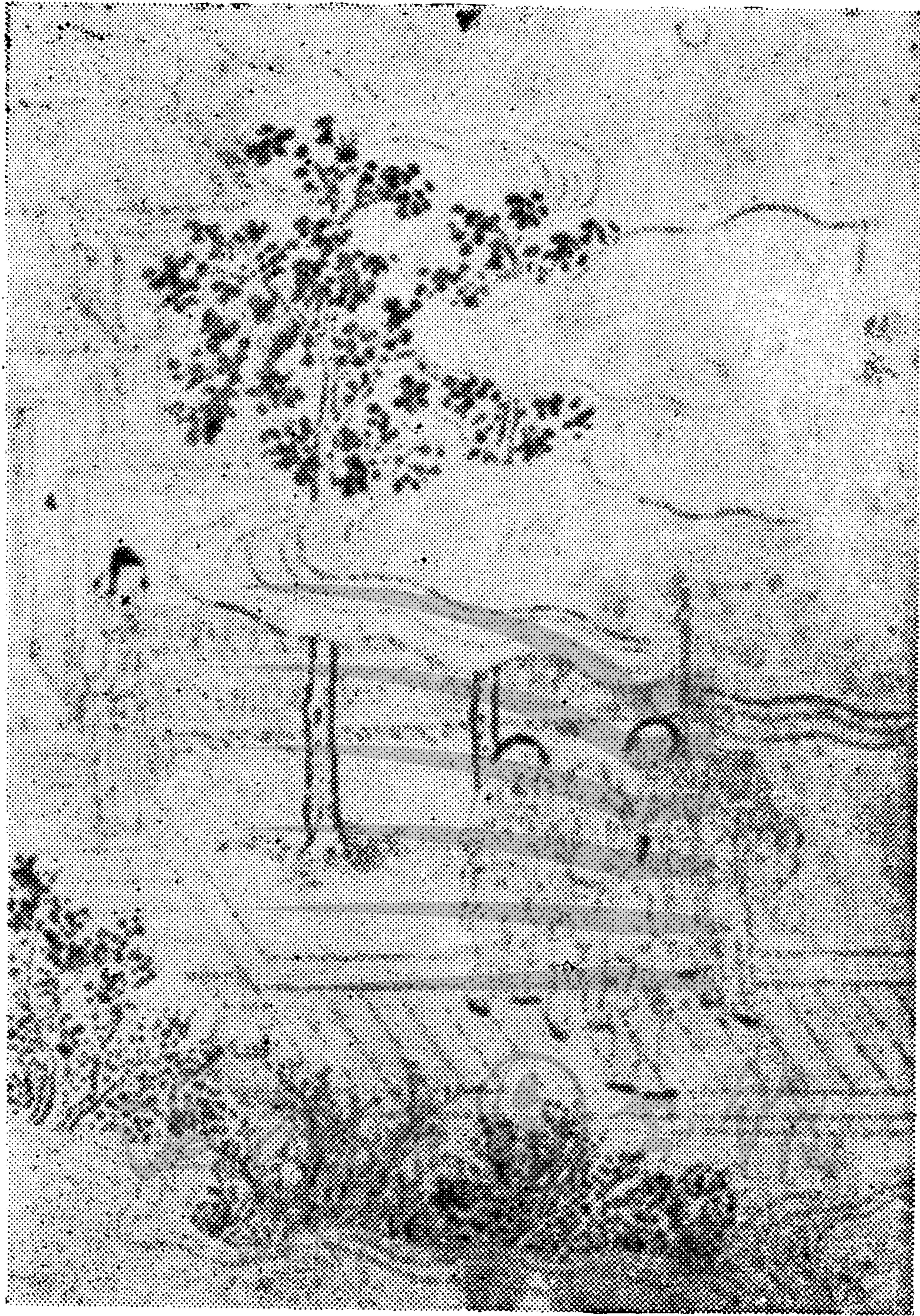
在裴鏘的傳奇裏，敘述這一類劍俠的故事也頗不少。最有名的是崑崙奴、聶隱娘二則。鏘爲高駢從事。駢好神仙，所爲多妄誕。故鏘之所叙，較其他同類之作，更多些詭奇之趣。像聶隱娘裏的黑白衛，用之則爲活衛，收之則爲紙剪的驢。又所謂妙手空空兒等等的故事和人物，皆已超出於劍俠故事的範圍以外，而入於神仙故事的範圍之中了。崑崙奴一作，也甚可注意。所謂『崑崙奴』，據我們的推測，或當是非洲的尼格羅人，以其來自極西，故以『崑崙奴』名之。唐代叙『崑崙奴』之事的，於裴氏外，他文裏尙有之，皆可證其實爲非洲黑種人。這可見唐帝國內，所含納的人種是極爲複雜的，又其與世界各地的交通，也是甚爲通暢廣大的。在文學上說來，鏘的這兩則故事，對於後來作家們，

① 段成式見舊唐書卷一百六十段文昌傳，新唐書卷八十九段志玄傳。

② 酉陽雜俎三十卷，有明脈望館刊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討源本，四部叢刊本；又有單行刊本。



杨贵妃晓日荔枝香



红拂私奔图

“虬髯客传”是一篇荒唐不经的道士气息很重的传奇文；但这故事在后来的剧坛上却有了很大的势力。

——从明凌氏刻本“红拂记”（西谛藏）

皆甚有影響。明梅鼎祚有崑崙奴雜劇，清尤侗有黑白衛雜劇，所叙的事皆以此二故事為藍本。

袁郊的甘澤謠裏，有紅綫一則，也極為流行。郊為唐末人，官刑部郎中。甘澤謠作於咸通戊子

（公元八六八年），正是劍俠故事流傳極盛之時。故郊所寫的紅綫，乃是典型的女俠之一。但也甚有些仙氣；『再拜而行，倏忽不見』，而『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紅綫迴矣。這種飛來飛去的行

踪，乃正是聶隱娘的同道。明梁辰魚嘗以此事寫為雜劇。約同時，又有有名的虬髯客傳。此作相傳

為張說所寫。但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三）所載，僅註明『出虬髯傳』，而不著其作者。明顧元慶顧

氏文房小說乃著其為杜光庭作。其以為張說作者，蓋明末人的妄題。光庭字賓至，處州縉雲人，為唐

末道士。入蜀，依王建。所作有廣成集（四部叢刊本）及錄異記。虬髯傳所言，頗多方士的氣息。他所寫

的海外為王的事，後來陳忱的後水滸傳所叙的李俊稱王事，似即本於此。此傳流傳殊盛。梁辰魚有紅

拂劇（今佚），張鳳翼有紅拂記，凌濛初有虬髯翁，又有雙紅記等，其故事皆本此傳。

無名氏原化記當也作於此時。其中像嘉興繩技、車中女子等故事，也並見收於劍俠傳。在詞人孫

光憲的北夢瑣言裏，也有好幾則同類的記載，像荆十三娘等。這一類的故事，不僅由唐末而蔓延到

五代，即到了宋初，也還有吳淑的一部江淮異人傳的出現。江淮異人傳全叙劍俠事，已把這一類幻

北夢瑣言，有雅雨堂刊本，廣州刻本。

江淮異人傳，有知不足齋叢書本。

想的復仇的故事當作一種專門的寫作的目標了。

八

這一類唐人的傳奇文，也和六朝的故事集相同，往往有陳陳相因的，同一個傳說，往往被好幾個作家們捉來寫下。像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所載的無名氏東陽夜怪錄，敘述成自虛於夜間遇見諸精怪吟詩事，和牛僧孺玄怪錄的元無有（太平廣記三百六十九），其情趣與結構幾全相同。而所謂成自虛、元無有也便是同爲『烏有先生』的一流，固不僅是巧合而已。而更有甚者，作者們競寫此種大半空想的故事的結果，往往想像枯窘，不得不於古作或外來的傳說裏乞求些新的資料。南柯諸記之遠同遊仙窟固不必說。最有趣的是下面一事：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一門裏，嘗引相傳的中岳道士顧玄績命一人看守丹竈，囑其慎勿與人言。不料歷諸幻境之後，其人乃突然失聲。因此，豁然夢覺，鼎破丹飛。這一則故事，成式以爲此事係出於釋玄奘西域記。『蓋傳此之誤，遂爲中岳道士。』這已是够可笑的。而不料李復言玄怪續錄所載的杜子春（太平廣記卷十六引），卻又是明目張胆的鈔襲這個印度的故事，而改穿上中國的衣裝。在古今說海裏又有韋自東傳（亦見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六，原出裴鋼傳奇），其所記載的故事，又和此完全相同。這竟是不厭一而再，再而三的輾轉傳述的了。想不到這個流傳於印度一個地方的傳說，偶然被保存於大唐西域記裏的，乃竟會在中國引起了那末大的一場波

瀾。這很同於我們讀了著名的魔鬼的二十五故事 (Vikram and the Vampire)，看着那位徒勞無功的國王，屢次的因了失聲發言，而把前功盡棄的情形，而覺得發笑，頗同有些異國的情趣之感。像這樣的外來的資料，如果肯仔細的抓尋起來，在唐人傳奇文裏恐怕還有不少。

參考書目

- 一、太平廣記五百卷 宋太平興國三年 (公元九七八年) 李昉等編，保存古代逸書極多，唐代傳奇文的尋求，可以此書爲淵藪。明人們所紛紛刊刻者，都不過拾其唾餘而已。像其中第四百八十四卷到第四百九十二卷的九卷雜傳記，即保存了最著名的傳奇文不少。又像其中第一百九十三卷到第一百九十六卷的四卷豪俠類裏，也便保存了本文所敘述的劍俠的故事最多。有明活字印本，談氏刊本，許自昌刊本，清乾隆間黃氏刊袖珍本，筆記小說大觀本，掃葉山房石印本。
- 二、唐宋傳奇集 魯迅編，北新書局鉛印本。
- 三、中國短篇小說集第一冊 鄭振鐸編，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 四、通行本的龍威秘書，唐代叢書 (唐人說薈)裏也有唐傳奇文不少，但均不可靠。
- 五、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著，可看其中第八篇到第十篇。
- 六、古今說海 明刊本，清嘉慶間刊本，鉛印本。

第二十章 李商隱與溫庭筠

五七言詩作風的別闢一奇境——詩人的兩大派別——白居易與溫李——溫李的作風爲五代宋詞的先驅——溫李與張籍——李商隱的生平——他的無題詩——溫庭筠風格的綺靡燠暖——他的生平——溫李的跟從者：韓偓吳融李群玉等——同時代的諸詩人：杜牧張祜等——張籍的一派：司空圖朱夔餘等——賈島的一派：李洞書求及兪鳧——姚合的一派：李頎周賀等——李咸用方干陳陶等——『芳林十哲』：鄭谷等——通俗詩人們：三羅杜荀鶴胡曾等。

從韓、白時代以後，便來到了溫、李的時代。溫、李時代當開起於唐文宗開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而終止於唐代的滅亡（公元九〇七年）；也即相當於論者所謂『晚唐』一個時期。

這個時代的詩人們，其風起雲湧的氣勢，大似開元、天寶的全盛時代。但其作風卻大不相同。這時

代的代表作家們，無疑是李商隱與溫庭筠二人。其餘諸作家，除杜牧等若干人外，殆皆依附於他們二人的左右者。溫、李的作風，甚爲相類，是於前代諸家之外獨闢一個奇境者。五七言詩到了溫、李，差不多可關的境界也已略盡了。故其後遂也只有模擬而鮮特創的作風。但溫、李雖是最後的創始一種作風的一群，其影響與地位卻是特別的重要。原來，在詩的園地裏，作風雖多，總括之，卻不過數種。像陶淵明、王摩詰一類的田園詩，其作風不算不閒逸，卻不是人人所可得而學得者。韓愈、盧仝一類的奇險怪誕的詩，其作風，不能不謂之特闢一境，卻因過於峻窄，走的人多了，也便走不通，會失掉其特性。李白一類的遊仙的與酒人的詩，其作風雖較爲闊大可喜，卻也不是一般詩人們所得而追逐於其後者。他們都祇是小支與別派，不能說是詩壇的正體，與大『宗』。真實的說起來，祇有兩派的作風，是永遠的在對峙着，也是永遠的給詩人們走不厭的兩條大路：一派是白居易領導着的明白易曉，婦孺皆懂的作風；一派便是溫、李所提倡着的曖昧朦朧，精微繁縟的作風了。白居易的一派惟恐人不懂他們的東西；溫、李派的詩什，則惟恐人家一讀就懂。白居易派的詩，是可讀唱給老嫗聽的；溫、李派的詩，則就是好學深思的人讀之也要費些功夫。總之，白要明易，溫、李要晦昧；白要通俗，溫、李則但求『可爲知者道耳』。白是主張着爲人生的藝術的，溫、李則是主張着爲藝術而藝術的。白派的詩，如太陽光滿晒着的白晝似的，物無遁形，情皆畢露；溫、李派的，則有如微雲來去不已的月夜，萬象皆朦朧朧，看不清楚。白派是托爾斯泰的一流。溫、李派則和近代的法國象徵派、高蹈派的詩人們，像麥拉爾梅（Mallarmé）、戈底葉（Gautier）諸人爲同類。詩歌到底是要明白如太陽

似的呢，還是要朦朧如月夜似的呢，這恐怕是要成爲長久的爭端，不能在一朝一夕，以一言數語決之的。有人喜愛前者，也有人喜歡後者。正如在宇宙的恒久的現象裏，雖有人喜歡白天的金黃色的太陽光，但也有人會喜歡夜間的銀灰色的月光的。這，我們不能在這裏仔細討論。但溫、李派的出現，其爲我們文壇上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則是無可致疑的。當然，也有時對溫、李派集矢，正如托爾斯泰派之集矢於鮑特萊爾（Baudelaire）諸人們一樣，但那並無害於溫、李的重要。我們的諸種文學，往往爲了過於求明白，很少最崇高的成就，也就減少想像力的馳騁的絕好機會。溫、李派的終於產生，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發展的事態。五七言詩的作風，進展到溫、李，也便『至矣，盡矣，蔑以復加矣』了。以後，溫、李的跟從者幾乎無代無之。而其更高的成就，則結果在五代與宋的絕妙好『詞』上。我們的抒情詩的一體，所謂『詞』者，其在五代與宋之間的造就，無疑的乃是我們的詩史裏的偉大的——一個成就。而溫、李卻是他們的『開天闢地』的盤古、女媧！

在溫、李之前，王建、張籍他們已有走上這條大路的傾向，這在上文已經說到過。但王建、張籍究竟祇是打先鋒的陳勝、吳廣，不能成大事，立大業。溫、李才是真正的得天下的劉邦。假如我們說，溫、李派的詩的作風，像深藏在重簾深幕之後的絕代美人，那末，張籍諸人的風趣，卻祇是像臉上蒙了一塊避風紗的近代北方的女郎們而已。張籍他們還是夕陽西下未黃昏的氣候，溫、李則已是『月上柳梢頭』的夜晚的光景了。王建、張籍等祇是齊、梁的風格的復活，再上了些朦朧的略具暗示的餘味。溫、李才是真正的『高蹈派』的開始。建、籍不過說的是閨怨，春愁，用的是含蓄的語氣，究竟

還不難懂。溫、李則連題材和風格都是不大好了解的，有時簡直以無題二字了之，而其用字，也並是若明若昧，『不求甚解』的。所以溫、李不僅是建、籍的門楣的廓大，而建、籍終於不過是溫、李的勝、廣而已。

二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令狐楚奇其文，召入幕中。開成二年，擢進士第。調弘農尉。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女妻之，得侍御史。茂元死，來遊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他從之，凡三年乃歸。後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813—858）。商隱初自號玉溪生，有玉溪生詩三卷。評者謂其詩『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之具。』^①這當然是由文學功利論者的眼光裏所看出來的。其實，商隱詩大體還不至如溫庭筠那末曖昧難明呢。像樂遊原：

① 李商隱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新唐書卷二百三文藝下。

② 李義山集三卷，有汲古閣本，席氏刊本，四部叢刊本（詩集六卷，文集五卷）；又義山詩箋注有朱鶴齡、姚培謙、馮誥諸本；文集有徐樹穀、徐炯箋注本。

③ 見唐才子傳卷七。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還有點像澹遠一流的作品，不過意象卻已大為不同耳。在『夕陽無限好』之下，澹遠一流的作家，恐怕是不會加上那末一句：『只是近黃昏』的。他的詩題，曖昧難知者頗多。像錦瑟、爲有、一片、日射、搖落、如有等等，都與詩意毫不相干，只是隨意採用了詩中的頭二字爲題而已。有的時候，簡直連這種題目也不用，只是乾脆的寫上『無題』二字。『無題』詩在玉溪生詩中，見不一見，最足以代表他的作風。姑舉幾首於下：

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鬢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迴。賈氏窺簾韓椽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大約所謂『無題』，便是給某某女郎的情詩的代名詞罷。（後來的人便皆以『無題』來作『情詩』的代名詞。）他還喜歡詠落花，詠垂柳，詠月，詠蜂，詠蝶等等，而詠蝶者更不止一二見。他的作風還不和五色斑斕、粉光輝耀的輕蝴蝶似的麼？像『遠恐芳塵斷，輕憂艷雪融』；『爲問翠釵釵上鳳，不知香頸爲誰迴』；『相兼惟柳絮，所得是花心』；『葉葉復翻翻，斜橋對側門』（皆詠蝶）；『色染妖韶柳，光含窈窕蘿』（西溪）；『花鬢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二月二日）；『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無題）；『南塘漸暖蒲堪結，兩兩鴛鴦護水紋』（促漏）；又像：

三更三點萬家眠，露欲爲霜月墮烟。門鼠上堂蝙蝠出，玉琴時動倚窗絃。

——夜半

擬杯當曉起，呵鏡可微寒。隔箔山櫻熟，褰帷桂燭殘。書長爲報晚，夢好更尋難。影響輸雙蝶，偏過舊曉

蘭。

——曉起

還不都是『五色令人目迷，五音令人耳亂』的繁縟之至，燦爛之至的篇什麼？我們要指義山詩的好處與特點，便當在這種粉蝶翩飛似的境地裏去尋找。

三

假如我們說李商隱的詩似粉光斑斕的蝴蝶，那末，溫庭筠^①的詩便要算是綺麗膩滑的錦繡或綵緞的了。溫詩是氣魄更大，色調更爲鮮明，文彩更爲綺靡的東西。他的所述，更不容易令我們明白。他愛用織錦詞、夜宴謠、曉仙謠、舞衣曲、水仙謠、照影曲、晚歸曲等等的題目，而他的詩材便也似題目般的那末繁縟而閃爍^②。我們且看他所抒寫的：『晴碧烟滋重疊山，羅屏半掩桃花月』（郭處士擊甌歌）；

① 溫庭筠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新唐書卷九十一溫大雅傳。

② 溫庭筠集，有明刊本，有四部叢刊本；又溫飛卿集箋注（顧予咸等注），有秀野草堂本。

『江風吹巧剪霞綃，花上千枝杜鵑血』(錦城曲)；『金梭浙瀝透空薄，剪落絞綃吹斷雲』(舞衣曲)；『繡頸金鬚蕩倒光，團團皺綠鷄頭葉』(蘭塘詞)；『格格水禽飛帶波，孤光斜起夕陽多……水極晴搖泛豔紅，草平春染烟綿綠。玉鞭騎馬楊叛兒，刻金作鳳光參差』(晚歸曲)；『擣麝成塵香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絕』(達摩支曲)；『紅珠斗帳櫻桃熟，金尾屏風孔雀閑。雲髻幾迷芳草蝶，額黃無限夕陽山』(偶遊)；『紅絲穿露珠簾冷，百尺啞啞下織綆，……涼簪墜髮春眠重，玉兔熅香柳如夢』(春愁曲)；『日影明滅金色鯉，杏花啞喋青頭鷄』(經西塢偶題)；『蟲歇紗窗靜，鴉散碧梧寒。……亂珠凝燭淚，微紅上露盤』(詠曉)等等，還不都是不平常的想像與鑄辭麼？還不都是如春夢似的迷惘，如蟬影似的倩空麼？就是他偶寫社會的苦難的光景，卻也仍是出之以這種的不平常的錦繡斑斕的文彩的，像燒歌：

起來望南山，山火燒山田。微紅夕如滅，短燄復相連。差差向岩石，冉冉凌青壁。低隨迴風盡，遠照簷茅赤。鄰翁能楚言，倚插欲潸然。自言楚越俗，燒畬爲早田。豆苗蟲促促，籬上花當屋。廢棧豕歸欄，廣場鷄啄粟……誰知蒼翠容，盡作官家稅。

這裏寫山上田家的光景是極爲逼真可喜的。雖是詛咒『官家』，其氣象究竟和杜甫與白居易之作有別。他還喜用舊曲名，像春江花月夜、敕勒歌、公無渡河之類，然其所述則仍是溫馥綺豔，特具一體。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少敏悟，才思豔麗，工爲詞章小賦，與李商隱皆有名，稱溫、李。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號溫八叉。多爲鄰鋪假手，日救數人。然行爲輕薄，頗爲縉紳所不齒。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

由是疎之。他也有言道：『中書堂內坐將軍』，以譏相國的無學。宣宗好微行，嘗遇庭筠於逆旅；他不知之識，傲然而詰之道：『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道：『非也。』又道：『得非六參簿尉之類？』帝道：『非也。』謫爲方城尉，再遷隋縣尉卒。

四

溫、李的作風，開闢了五七言詩的另一條大路給後人們走。而當時受其影響者便已不少。其中最有名者爲韓偓、吳融、唐彥謙等。

韓偓字致光，一云字致堯，小字冬郎，京兆萬年人。好爲纏綺之詩，李義山甚稱許之。龍紀元年（公元八八九年）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兵部侍郎。以不附朱全忠，貶濮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原官。偓不赴，依王審知而卒。有翰林集一卷，香奩集三卷。他的作風，於義山爲近，像幽窗：『刺繡非無暇，幽窗自眇歡。手香江橘嫩，齒軟越梅酸』；繞廊：『濃煙隔簾香漏泄，斜燈映竹光參差』；嬾起：『枕痕霞黯澹，淚粉玉闌珊。籠繡香煙歇，屏山燭燄殘』。又像已涼：

① 韓偓見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② 韓內翰別集一卷，汲古閣本，席氏刊本，玉山樵人集香奩集附，四部叢刊本，麟後山房刊本。

碧闌干外繡簾垂，猩色屏風畫柘枝。八尺龍鬚方錦褥，已涼天氣未寒時。

也都是像『樓閣朦朧煙雨中』（夜深）的光景的。他的無題數首，顯然也是受義山的影響的。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龍紀初（約公元八八九年）及進士第。後爲翰林承旨卒。有唐英集三卷。他的作風雖說是學溫、李，卻沒有他們的燠暖縟麗，反時露悽楚之音；這是溫，李派中所罕見的。『不必繁絃不必歌，靜中相對更情多』（紅白牡丹），這二語便足以形容他的風格罷。像野廟：

古原荒廟揜莓苔，何處喧喧鼓笛來。日暮鳥歸人散盡，野風吹起紙錢灰。

悽涼欲泣，更那裏有一絲一毫的溫、李的溫馥之感呢？他也作無題：『萬態千端一瞬中，心園燕沒佇秋風。鶻鴂夜警池塘冷，蝙蝠晝飛樓閣空。』但已渾不是義山的無題：『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一類的無思慮的繁縟昇平的氣象了。大約融隨了昭宗播遷受苦，擔驚受怕，無時不在驕兵悍將的刀光劍影之下討生活，已深感到了社稷殘破的悲悼罷。

唐彥謙字茂業，并州人。咸通中（公元八六〇年以後）舉進士，十餘年不第。乾符末（約公元八七九年），携家避地漢南。楊守亮鎮興元，署爲判官。累官至副使，閬、壁、絳三州刺史。他博學多藝能，書畫音樂，無不出於輩流，號鹿門先生。他少時師溫庭筠，故風格類之。而宋人楊大年又說他：『爲詩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愴。』他也有無題十首（錄其一）：

● 唐彥謙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新唐書卷八十九唐儉傳。

夜合庭前花正開，輕羅小扇爲誰裁？多情驚起雙蝴蝶，飛入巫山夢裏來。

似較近於義山。

此時又有皮日休、陸龜蒙諸詩人出，作風不同於溫、李，而自有所樹立。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性傲誕，隱居鹿門，自號間氣布衣。咸通八年（公元八六七年）登進士第。授太常博士。黃巢入長安，日休爲所殺（880）。他頗受白居易的影響，曾作正樂府十篇，蓋卽居易的新樂府的同流；但他後來和陸龜蒙唱酬最多，未免也受了他的很深的影響，而寫着：『爲說松江堪老處，滿船烟月濕莎裳』（行次野梅）；『孔雀釧寒窺沼見，石榴紅重墮堦聞。牢愁有度應如月，春夢無心祇似雲』（病後春思）；『溪光冷射觸鷓鴣，柳帶凍脆攢欄杆。竹根乍燒玉節快，酒面新潑金膏寒』（奉和魯望早春雪中作吳體見寄）一類的話。

陸龜蒙字魯望，蘇州人。舉進士不第。辟蘇、湖二郡從事。退隱松江甫里，多所論撰，自號天隨子。他和皮日休唱酬最多。日休序其集道：『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以陸生參之，烏知其孰爲先後也！』龜蒙詩確於溫、李爲近，像：『行歇每依鷓鴣影，挑頻時見鼠姑心』（偶撥野蔬寄襲美有作）；『鬢亂羞雲卷，眉空羨月生』（寄遠）；『黃蜂一過慵，夜夜棲香蘂』（春曉）。

① 皮子文藪十卷，有明刊本，四部叢刊本。

② 唐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有四部叢刊本。又笠澤叢書，有江都陸氏刊本。

李羣玉字文山，灤州人。裴休薦爲弘文館校書郎。未幾，乞假歸。其風格似溫、李而略爲明暢，於感春一詩可知之：

春情不可狀，豔豔令人醉。暮水綠楊愁，深窗落花思。吳宮新暖日，海燕雙飛至。愁思逐煙光，空濛滿天地。

劉滄字蘊靈，魯人，大中八年（公元八五四年）進士第。調華原尉，遷龍門令。所作稍類溫、李，而較多蕭爽的秋氣。像：『啓戶清風枕簟幽，蟲絲吹落挂簾鉤』（秋日山齋書懷）；『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秋夕山齋卽事）；『微微一點寒燈在，鄉夢不成聞曙鷄』（晚春宿僧院）；『雲鬢高動水宮影，珠翠乍搖沙露光。心寄碧沈空婉戀，夢殘春色自悠揚』（洛神怨）；『羸馬客程秋草合，晚蟬關樹古槐深』（入關留別主人）等等，都具淒清之意，若寒潭的水，冷碧之色，直撲人眉宇間。

馬戴字虞臣，會昌四年（公元八四四年）進士第。爲龍陽尉。咸通末佐大同軍幕，終太常博士。他和賈島是朋友，常相往來，故其作風，於窈渺中也並具清瘦之態，像『寒鴈過原急，渚邊秋色深。煙霞向海島，風雨宿園林』（宿賈島原居）；『微陽下喬木，遠色隱秋山』（落日悵望）；『亂鐘嘶馬急，殘日半帆紅』（客行）；『初日照楊柳，玉樓含翠陰……幽怨貯瑤瑟，韶光凝碧林』（春思）；『斜日挂邊樹，蕭蕭獨望間』（灤上獨望）；『落葉他鄉樹，寒燈獨夜人』（灤上秋居），都是其較好之作。

● 李羣玉詩集八卷，有汲古閣刊本（三卷），席氏刊本，四部叢刊本。

許渾字用晦，潤州人。大中三年（公元八四九年）任監察御史。終睦、郢二州刺史。所作於溫馥中也多愴楚之感，像：『松楸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金陵懷古）；『芳草渡頭微雨時，萬株楊柳拂波垂。蒲根水暖鴈初下，梅逕香寒蜂未知』（初春雨中）。

女作家魚玄機也在這個時代出現，寫着頗爲大膽的情詩，和溫飛卿相酬答^①。玄機的生平很怪。她字幼微（一字蕙蘭），爲長安里家女。喜讀書，有才思。初爲李億妾。後出爲女道士，主持咸宜觀，和諸名士往返。以笞殺女童綠翹，被京兆溫璋所戮。有集。她的應酬詩，無甚可觀，但像情詩寄李子安：『書信茫茫何處問，持竿盡日碧江空』；閨怨：『春來秋去相思在，秋去春來信息稀』；冬夜寄溫飛卿：『滿庭木葉愁風起，透幌紗窗惜月沈』；暮春有感寄友人：『鶯語驚殘夢，輕妝改淚容』云云，都很有濃情深意在着。她雖進不了溫、李的堂室，但在女流作家裏卻是很傑出的。她是那末坦白的披露出她的胸臆，那是她們所少有的。

五

- ① 許渾丁卯集二卷，有明弘治刊本；汲古閣刊本；四部叢刊本。
② 魚玄機詩，有清倣宋印本，有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超然於溫、李派影響之外者，有杜牧。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公元八二八年）擢進士第。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又爲湖州刺史。踰年，拜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卒。牧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他的詩也情致豪邁，與時流之競爲枯瘠清瘦或繁縟溫馥之作者不同。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有樊川集。他的作風，大類元、白。像感懷詩、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華清宮三十韻、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都是逼肖元、白之作。他很想用世：『處士有常言，殘虜爲犬豕，常恨兩手空，不得一馬箠』（送沈處士）。但有時卻又頗頹唐自放：『但爲適性情，豈是藏鱗羽。一世一萬朝，朝朝醉中去』（雨中作）。這兩種的矛盾心理的表現，在白居易的詩裏也是常常見之的。牧之還喜愛李、杜、韓、柳之作：『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而尤推崇韓、杜：『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讀韓杜集），故他於韓的奇，杜的整練也頗得之。他的短詩，雋永的也不少，像獨酌：

窗外正風雪，擁爐開酒缸。何如釣船雨，蓬底睡秋江。

同時又有張祜、趙嘏二人，甚爲牧之所稱許。牧之贈張祜道：『粉毫唯畫月，瓊尺只裁雲』；又殘春獨

① 杜牧見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杜佑傳，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杜佑傳。

② 樊川文集二十卷，有明刊本，四部叢刊本。又注本四卷，清馮集梧撰，有刊本。

來南亭因寄張祜道：『仲蔚欲知何處在？苦吟林下拂詩塵。』又有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獨來看。』張祜字承吉，清河人，以宮詞得名。辟諸侯府，多不合，自劾去。嘗客淮南，愛丹陽曲阿地，築室卜隱。他的宮詞：『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曾流入宮禁。武宗疾篤，孟才人唱此詞，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道：『脉尚溫而腸已絕。』祜因之爲孟才人嘆，叙此事。趙嘏字承祜，終於渭南尉。他嘗家於浙西，有美姬，惑之。爲浙帥所奪。後嘏中第，浙帥遣此姬歸之。嘏方出關，逢於橫水驛。姬抱嘏慟哭而卒。葬於橫水之陽。嘏的詩，像長安秋望：『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艷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蓮愁』，是甚有張籍諸人的風趣的。

六

在這時，張籍的影響甚大。司空圖、項斯、朱慶餘、任蕃、陳標、章孝標等無不受其陶冶。然籍的作風，乃是溫、李的先驅，這可見這時風尚之所歸向。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咸通十年（公元八六九年）進士第。王凝爲宣、歙觀察使，辟置幕府。後拜禮部員外郎。黃巢起義時，僖宗次鳳翔，以

○司空圖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四卓行傳。

圖爲知制誥，中書舍人。昭宗召爲兵部侍郎，以足疾自乞還。圖家本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廬，遂隱不出。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後聞哀帝被殺，不食扼腕，嘔血數升而卒。年七十二（837—908）。有一鳴集^①。他嘗著詩品，以雋永之語，標舉古今詩的風格，是批評文裏空前的清俊之什。他也寫『伏溜侵堦潤，繁花隔竹香』（春中）；『恰值小娥初學舞，擬偷金縷押春衫』（楊柳枝）。然最多的卻是嘆亂傷時之什，像狂題十八首，像寓居有感三首，像偶題三首，像卽事九首等等，都是如杜鵑啼血似的哀吟。最可痛者，像河湟有感：『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兒。』整個不良社會，都已被映寫出來了。爲了環境的不同，他已不是張籍派所可包羅的了。章孝標，桐廬人，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進士第。太和中試大理評事。他是張籍的好友，這時代的老詩人。又有任蕃、陳標、項斯、朱慶餘諸人，皆爲依附張籍而成名者。他們所作，風格皆不大相殊，上文所舉朱慶餘的『待曉堂前拜舅姑』一詩便可作爲代表。相傳項斯始末爲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明年斯遂擢上第。這恰和朱慶餘與張籍的遇合之際有些相似。

七

① 司空圖集，有明刊本，席氏刊本，乾坤正氣集本，四部叢刊本（文集十卷，詩集五卷）。

追逐於賈島的左右而力擬其作風者有李洞、唐求及喻鳧。李洞字才江，京兆人。唐宗室。慕賈島爲詩，至鑄其像，事之如神。昭宗時不第，遊蜀卒。他因模擬賈島過度，故有僻澀之誚。獨吳融甚稱之。他的詩，像：『醉眼青天小，吟情太華低』（贈唐山人）；『臥語身粘蘚，行禪頂佛松』（宿鳳翔天桂寺）；『冷筇和雪倚，朽櫟帶雲燒』（維摩暢林居）等，都是斷句甚苦的。唐求居蜀之味江山。王建帥蜀，召爲參謀，不就。放曠疎逸，邦人謂之唐隱居。爲詩撚稿爲丸，納之大瓢。後臥病，投瓢於江，道：『斯文苟不沈沒，得者方知吾苦心爾。』流至新渠，有識者道：『唐山人瓢也。』接之。十纔二三。他的詩都是從苦吟與體驗中得到的，像：『爲雨疑天晚，因山覓路遙』（塗次偶作）；『竹和庭上春烟動，花帶溪頭曉露開』（題李少府別業）。喻鳧，毘陵人，登開成五年（公元八四〇年）進士第，終烏程尉。他和賈島是朋友，作風也甚清瘦，像『鐘沈殘月塢，鳥去夕陽村。搜此成閑句，期逢作者論』（龍翔寺言懷），卻沒有賈島那樣的精鍊與拗強了。

八

與姚合爲一羣而深受其影響者，有殷堯蕃、李頻、周賀諸人。李頻是姚合的女婿。他字德新，睦州壽昌人。時合爲給事中，有詩名，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稱賞，遂以女妻之。大中八年（公元八五四年）擢進士第，終於建州刺史。他所作詩，工力甚深，像『沙渚漁歸多濕網，桑林蠶

後盡空條』(鄂州頭陀寺上方)；『架書抽讀亂，庭果摘嘗稀』(過嵩陰隱者)等等。

周賀字南卿，東洛人。初爲浮屠，名清塞。姚合爲杭州太守時，愛其詩，加以冠巾，改名賀。所作像：『出定聞殘角，休兵見壞鋒』(送省已上人)；『亂雲迷遠寺，入路認青松。鳥道緣巢影，僧鞋印雪踪』(入靜隱寺途中作)；『蠹根停雪水，曲角積茶烟』(玉芝觀王道士)等等，都是出之以清吟與深思的。

殷堯蕃，蘇州嘉興人。元和中登進士第。辟李翱長沙幕府，加監察御史，又嘗爲永樂令。他和姚合、雍陶、馬戴、許渾等相酬和，所作多清婉可喜，像：『踏碎羊山黃葉堆，天飛細雨隱輕雷』(遊山南寺)；及『經靖安里』：

巷底蕭蕭絕市塵，供愁疏雨打黃昏。悠然一曲泉明調，淺立閑愁輕閉門。

九

咸通左右，又有李咸用、來鵬、陳陶、曹鄴、方干諸人，雖詩名重於一時，卻皆命薄如雲，流落以終(惟曹鄴較顯達)。李咸用與來鵬同時，工詩不第，嘗應辟爲推官，有披沙集。咸用的詩顯然可見是受多方面的影響而不名一家的，——許多晚唐詩人大概都是這樣的——像：『須知代不乏騷人，貫休之後，惟修睦而已矣』(讀修睦道上人歌篇)，宛然是韓愈的口氣。『浙浙夢初驚，幽窗枕簟清』(聞泉)，又有些像姚合了。來鵬(一作鵠)，豫章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他詩思清麗，像：『冷酒一杯相勸頻，

異鄉相遇轉相親。落花風裏數聲笛，芳草烟中無限人』（鄂渚清明日）；『新曆才將半紙開，小庭猶聚爆竿灰』（早春）等等，皆頗能狀日常情況入詩。

方干字雄飛，新定人。嘗謁杭州太守姚合。合視其貌陋，甚卑之。坐定覽卷，乃駭目變容，館之數日。咸通中，一舉不得志，遂遜會稽，漁於鑑湖。他的詩名，滿于江之南，後進私謚曰玄英先生（？—888）。像『未明先見海底日，良久遠鷄方報晨。古樹含風長帶雨，寒岩四月始知春』（題龍泉寺絕頂）；『坐牽蕉葉題詩句，醉觸藤花落酒杯』（題越州園袁秀才林亭）等等，也頗情致疏蕩。曹鄴字業之，桂州人，登大中（公元八四七—八五九年）進士第，終洋州刺史。他的詩頗能表現出唐末喪亂頻仍的時代的內幕來，像築城、戰城南、甲第、官倉鼠、薊北門行、秦後作等，都有些與白居易的新樂府相類。但居易還以勸誡爲名，他則直抒哀怨了。他也有清雋異常之作，像早起：

月墮滄浪西，門開樹無影。此時歸夢闌，獨立梧桐井。

陳陶字嵩伯，嶺南人（一作鄱陽人，又作劍浦人）。大中時遊學長安。南唐昇元中，隱洪州西山，後不知所終。他的詩也多悽楚之音，雖間作超世語，卻多用世意。像：『可憐無定河邊骨』（隴西行）是最爲人所傳誦者。又像：『近來詩思清于水，老去風情薄似雲』（答蓮花妓）等等也殊可喜。

同時又有曹唐的，曾作遊仙詩百首，卻都膠執無聊，一點也沒有靈雋飛動之意緒，可說是這一類

○ 方干玄英集，有席氏刊本。

詩中的最下者。他字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後舉進士不第。

同時又有所謂『芳林十哲』者，唱答往還，自成一派。這『十哲』是：鄭谷、許棠、任濤、張蠡、李栖遠、張喬、喻坦之、周繇、溫憲（庭筠子）及李昌符。而鄭谷、許棠、張喬、張蠡尤有名。

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幼穎悟絕倫，七歲能詩。光啓三年（公元八八七年）第進士。乾寧四年爲都官郎中，詩家稱鄭都官。又嘗賦鷓鴣，警絕，復稱鄭鷓鴣。未幾告歸，卒於北岩別墅。他的詩清婉明白，不俚而切。齊己携詩卷來表謁谷；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道：『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己不覺設拜道：『我一字師也！』谷詩頗多警策之什，像：『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鷓鴣），而也時有訴老談窮之作，像：『流年俱老大，失意又東歸』（送進士盧肇東歸）。許棠字文化，宣州涇縣人。咸通十二年（公元八七一年）登進士第。授涇縣尉，又嘗爲江寧丞。也多談窮訴苦之作，像：『連春不得意，所業已疑非』（留別友人）；『欲吟先落淚，多是怨途窮』（客行）；『飛塵長滿眼，衰髮暗添頭』（遣懷）之類。張喬，池州人，咸通中（公元八六六年左右）進士。黃巢起義時，罷歸，隱九華。他的詩像『秋山清若水，吟客靜於僧』（題鄭侍御藍田別業）；『憑檻見天涯，非秋亦可悲。山水分鄉縣，干戈足別離』（江樓作）等，皆於澹遠之中，見出喪亂之感的。張蠡字象文，清河人，初與許棠、張喬齊名，登乾寧二年（公元八九五年）進士第，爲犀浦令。入蜀，終金堂令。相傳王衍與

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深喜之。問寺僧，知爲蟻作，欲大用之。而讒者以蟻輕忽傲物爲言，遂止。

十

但在這個溫、李、杜、韓的影響瀰漫着唐末的詩壇上的時候，卻有另外一群的詩人們起來，打着通俗的旗幟，做着自以爲是的詩歌，闖進典雅秀緻的書室裏，把一切的陳設都撕下了，摔壞了，任意放歌，任意舞蹈，頗富粗豪諧俗的意興。但他們卻並不是突然的從天掉落下來的。他們的淵源是很古遠的。從王梵志到顧況，到他們，那是一條直綫的路徑。不過中間常受典雅的沙石所壓迫，故他們遂常成爲地中的伏流，偶一遇土質鬆動處才得噴流出來，成爲清泉，或成爲小溪。唐末是喪亂頻仍的時代，科第已失了羈縻人心的效力，個個才士都要自謀出路，自求發展。這一層壓力一去，於是那一股伏流便滾滾滔滔的湧出地面上來了。在這一股伏流裏，三羅、杜荀鶴、李山甫及胡曾是其代表。他們慣是以俗意淺言，來作民間能懂的詩的。他們的詩，真的是常在民間的口頭上說着，至於今千年未絕。且也成了民間生活常識的一部分，分離不開，影響極大。白居易詩每以婦孺皆懂爲目的，然究竟還是過於典雅，未必真的能够深入民間；像羅隱、杜荀鶴、胡曾等人，才是真正的民間詩人呢。

三羅，爲羅鄴、羅隱及羅虬，而羅隱之名最大。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光啓中，依浙江錢鏐。

鏐辟他爲節度判官副使。朱溫召之，不行。年八十餘卒。隱是民間自己的真實的詩人，至今浙人尙流傳着他的許多聰明的故事；且有『羅隱皇帝口』云云的俗諺，說他是『言無不中』。詠齋閒覽道：『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復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蓋這些詩句也已深入民間而成爲他們自己的日常的成語的了。他所作有羅昭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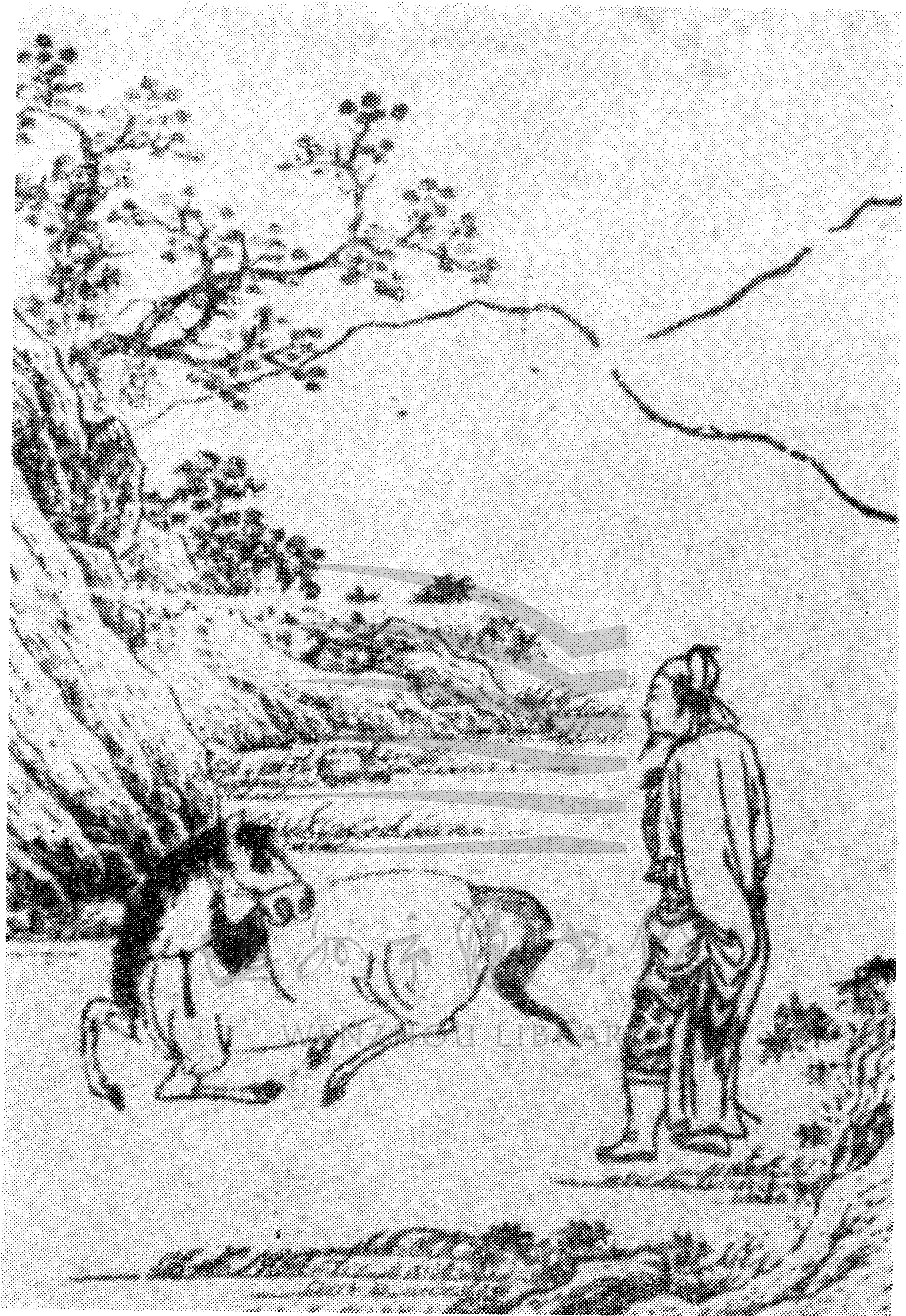
羅鄴^①也是餘杭人。楊慎推他爲三羅之首，大約因爲他的詩在三羅中是最典雅的之故罷。但像：『不愁世上無人識，唯怕村中沒酒沽』（自遺）；『萬里山河星拱北，百年人事水歸東』（春晚渡河有懷）等等，也還是很諧俗的。羅虬^②，台州人，依鄜州李孝恭爲從事。他狂宕無檢束。嘗在孝恭坐，殺了一個妓女，名杜紅兒。後悔之，乃作比紅兒詩百首，當時盛傳。像比紅兒詩中的『不似紅兒些子貌，當時爭得少年狂』，『若同人世長相對，爭作夫妻得到頭』云云，也是近於俗語方言的。

① 羅隱見十國春秋卷八十四。

② 羅昭諫集，有張贊刊本，汲古閣刊本，席氏刊本，四部叢刊本。

③ 羅鄴詩，有五十唐人小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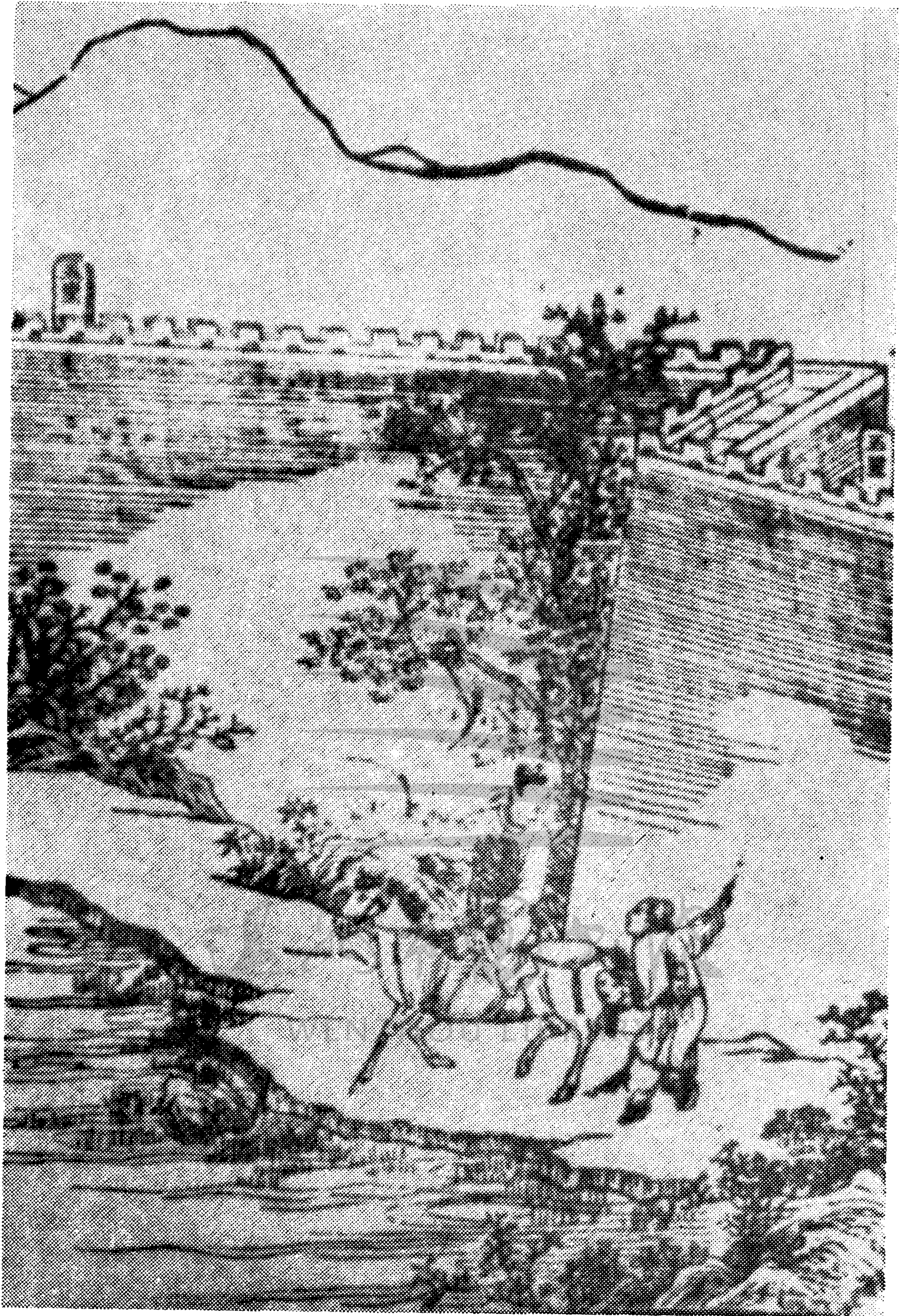
④ 羅虬比紅兒詩注一卷，清沈可培注，有昭代叢書本。



老 马 (姚 合)

卧多扶不起，惟向主人嘶。
惆怅东郊道，秋来雨不泥。

从明刊本“唐诗画谱”



马上作（杜荀鹤）

五里复五里，住时无住时。
日将家渐远，犹恨马行迟。

——从明刊本“唐诗画谱”（西谛藏）

杜荀鶴字彥之，池州人，有詩名，自號九華山人。景福二年（公元八九三年）進士第。或以他爲杜牧出妾之子。朱溫受禪，拜他爲翰林學士，數日而卒（848—907）。他自序其詩爲《唐風集》。他的詩也以類乎格言的成語，爲最得民間歡迎，像：『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易落好花三個月，難留浮世百年身』等等。

李山甫，咸通中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博幕府爲從事。他有不羈才，能爲青白眼。往往不得衆情，以陵傲之，以此無所遇。時人憐之，後不知所終。山甫詩也喜用淺語，不避俗談，像：『有時三點兩點雨，到處十枝五枝花』（寒食）；『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上元懷古）；『老逐少來終不放，辱隨榮後直須勻。勸君不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真』（寓懷）等等，在古典的批評家眼中，都是很粗卑的。

胡曾有詠史詩百篇，盛傳於世。凡通俗小說，像《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等等，殆無不引入會的詠史詩。辛文房謂：『詠史詩皆題古君臣爭戰廢興塵跡，經覽形勝，關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賞；人事雖非，風景猶昨。每感輒賦，俱能使人奮飛。至今庸夫孺子，亦知傳誦。』他，長沙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嘗爲漢南節度使從事。他的詠史詩能以淺近之辭，表達歷史上的可泣可歌之事，像《夾谷鶯啼三月天，野花芳草整相鮮。來時不見侏儒死，空笑齊人失措年。》

爲的是頗能諧合一般民衆的口味，故得以傳誦不休。

參考書目

- 一、五十唐人小集 有仁和江氏仿宋刊本。
- 二、全唐詩 有原刊本，石印本。
- 三、唐百名家詩 有席氏刊本。
- 四、唐才子傳 有佚存叢書本，諸詩人傳皆在其中。
- 五、唐詩紀事 宋計有功編，有清刊本，石印本。
- 六、全唐詩話 宋尤袤編，有歷代詩話本。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第三十一章 詞的起來

詞與詩的區別——詞非『詩餘』——詞的來歷——胡夷之曲與里巷之曲——新曲的創作——回波樂
——李隆基——李白——元結——張志和——調笑令與三台——劉禹錫與白居易——閨中好——溫庭
筠——李擘韓偓等

一

五七言詩在唐代，時見之歌壇，但並不是每一首詩都可歌。詩人們每以其詩得入管絃爲榮。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旗亭畫壁的故事，卽是其一例。唐代可歌的曲調，有辭傳於世者絕少。崔令欽的教坊記，共錄曲名三百二十五，爲詞人所襲用者不過十一而已。在這三百二十五曲中，究竟有多少是用五七言詩體來歌唱的，今已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卽唐代的歌壇上，所用的歌曲是極爲繁夥的，在其間，五七言詩體，也往往『合之管絃』。到了後來，便專名這種可以入樂或『合之管絃』的

歌曲爲『詞』。故後來『詞』中，也有南柯子、三台令、小秦王、瑞鷓鴣、竹枝、柳枝、阿那等曲，原是七言的律絕體。所以，我們可以說，『詞』乃是可歌的樂曲的總稱，而五七言詩則未必全是可歌者，必須要『合之管絃』，方能被之聲歌。

論者每以『詞』爲『詩餘』。沈括在夢溪筆談裏說：『詩之外又和聲，則所謂曲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朱熹也說：『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語類百四十）他們是主張詞由詩變的。其實不然。詞和詩並不是子母的關係。詞是唐代可歌的新聲的總稱。這新聲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詩體來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萬難控御一切的新聲。故嶄新的長短句便不得不應運而生。長短句的產生是自然的進展，是追逐於新聲之後的必然的現象。清人成肇馨說：『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爲範也。抑揚抗隊之音，短修之節，運轉於不自己，以蘄適歌者之吻。而終乃上躋於雅頌，下衍爲文章之流別。詩餘名詞，蓋非其朔也。』唐人之詩，未能胥被管絃，而詞無不可歌者。』（七家詞選序）這話最有見地。

二

詞的來歷，頗爲多端。但最爲重要者則爲『里巷之音』和『胡夷之曲』。一種新文體的產生，往

往有其很悠久的歷史。若蝴蝶然，當其成蟲之前，必當經過了毛蟲和蛹的階段。詞雖大行於唐末、五代，然其醞釀的時期，則已久了。中國音樂受外來的影響最深。漢代樂歌已雜西域之聲。及六朝而更盛行『胡夷之曲』。隋書音樂志叙此種情形甚詳。唐書音樂志也說：『自周、隋已來，管絃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歌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這可見『胡夷之曲』的如何流行於世。詞調中，受這種影響最深。我們或可以說，唐、五代、宋詞的一部分，便是周、隋以來『胡夷之曲』的被保存下來的歌辭。可惜唐以前，那些胡曲的歌辭皆已不傳，或竟往往是曲而無辭的。故我們於唐末、五代詞外，便絕罕得見以前的樂『詞』。

因為受了新的『胡夷之曲』的排斥，『古曲』在唐代幾乎盡失。唐書音樂志謂：『自長安已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於管絃者唯明君、楊伴：等八曲。』

『里巷之曲』亦是『詞』的來歷之一。如竹枝詞、楊柳枝、浪淘沙、調笑、歛乃曲等皆為南方的民歌。劉禹錫說：『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劉賓客集竹枝詞序）又如張志和有名的漁歌子，也當是擬仿當時的漁歌而作者。

初期的『詞』，大約只是胡夷、里巷之曲的擬仿。但到了後來，便有自製的新聲出現。歐陽炯說道：『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花間集序）所謂『豪家自製』，便指的是音樂家們的創作了。這些創作的聲，在詞調裏也有不少。宋人嘗寫『自度曲』。直到清代，也還有所謂『自度曲』者出現。

三

最早的『詞』，或追溯到六朝時代的『長短句』。但『長短句』，即在詩經裏也有之。這裏所謂『詞』，則是專指唐以後所產生的可歌的新聲而言，故不必遠溯到唐以前。武后的時代，是重新聲而『不重古曲』的時代。李景伯、沈佺期和裴談所作的回波樂，恰好是『詞』的前驅。稍後，有張說的舞馬詞六首，崔液的蹋歌詞二首。唐明皇（李隆基）最好新聲，他自己且是一位大音樂家，其所作好時光：『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正足以表現出那個花團錦簇的開、天時代的背景來。

這時代的大詩人李白，相傳也作詞。尊前集收他的詞十二首，全唐詩則收十四首。在這十幾首詞裏，誤收者當然不少，像清平樂令等顯然是不會出於他的手筆之下的。至於菩薩蠻：『平林漠漠烟如織』，憶秦娥：『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二首，則辨難者尤多。但這二首『絕妙好辭』雖未必是白所作，其為初期詞中的傑作，則是無可致疑的。

元結有欵乃曲五首，張志和也有漁歌子五首，當都是擬仿里巷之歌的。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唐肅宗時待詔翰林。後被貶，遂不復出仕，自號煙波釣徒。著有玄真子。像漁歌子裏的：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一首，是最為吟誦在人口頭的。其兄張松齡見其浪游不歸，也嘗和其韻以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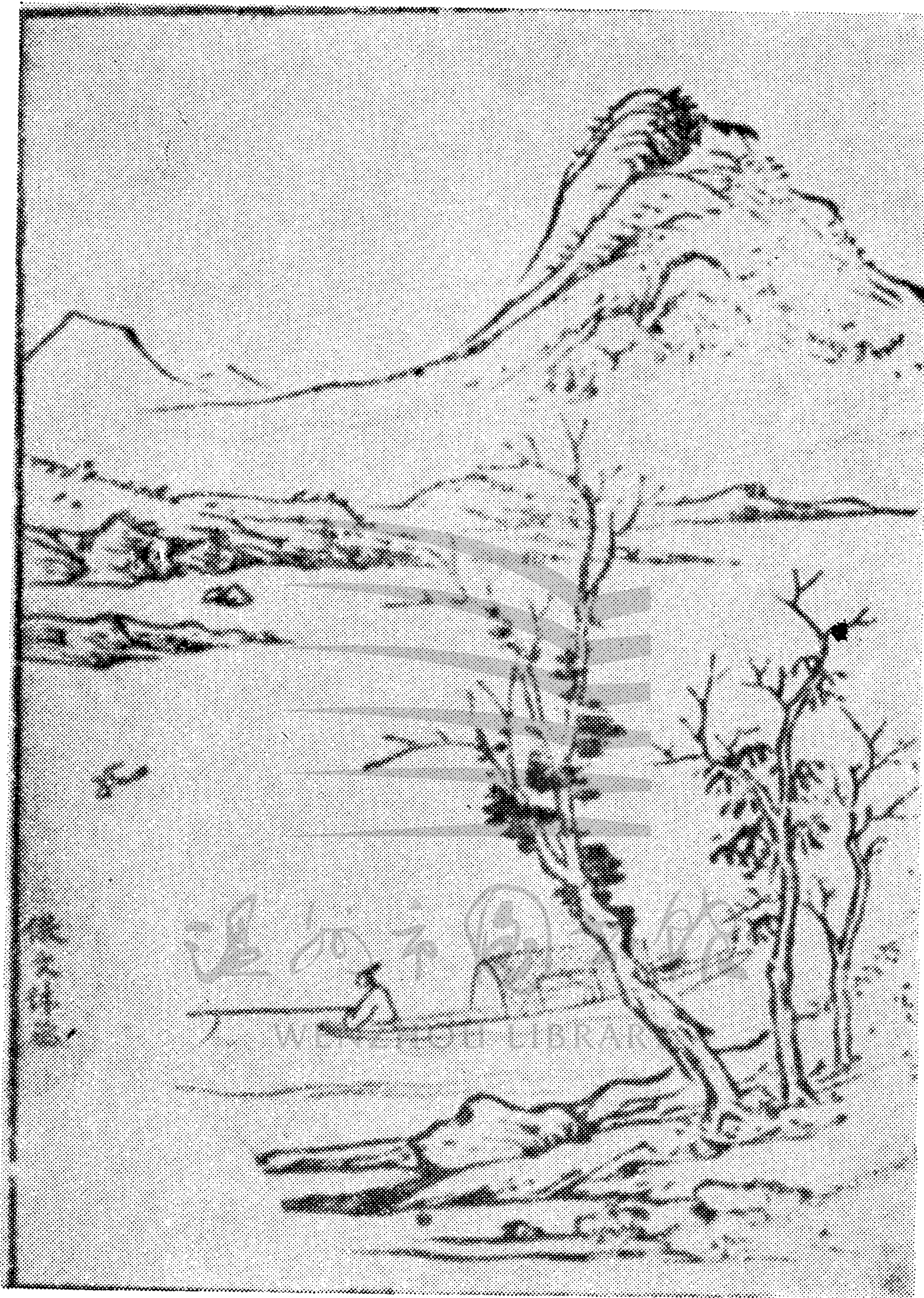


菩 萨 蛮 (传李白作)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从明刊本“诗余画谱”(通县王氏藏)



渔 父（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从明刊本“诗余画谱”（通县王氏藏）

詩人韋應物、王建、戴叔倫、劉禹錫及白居易皆嘗作詞。應物作三台二首，調笑令二首。建寫三台六首，調笑令四首。叔倫作調笑令一首。叔倫的『山南山北雪晴，千里萬里月明』，是詞中罕見的詠吟邊情的名作。

劉、白二人擬作民間的竹枝詞、楊柳枝、憶江南諸詞不少。像禹錫的一首竹枝詞：

山桃江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連其意境也全是襲之於民間情歌的了。居易的浪淘沙：

借問江潮與海水，何似君心與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覺海非深。

也似是由渾樸真摯的民歌改寫而成的。

河南司隸崔懷寶曾作憶江南一首，『平生願，願作樂中箏』云云，也甚富於六朝的子夜、讀曲的情趣。

唐末，鄭符、段成式與張希復三人酬答的閑中好三首^①，清雋可喜。像：『閑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當窗木，看移三面陰』（成式作）云云，後來的詞裏便很難見到這樣渾樸的東西了。

四

① 見段成式的酉陽雜俎。

唐末大詩人溫庭筠是初期的詞壇上的第一位大作家。他的詞，和他的詩一樣，也是若明若昧，若輕紗的籠罩，若薄暮初明時候的朦朧的。他打開了詞的一大支派，一意以綺靡側豔為主格，以『有餘不盡』，『若可知若不可知』為作風。所謂『花間』派，實以他為宗教主。故花間集錄他的詞至六十六首之多；可見其中的消息了。庭筠原是一位大音樂家。唐書謂他『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豔之詞。』所著有握蘭、金荃二集。惜今握蘭已佚，金荃也全非本來面目。欲見溫氏之全，已不可能。這是很大的損失！但即就花間、金荃諸集所錄者觀之，也已略可見出他的風格的一斑了。

詞中的『側豔』一派，先已見之于杜牧之的八六子：『聽夜雨冷滴芭蕉，驚斷紅窗好夢』一詞。然庭筠則是第一個以全力赴於此的詞人。他所寫的是離情，是別緒，是無可奈何的輕喟，是無名的愁悶。劉禹錫、白居易諸人的擬民歌，全是渾厚樸質之作。到了庭筠，才是詞人的詞。全易舊觀，斥去淺易，而進入深邃難測之佳境。庭筠詞的作風，可於左列諸詞裏見之：

水精簾裏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烟，雁飛殘月天。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

——菩薩蠻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寒鴈，起城烏，畫屏金鷓鴣。香霧薄，透簾幕，惆悵謝家池閣。紅燭

● 金荃集，今有疆村叢書本，作金齋集，中雜、韋莊、張泌、歐陽炯之作不少，顯非原本。

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

——更漏子

手裏金鸚鵡，胸前繡鳳皇，偷眼暗形相。不如從嫁與，作鴛鴦。

——南歌子

他所述的是烟，是月，是春雨，是香霧，是水精簾，是頰黎枕，是鴛鴦，是鳳皇，是金鸚鵡，金鸚鵡，他連選取的對象，也是那末樣的綺靡絢煌，金碧眩人！

五

唐昭宗（李晔）時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中原全陷於可慘怖的悍將們的攻掠的鐵掌之中。這位詩人皇帝是一籌莫展的。他是唐懿宗的第七子，以公元八八九年即皇帝位。在朱全忠的旗影刀光之下，偷生苟活了幾年，終於在公元九〇四年，爲全忠所害（867—904）。其生活是很可慘的。但正因了這種慘怖的生活，數度的播遷，他的詞境便更是深邃動人。惜今所傳的篇什極少。像菩薩蠻：『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其淒涼悲壯，似有過於著名的傳爲李白所作的憶秦娥：『咸陽古道音塵絕』的一首。

韓偓爲昭宗的翰林學士承旨，相得極歡，終見惡於朱全忠，貶澧州司馬。後復被召，竟不敢應

命，避地於閩以卒。他的詞，和他的詩相同，也深受溫庭筠的影響，像生查子：

侍女動妝奩，故故驚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淚。嬾卸鳳皇釵，羞入鴛鴦被。時復見殘燈，和烟墜金穗。

同時有皇甫松者，字九奇，爲湜之子，牛僧孺之壻。花間集錄其詞十一首。獨具朗爽之致，不入側豔一流，像浪淘沙：

灘頭細艸接疎林，浪惡罍缸半欲沉。宿鷺眠鷗飛舊浦，去年沙觜是江心。

此後，便入五代了。詞成了五代文學的中心，顯出極絢爛的光彩來。唐詩到了溫、李已是登峯造極。後乃降到三羅及胡曾、杜荀鶴輩的通俗的體格。物窮則變，大詩人們便皆掉轉頭來，在另一種的新體的詩，即所謂『詞』的當中討生活。因了採取了嶄新的詩體之故，詩壇上便一時更現出異彩新光來，不因五季的喪亂而闐淡下去。這將在下文詳提到。

參考書目

- 一、隋書音樂志 見隋書卷十三至卷十五。
- 二、唐書音樂志 見唐書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一。
- 三、教坊記 崔令欽著，有古今逸史本，古今說海本，唐代叢書本。
- 四、樂府雜錄 段安節著，有古今逸史本，古今說海本。
- 五、花間集 有汲古閣刊詞苑英華本，有徐氏刊本，有雙照樓景宋金元本詞本，有四印齋所刊詞本，有四部叢刊本。
- 六、尊前集 有汲古閣刊詞苑英華本，有彊村叢書本，有景宋金元本詞本。
- 七、全唐詩 有原刊本，有同文書局石印本，其第十二函第十冊，爲唐五代詞。

- 八、唐五代詞選 成肇慶輯。有原刊本，有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 九、全唐五代詞 有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 十、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上冊第一章 作者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第三十二章 五代文學

文藝中心的移動——溫庭筠的影響——所謂『花間派』——蜀中詞人：韋莊——王衍——牛嶠毛文錫等——歐陽炯等——波斯人李珣——孟昶——荆南詞人：孫光憲——中原詞人們：和凝李存勗——南唐詞人：李璟與李煜——馮延巳等——敦煌發見的雲謠集雜曲子——五代詩人們——五代的散文作家們

所謂五代文學指的是：從朱溫的即皇帝位（公元九〇七年）到南唐的被宋所滅（公元九七四年）的六十餘年間的文學。在這短短的六十餘年間，中原不會有一天太平過。我們看見了五次的改姓換代的事。國祚之長者，如梁，如後唐，皆不過十餘年。國祚之短者，如後漢，前後二主，僅只享國四年。又加之外寇的強梁，石晉至稱子稱孫於契丹。倒是中原以外的幾個偏遠的地方，如蜀，如江

南，如閩，如越，還可以略略的保持着太平的局面。因之，一部分的文人學士便往往避地於彼間。漸漸的，那些偏遠之地，也成了文藝的中心。在其間，尤以西蜀及江南爲最重要。

二

五代的文壇，以新體的詩，所謂『詞』者爲主體。詞人們雄據着當代的各個文藝中心的騷壇上，氣燄不可一世。然畢竟逃脫不了溫庭筠的影響。溫氏的作風幾如太陽似的在當代的詞壇上無所不照射到。即高才的詞人們，像南唐二主，也多少總受有溫氏的煦暖。而所謂『花間派』的，則其影響尤爲顯著。花間集以溫氏爲首，未始沒有微旨。總之，以直率淺顯爲戒，以深邃曲折，迷離惝怳爲宗，則是五代詞人們所同具的作風。這一流派的勢力，長久而且偉大，幾乎成了『詞』的一體的特色。明白曉暢的『詞』，反而成了別調。花間一集在中國文學史上乃是一個可怪的詩的熱力的中心。

花間集爲蜀人趙崇祚所編，有歐陽炯的序。序末署着：『時大蜀廣政三年（即公元九四〇年）夏四月日。』花間之編成，當即在其時。這時，已在五代的後半葉了。所錄於溫庭筠、皇甫松外，幾全爲蜀人，僅一孫光憲是荆南的作家，和凝是中原的詞人耳。（又有張泌，但與南唐的張泌，似是二人）崇祚字弘基，仕後蜀爲衛尉少卿。五代詞之傳於世，端賴有此花間一集。全書所錄『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爲十卷。』（歐陽炯序）所選凡十八人：

溫庭筠六十六首

皇甫松十一首

韋莊四十七首

薛昭蘊十九首

牛嶠三十三首

張泌二十七首

毛文錫三十一首

牛希濟十一首

歐陽炯十七首

和凝二十首

顧夔五十五首

孫光憲六十一首

魏承班十五首

鹿虔扈六首

閻選八首

尹鶚六首

毛熙震三十首

李珣三十七首

這十八個詞人構成了所謂『花間派』；打開了中國詩中的一條大路，灌溉了後來的無數的詩人的心田，創始了一個最有影響，且根柢最爲深固的作風。五代詞固不止是『花間派』的作家們，在江南，尙有中、後二主與馮延巳的三位『大手筆』的詞人們在着。然南唐二主詞與陽春集，風格過高，仿之者往往畫虎不成，影響究竟不若『花間派』的偉大。他們是大詩人，但並不是影響最大的作家們。故論五代詞，究當以花間諸作家們爲主體。

三

『花間派』詞人們的作風，並不純然如一。也有很淺陋的，像毛文錫、閻選諸人。但追蹤於溫庭筠之後者究爲多數。茲先述蜀中諸詞人，然後再及非蜀地的作家們。

蜀中詞當始於韋莊。韋莊①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在五七言詩的領域裏，所建樹的也很重要。秦婦吟爲咏吟這個變動時代的長詩；時有『秦婦吟秀才』之稱。他的詞②也充分的表現出他的清雋溫馥，雋逸可喜的作風。在他之前，蜀中文學，無聞於世。蜀士皆往往出遊於外。李、杜與蜀皆有關係，但並沒有給蜀中文學以若何的影響。到了韋莊的入蜀，於是蜀中乃儼然成爲一個文學的重鎮了。從前後二位後主起，到歐陽炯等諸人止，殆無不受有莊的影響。花間的一派，可以說是，雖由溫庭筠始創，而實由韋莊而門庭始大的。莊字端己，杜陵人，唐乾寧元年（公元八九四年）進士。天復元年（公元九〇一年）赴蜀，爲王建書記。建自立爲帝，以莊爲丞相。他的詞集，名浣花詞，原本已佚，今人嘗輯爲一卷③。莊的詞以寫婉孌的離情者爲最多。相傳他的姬爲王建所奪，莊曾作荷葉杯一詞。姬見此詞，不食而死。然此語殊無根。荷葉杯的全詞如左：

記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識謝娘時：水堂西面畫簾垂，携手暗相期。

惆悵曉鶯殘月，相別。從此隔音塵。如今

俱是異鄉人，相見更無因。

觀其『如今俱是異鄉人』語，似非指被奪之姬；且建似也不至奪莊之姬。莊之所憶，或別有在罷。像女冠子：

① 韋莊見十國春秋卷四十；唐才子傳卷十。

② 韋莊的浣花集有四部叢刊本。

③ 浣花詞有王忠愍公遺書本。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

之類，其情調大都是一貫的。又像莊的菩薩蠻：『洛陽城裏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云云，也是甚有家國之思的。他雖避難於蜀，爲建寮屬，其不忘『洛陽』故鄉的情緒，自然的會流露出來。莊的詞可以說是都在這種思鄉與憶所戀的情調之下寫成了的。

與韋莊同樣的由他處入仕于蜀者有牛嶠。嶠字松卿，一字延峰，隴西人，唐乾符五年（公元八七八年）登進士第。入蜀爲王建判官。建卽帝位，嶠爲給事中。有集三十卷。其詞傳於今者僅花間集中所錄的三十餘首而已。其風格頗淺迫，非溫、韋的同群，像更漏子：『閨草碧，望歸客，還是不知消息；孤負我，悔憐君，告天天不聞。』乃是民間情歌的同道。

但嶠之兄子希濟，其詞雖存者不過十餘首，卻可看出其爲一大詩人。希濟仕蜀爲御史中丞。降於後唐，明宗拜他爲雍州節度副使。其生查子數首：『語已多，情未了，回首又重道。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紅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皆甚蘊藉有情致。

前蜀後主王衍（不在花間集中）也喜作詞，今存者雖不多，卻可充分的看出他的富于享樂的情

① 牛嶠見十國春秋卷四十四，唐才子傳卷九。

② 牛希濟見十國春秋卷四十四。

③ 王衍見舊五代史卷一百五十六，新五代史卷五十三，十國春秋卷三十七。

調，正如他的宮詞所道：『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著名的醉妝詞：『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便是在這種情調之下寫出的。

薛昭蘊字里均無考。仕蜀爲侍郎。花間集列他於韋莊之下，牛嶠之上，當爲前蜀的詞人。他所作，其情調也皆爲綺靡的閨情詞，像謁金門：『斜掩金鋪一扇，滿地落花千片。早是相思腸欲斷，忍教頻夢見』，和溫、韋諸人的風趣是很相同的。

張泌字里也無考。花間集稱之爲『張舍人』。南唐亦有詩人張泌（泌），字子澄，淮南人。初官句容尉。仕李煜爲中書舍人，改內史舍人。煜降宋，泌亦隨到中原，仍入史館。然此張泌當非花間集中之張泌。花間不及錄南唐人所作。中主、後主固不會有隻字入選；卽馮延巳也未及爲趙崇祚所注意，何況張泌？南唐的張泌，當後主時代（公元九六二—九七五年）始爲中書舍人，內史舍人。而花間集則編於蜀廣政三年（公元九四〇年），前後至少相差二十餘年，如何花間集會預先稱他爲『舍人』呢？惟初期的蜀中詞人：類多爲外來的遷客，泌或未必是蜀人。泌的詞，作風也同溫、韋，像『含情無語倚樓西』，『早晨出門長帶月。可堪分袂又經秋！晚風斜月不勝愁』，『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均浣溪沙）；『滿地落花無消息，月明腸斷空憶』（思越人），都是溫柔敦厚，與溫氏的菩薩蠻諸作可以站在一條綫上的。而南歌子：

柳色遮樓暗，桐花落砌香，畫堂閑處遠風涼；高捲水精簾額襯斜陽。

一首，尤爲花間中最高雋的成就之一。

毛文錫●是花間詞人們裏最淺率的一位。但他結束了前蜀的詞壇，又開始了後蜀的文風。在他以前，蜀中文學是『移民的文學』，在他之後，方才是本土的文學。他的地位也甚重要。他字平珪，南陽人，仕蜀爲翰林學士，進文思殿大學士，拜司徒。貶茂州司馬。後隨王衍降于後唐。孟氏建國，他復與歐陽炯等並以詞章供奉內廷。葉夢得評文錫詞，謂『以質直爲情致，殊不知流於率露。』像『相思豈有夢相尋，意難任』（虞美人），『昨日西溪游賞，芳樹奇花千樣』（西溪子），『堯年舜日，樂聖永無憂』（甘州遍）云云，誠有淺率之譏。夢得又謂：『諸人評庸陋詞，必曰此仿毛文錫之贊成功而不及者。』然贊成功：

海棠未坼，萬點深紅，香包絨結一重重。似含羞態，邀勒春風。蜂來蝶去，任遶芳叢。昨夜微雨，飄灑庭中，忽聞聲滴井邊桐。美人驚起，坐聽晨鐘；快教折取，戴玉瓏璁。

雖無一般花間派的蘊藉之致，卻也殊有別趣。在這一方面，文錫的影響確是很不少的。詞中『別調』，文錫已導其先路了。

魏承班（一作旻，誤）大約是最早的蜀地詞人之一罷。他的父親弘父，爲王建養子，封齊王。承班爲駙馬都尉，官至太尉。他的詞也明白曉暢，而較毛文錫爲尖麗。柳塘詩話謂：『承班詞較南唐諸公更淡而近，更寬而盡，人人喜效爲之。』然像『王孫何處不歸來？應在倡樓酌酎。……夢中幾度見

●毛文錫見十國春秋卷四十一。

兒夫，不忍罵伊薄倖。』（滿宮花）云云，真情坦率，也正不易效爲之。同時尹鶚、李珣諸人所作，也都是同樣的明淺簡淨。尹鶚，成都人，事王衍爲翰林校書，累官參卿。李珣字德潤，先世本波斯人。他妹妹李舜弦爲王衍昭儀。他自己爲蜀秀才，大約不會出仕過。有瓊瑤集一卷，今已亡佚。然花間、尊前二集，錄他的詞多至五十四首，也自可成爲一集。他雖以波斯人爲我們所注意，然在其詞裏卻看不出有什麼異國的情調來。像浣溪沙：

入夏偏宜澹薄粧，越羅衣褪鬱金黃，翠鈿檀注助容光。

相見無言還有恨，幾迴判卻又思量，月窻香逕夢悠

颺。

澈頭澈尾仍是花間的情調。

顧夔、鹿虔展、閻選、歐陽炯諸人，也皆爲由前蜀入後蜀者。炯和虔展、選、文錫及韓琮，時號『五鬼』，頗不爲時人所崇戴。然就詞而論，炯實爲花間裏堪繼溫、韋之後的一個大作家。他益州人，初事王衍。前蜀亡後，又事孟氏，進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後孟昶降宋，炯也隨之入宋，授左散騎常侍。他的詞，色彩殊爲鮮妍，刻劃小兒女的情態也甚爲動人。像左二闋的南鄉子：

嫩草如烟，石榴花發海南天。日暮江亭春影綠，鴛鴦浴。水遠山長看不足。

岸遠沙平，日斜歸路晚霞明。孔雀自憐金翠尾，臨水，認得行人驚不起。

① 尹鶚、李珣均見十國春秋卷四十四。

② 歐陽炯見十國春秋卷五十六。

其風調是在溫庭筠的門庭之內的，似較韋莊尤爲近於庭筠。

顧夔^①，字里未詳；前蜀時官刺史，後事孟知祥，官至太尉。蓉城集（歷代詞話引）謂：『顧太尉訴衷情云：「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雖爲透骨情語，已開柳七一派。』這話不錯，像『換我心爲你心』那樣的露骨的深情語，花間裏是極罕見的。又像『記得那時相見，膽顫，鬢亂四肢柔，泥人無語不抬頭』（荷葉盃）；『隔年書，千點淚，恨難任！』（酒泉子）其恣狂的放蕩，也不是溫、韋的『蘊藉微茫』之所能包容得下的。

鹿虔扈^②字里未詳。事孟昶爲永泰軍節度使，進檢校太尉，加太保。樂府紀聞謂他『國亡不仕，多感慨之音。』像臨江仙：

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誠有無限感慨淋漓處，置之花間的錦繡堆裏，真有點像倚紅偎翠，紙醉金迷的時候，忽羣客中有一人悽然長歎，大爲不稱！此作當爲前蜀亡時之作。評者或牽涉到孟昶事，卻忘記了時代的決不相及。此詞被選入公元九四〇年所編輯的花間集裏，而孟蜀之亡則在公元九六五年。虔扈當然不會是預先作此

① 顧夔見十國春秋卷五十六。

② 鹿虔扈見十國春秋卷五十六。

亡國之吟的。

閣選字里也未詳。花間集稱之爲『閻處士』。當廣政時代，他或未及仕途。然其後則和歐陽炯等同秉朝政，有『五鬼』之目。選詞直率無深趣，與毛文錫等。

又有毛熙震者，蜀人，官秘書監。他間亦作『暗傷亡國』之語，想也是悼傷前蜀的。像『自從陵谷追遊歇，畫梁塵駭。傷心一片如珪月，閑鎖宮闕』（後庭花），足和鹿虔扈的臨江仙，同爲花間裏的奇葩異卉。熙震所作也甚高雋，像『四支無力上鞦韆。群花謝，愁對艷陽天』（小重山），『天含殘碧融春色，五陵薄倖無消息。……寂寞對屏山，相思醉夢間』（菩薩蠻）云云，顯然也是溫、韋的同流。

後蜀主孟昶^①，是一位天才很高的詞人皇帝。他是當時許多重要文人的東道主；但他的詞卻來不及被選入花間，在別的選本裏也極罕見。這是極大的一個損失！他的一闕玉樓春，蘇軾僅記住兩句，已爲之驚賞不已。嘗爲足成洞仙歌，也不能勝之。玉樓春云：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寫夏景是絕鮮有匹的。

① 孟昶見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新五代史卷六十四，十國春秋卷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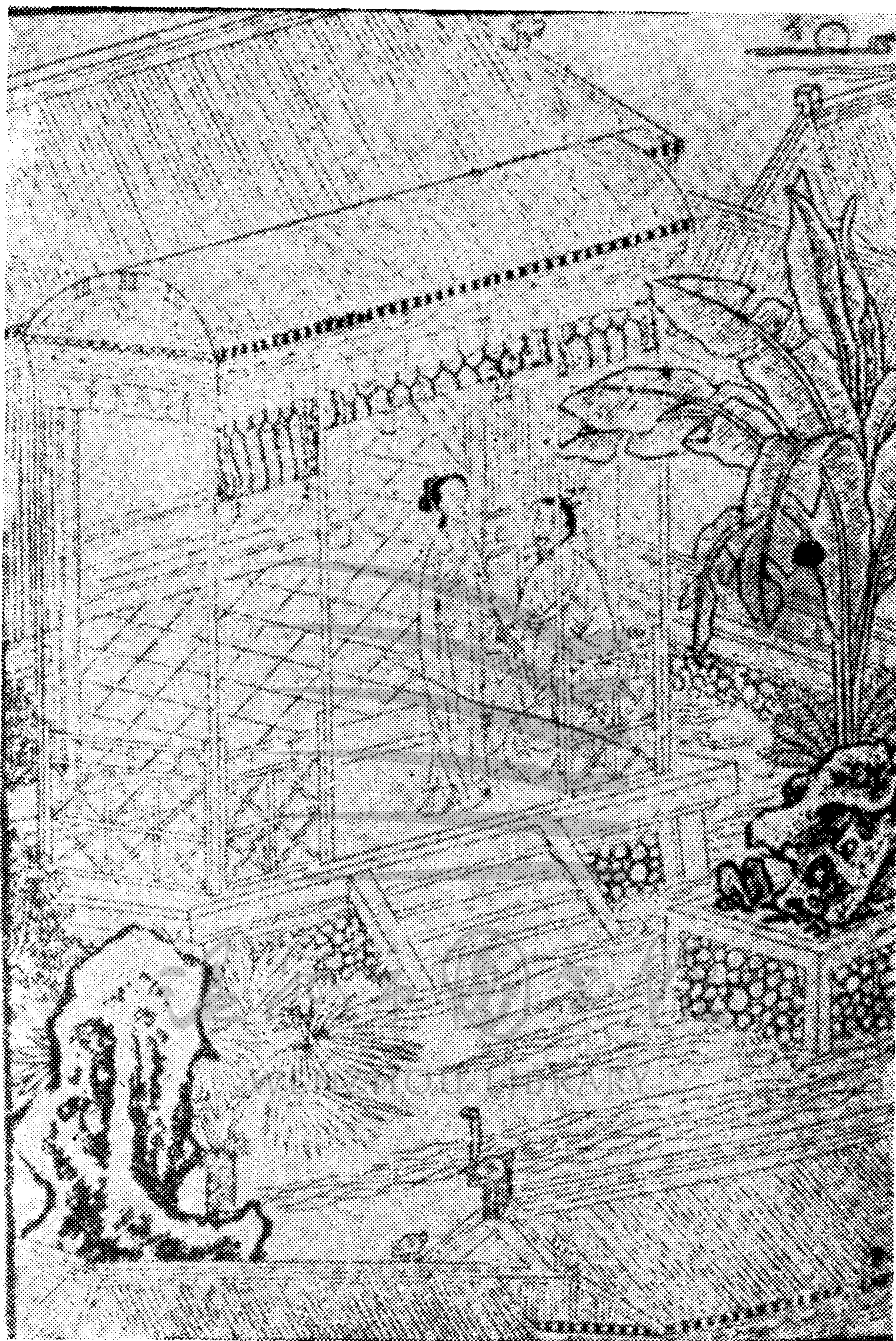
四

荆南詞人孫光憲，其所作曾被選入花間集中。光憲字孟文，貴平人。唐時爲陵州判官。天成初避地江陵。高季興據荆南，署爲從事。累官荆南節度副使，檢校秘書，兼御史中丞。後降宋爲黃州刺史。他自號葆光子。著北夢瑣言及荆台筆傭諸集。在『花間派』詞人們裏，他是足以和溫、韋在一條水平綫上的。像『早是銷魂殘燭影，更愁聞着品絃聲，杳無消息若爲情。』『攬鏡無言淚欲流，凝情半日懶梳頭，一庭疎雨濕春愁。』（浣溪沙）；『小庭花落無人掃，疎香滿地東風老。春晚信沉沉，天涯何處尋？』（菩薩蠻）；『泛流螢，明又滅，夜涼水冷東灣闊。風浩浩，笛寥寥，萬頃金波澄澈。』（漁歌子）云云，都是溫、韋所不能屈之於下座的窈渺清雋之什。

和凝是中原詞人裏唯一的被選入花間集裏的一位。中原文學，五代時極不足重。韋莊、韓偓、陳陶諸人皆去而之他。真實的偉大作家，不過寥寥可數的幾個而已。在其中，和凝無疑的是高出於衆人的。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他似是一位和馮道同科的謹慎小心的老官僚，故皇帝們的姓氏雖屢次改易，而他始終不失爲元老。他在後唐天成中爲翰林學士，知貢舉。花間集的編成，約在此後不久（約

① 孫光憲見十國春秋卷一百二。

② 和凝見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六。



玉 楼 春 (传孟昶作)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从明刊本“诗余画谱”(通县王氏藏)

後唐莊宗像



李存勗

——从明刊本“三才图会”(西谛藏)

後十一二年），故稱他爲『學士』。石晉時爲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劉漢及周初皆爲太子太傅。世宗顯德二年卒（898—955）。他所作詩文甚富，有集百卷。嘗自篆於版，模印數百帙分贈於人。少好爲曲子，布於汴、洛。及入相，契丹號他爲『曲子相公』。他的詞，較爲直率，像『卻愛藍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河滿子），『不是昔年攀桂樹，豈能月裏索姮娥』（柳枝）之類，但薄命女一闕：

天欲曉，宮漏穿花聲繚繞，牕裏星光少。冷霞寒侵帳額，殘月光沉樹杪，夢斷錦幃空悄悄，強起愁眉小。卻是花間裏最好的篇什之一。

未爲花間集編者所注意的中原詞人，還有一位更重要的李存勗（後唐莊宗）。存勗爲李克用長子，其先本西突厥人。同光元年，滅梁卽皇帝位。他酷好音樂，自己能爲曲子，與伶人曠遊。在位四年，爲伶人高從謙所殺（885—926）。伶人們將他的尸首雜着樂器，一同焚化。五代史謂他『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卷三十七）惜當時無人爲之搜集，故傳者寥寥可數。然卽就這些寥寥可數的篇什裏，也可看出其爲一個大詞人無疑。像『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如夢令）；像：

一葉落，攀朱箔，此時景物正蕭索。畫樓月影寒，西風吹羅幕。吹羅幕，往事思量着。

——一葉落

① 李存勗見舊五代史卷二十七至三十四，新五代史卷四至五。

都是可歸在五代的最好的篇什之列的。他和西蜀的李珣同爲華化的外國人，但二人同樣的華化已深，故在他們的作品裏一點都看不出異國的情調來。

五

五代文學的中心，西蜀外便要數到江南。然江南的詞人，花間集裏是來不及注意到的。（花間結集時，南唐建國方才四年。）江南又沒有一個趙崇祚來做這種結集的工作，故詞人之傳者不過三數人而已。二主外，馮延巳、成彥雄並稱作家。其他便無聞焉。（花間中之張泌，非南唐人，見前。）然南唐文學，『自成片段』，非花間所得包括。除成彥雄外，二主，正中無不是真實的大詞人，各有其千秋不磨的巨作在着。僅這寥寥三數詞人，已足使南唐成爲五代文壇最重要的一個中心了。

李璟（中主）在公元九四三年繼他父親李昇爲皇帝。周世宗時，去帝號，稱唐國主。宋太祖建隆二年卒（916—961）。年四十六。璟嘗戲問馮延巳道：『吹皺一池春水，干卿甚事？』延巳對道：『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也。』可見江南君臣之注意於詞，乃至以此爲戲。惜璟所作，傳者不多。其攤破浣溪沙二首：『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

●李璟見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十國春秋卷十六。

寒』，最負盛名。

李煜^①（後主）字重光，爲璟第六子。建隆二年嗣位。開寶八年，曹彬克金陵，煜降於宋。終日以眼淚洗面。太平興國三年卒，相傳係宋太宗以毒藥殺之。年四十二（936—978）。他天才極高，善屬文，工書畫，尤長於音律。嘗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曹丕典論之流。又有集十卷。今皆不傳。今所傳者，僅零星詩詞五十餘首而已^②。他的詞人生活，可以天然的劃分爲兩個時期：第一期是少年皇帝的生活，『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浣溪沙）；『歸時休放燭光紅，待踏馬蹄清夜月』（玉樓春），可謂極人間的富貴豪華。其間且又有些戀愛的小喜劇，『一向偎人顫』、『相看無限情』（菩薩蠻）。恰有如恬靜的綠湖，偶有潏潏的微波，更增其動人之趣。這時代的詞，無不清麗可喜。但第二期的詞卻於清麗之外，更加以沈鬱；他的風格遂大變了。第二期是降王的囚居的生活。刻刻要隄防，時時遭猜忌。恣情的歡樂的時代是遠了，不再來了。他的詞便也另現了一個境界。鹿虔扈諸人所作是『暗傷亡國』，韋莊所作是故鄉的憶念，到了李後主，卻是號咷痛哭了。他家國之思，更深更邃，遭際之苦，更切更慘；這個多感的詩人，怎能平息憤氣以偷生苟活呢？『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燭殘漏滴頻欹枕，起坐不能平』（烏夜啼）；『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子夜歌）；『多少淚，斷臉復橫頤。心事莫』

① 李煜見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十國春秋卷十六。

② 南唐二主詞，有晨風閣叢書本，明刊本，趙氏影明本，侯文燦名家詞本。

將和淚說，鳳笙休向淚時吹，腸斷更無疑』（望江南）；『金劍已沈埋，壯氣蒿萊。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這樣的不諱飾的不平的呼號，都是足以召致猜忌，使他難保令終的。又像烏夜啼一闋：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其沈鬱淒涼的情調，都是花間集裏所找不到的。

馮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人。與弟延魯皆極得南唐主的信任。延巳初爲翰林學士，後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有陽春集一卷。延巳似未及事後主，故其卒年當在公元九六一年之前（961?）。延巳詞，蘊藉渾厚，並不一味以綺麗爲歸，是詞中的高境。溫、韋、後主之外，五代中殆無第四人足和他並肩而立的。像『庭際高梧凝宿霧，捲簾雙鵲驚飛去』（鵲踏枝）；『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蝶戀花）；『疎星時作銀河渡，華景臥秋千，更長人不暝』（菩薩蠻）；『路遙人去馬嘶沉；青帘斜掛裏，新柳萬枝金』（臨江仙）；又像：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芳徑裏，手接紅杏蕊。鬪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

— 謁金門

① 馮延巳見十國春秋卷二十六。

② 陽春集，有侯文燦名家詞本，四印齋所刻詞本。

都是慣以淺近之語，寫深厚之情，難狀之境的。較之五色斑斕，徒工塗飾而少真趣者，當然要高明得多了。

成彥雄字文幹，與延巳同時，也仕於南唐。延巳和中主以『吹皺一池春水』句相戲的事，或以爲係彥雄事。他別有楊柳枝詞十首，見于尊前集，其中像『馬驕如練纓如火，瑟瑟陰中步步嘶』，其意境也是很高妙的。

六

在敦煌石室所發現的漢文卷子裏，有雲謠集雜曲子^①一種，凡錄鳳歸雲、天仙子、竹枝子、洞仙歌、破陣子、柳青娘、漁歌子、長相思、雀踏枝等曲子數十餘首，當是晚唐、五代之作。惜皆無作者姓氏。這數十餘首曲子的發見，並不是小事。我們所見的初期的詞，皆是有名的文人學士之作，大都皆以典雅爲歸，淺鄙近俗者極少。這數十餘首曲子卻使我們明白初期的流行於民間的詞調是甚等樣子的。其中也有很典雅的辭語，但民間的土樸之氣終流露於不自覺。這是真正的民間的詞，我們不能不特別加以注意的。像『往把金釵卜，卦卦皆虛。魂夢天涯無暫歇，枕上長噓，待卿回，故日容顏憔悴，

① 雲謠集雜曲子有彊村叢書本；敦煌掇瑣本。

彼此何如』（鳳歸雲）；『不施紅粉鏡台前，只是焚香禱祝天』（竹枝子）；『塵土滿面上，終日被人欺』（長相思）等等，其設想鑄辭，都未脫田間的泥土的氣息。除了拜倒在『典雅詞』之前的人們外，對於這種渾樸的東西，也決不會唾棄之的。其中，最好的篇什，像雀踏枝：

叵耐靈鵲多滿語，送喜何曾有憑據！幾度飛來活捉取，鎖上金籠休共語。比擬好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裏？欲他征夫早歸來，騰身卻放我向青雲裏。

少婦和靈鵲的對話，是如何的俏皮可喜！這種風趣，文人學士們的詞裏，似還不會擬仿到過呢。

與雲謠集雜曲子同時在敦煌被發見者，尚有嘆五更、孟姜女、十二時等民間雜曲。這些雜曲，如嘆五更、孟姜女等，今尚流行於世，想不到其淵源是如此的古遠！像『一更初，自恨長養枉生軀。耶孃小來不教授，如今爭識文與書』（嘆五更），『鷄明丑，摘木看窗牖。明來暗自知，佛性心中有』（禪門十二時）之類，似通非通，是其特色。雲謠集雜曲子尚爲『斗方名士』之作，此則誠出於初識之無的和尙或平民之手下的了。

七

這時代的五七言詩壇也並不落寞。晚唐的諸派競鳴的盛況，此時代仍然繼續下去。不過詩人們因中原喪亂之故，已多散之四方。老詩人韓偓則避地于閩，司空圖則隱于中條山，羅隱則遷于浙，韋

莊、貫休諸人則西走于蜀。若說起這時代詩壇的情形來，也很值得費一點篇幅。先從詩人最多的蜀中說起。韋莊自然是領袖人物。他的秦婦吟是在未入蜀以前所作的。他站在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上，刻劃出『亂離』的景象來。『東隣有女眉新畫，傾城傾國不知價。長戈擁得上戎車，回首香閨淚盈把。旋抽金縷學縫旗，纔上雕鞍教走馬。有時馬上見良人，不敢回眸空淚下！』而『亂』後，則『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長安月。明朝曉至三山路，百萬人家無一戶。』如此比較真實的描述，是統治階級所嫌忌的，固不僅『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云云，爲時人所駭怪也，秦婦吟之不傳，殆因此故。今始隨敦煌諸漢文書籍的發現而復出現。他的浣花集裏的他詩，也都很可誦。

和尚詩人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蘭谿人。七歲出家。初客吳、越，與錢王相忤。於天復中西走益州。王建父子禮遇甚隆。署號禪月大師，終於蜀。年八十一。有禪月集。他的詩多清苦之趣。

詞人歐陽炯曾做着幾首精心結構的長詩，像貫休應夢羅漢畫歌、題景煥畫應天寺壁天王歌，皆是空前罕見的偉弘精工之篇什，足爲五代的詩壇生光彩。

女作家花蕊夫人以宮詞著稱。她青城人，姓徐氏（一作費氏），幼能文。孟昶深愛之，賜號花蕊夫人。後昶降宋，夫人也隨去。相傳她在宋，甚爲趙匡胤所愛幸，一旦被匡義引箭射殺之。作宮

① 貫休禪月集有汲古閣刊本，金華叢書本，四部叢刊本。

② 花蕊夫人宮詞，有三家宮詞本，十家宮詞（朱彝尊編）本。

詞者，自唐王建外，代有其人，然大都出外臣之手，往往記載失實。花蕊夫人之作，卻是以宮中人寫宮中事，故很可注意。

南唐詩人也甚多。後主及馮延巳、成彥雄皆能作五七言體。此外又有韓熙載、李建勳、張泌、伍喬、沈彬、孟貫諸人。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仕南唐爲虞部員外。建勳字致堯，隴西人，仕南唐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他們皆是北人仕南者。熙載有奉使中原署館壁一詩：『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云云，是很足爲這時代許多離鄉背井的詩人們寫出胸臆中事來的。

張泌（一作泌），淮南人，其詩很鮮妍。沈彬是一個老詩人。曾仕吳爲祕書郎。伍喬，廬江人，南唐時舉進士第，仕至考功員外郎。孟貫字一元，建安人，後入仕于周。

又有徐鉉、徐鍇兄弟，也善詩。鉉字鼎臣，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南唐爲吏部尚書，降宋，爲散騎常侍。有騎省集。鍇字楚金，仕唐爲集賢殿學士。他嘗作說文繫傳四十卷，至今猶爲文字學上的經典。

中原的詩人們，初期有老作家杜荀鶴、曹唐、胡曾、方干等，後又有和凝、王仁裕、馮道、李濤諸人。他們都是老官僚，意境自不會高雋。馮道的『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天道）云云，正可作爲代表作。其中惟和凝、李濤二人所作較爲清麗。

此外，閩地詩人，有顏仁郁（字文傑，泉州人），王延彬（審知弟之子）等；長沙詩人，有徐仲雅（一作東野，其先秦中人，事馬氏爲天洲府學士）；荆南詩人有僧齊己。齊己和貫休齊名，是五代的

兩個大詩僧。他名得生，姓胡，潭州益陽人。嘗欲入蜀，經江陵，爲高從晦所留，居龍興寺。自號衡嶽沙門。有白蓮集十卷。他的詩殊多清韻。像『幽院纔容個小庭，疎篁低短不堪情。春來猶賴鄰僧樹，時引流鶯送好聲。』（幽齋偶作）頗不似僧人之作。

八

五代的散文殊無足述。江南的徐鉉，曾作稽神錄六卷。談神說鬼，殊無情趣。史虛白作釣磯立談，紀南唐瑣事，也沒有什麼重要。譚峭的化書，較有名，是當時散文壇上的罕見之作。石晉時，劉昫奉詔撰唐書二百卷，也可算是混亂的五代裏最偉大的一部史籍。

參考書目

- 一、花間集 蜀趙崇祚編；有雙照樓、四印齋、徐氏及四部叢刊等諸通行本。
- 二、尊前集 無編者姓氏；有詞苑英華本，彊村叢書本。
- 三、全唐詩 其中第十二函第十冊，所載皆唐五代詞。
- 四、唐五代二十家詞 王國維編；有王忠愍公遺書四集本。
- 五、唐五代詞選 成肇慶編；有光緒間江寧刊本，有商務印書館本。

● 白蓮集，有汲古閣刊本，四部叢刊本。

- 六、全唐詩 第十一函第四冊到第六冊所載皆五代詩。
- 七、舊五代史 薛居正著；有通行二十四史本。
- 八、新五代史 歐陽修著；有通行二十四史本。
- 九、十國春秋 吳任臣撰；有顧氏小石山房刊本。
- 十、唐才子傳 辛文房著；有日本佚存叢書本。（佚存叢書有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第三十三章 變文的出現

敦煌寫本發現的經過——敦煌寫本的時代——民間敘事詩：太子讚與季布歌等——『變文』的發現——偉大的體製——印度文體的影響——『變文』的產生的時代——『變文』的進展——維摩詰經變文——降魔變文——目蓮救母變文——佛本行集經變文等——非佛教故事的變文：伍子胥變文、明妃變文、舜子至孝變文。

在二十幾年前（一九〇七年五月），有一位爲英國政府做工作的匈牙利人斯坦因（A. Steine）到了中國的西陲，從事于發掘和探險。他帶了一位中國的通事蔣某，進入甘肅敦煌。他風聞敦煌千佛洞石室裏有古代各種文字的寫本的發見，便偕蔣某同到千佛洞，千方百計，誘騙守洞的王道士出賣其寶庫。當他歸去時，便帶去了二十四箱的古代寫本與五箱的圖畫繡品及他物。這事與中世紀的藝術、文

化及歷史關係極大。其中圖畫和繡品都是無價之寶，而各種文字的寫本尤爲重要。就漢文的寫本而言，已是近代的最大的發見。在古典文學，在歷史，在俗文學等等上面，無在不發見這種敦煌寫本的無比的重要。這消息傳到了法國，法國人也派了伯希和 (Paul Pelliot) 到千佛洞去搜求。同樣的，他也滿載而歸。他帶了不多的樣本到北京，中國官廳方才注意到此事。行文到甘肅提取這種寫本。所得已不多。大多數皆爲寫本的佛經，其他略略重要些的東西，已盡在英、法二國的博物院、圖書館裏了。又經各級官廳的私自扣留，精華益少（今存北京圖書館）。但斯坦因第二次到千佛洞時，王道士還將私藏的寫本，再掃數賣給了他。這個寶庫遂空無所有，敦煌的發現，至此告了一個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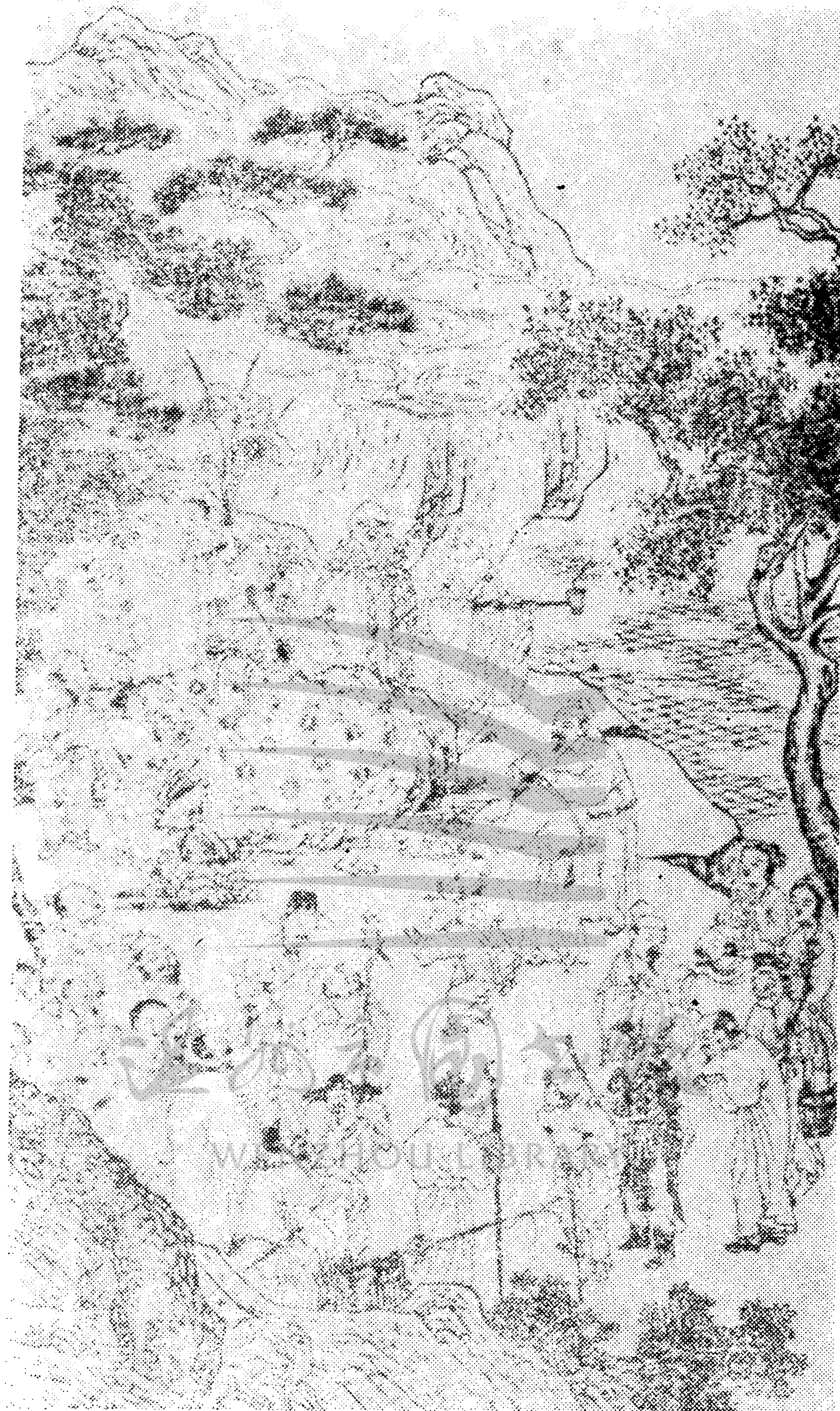
千佛洞的藏書室，封閉得很早。今所見的寫本，所署年月，無在公元第十世紀（北宋初年）之後者。可見這庫藏是在那時閉上了的。室中所藏卷子及雜物，從地上高堆到十英尺左右。其容積約五百立方英尺。除他種文字的寫本外，漢文的寫本，在倫敦者有六千卷，在巴黎者有一千五百卷，在北京者有八千五百卷。散在私家者尙有不少，但無從統計。這萬卷的寫本，尙未全部整理就緒，在倫敦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尙未有目錄刊出。其中究竟有多少藏寶，我們尙沒有法子知道。但就今所已知者而論，其重要已是無匹。研究中國任何學問的人們，殆無不要向敦煌寶庫裏作一番窺探的工夫，特別是關於文學一方面。

上文已說到敦煌所發現的民間俗曲及詞調。此外尚有更重要的民間敘事歌曲及『變文』。民間歌曲今所見者有孝子董永、季布歌、太子讚等，都是氣魄很弘偉的大作；雖然文辭很有些粗率的地方，但無害其想像的奔馳，描狀的活潑。太子讚敘述釋迦牟尼出家修道事，以五七言相間成文，組織另具一體，像：『車匿報耶殊，太子雪山居。路遠人稀煙火無，修道甚清虛』云云，當是以五七言體去湊合了梵音而歌唱着的，故不得不別創此新體。孝子董永敘董永行孝事。民間熟知的二十四孝，便有董永的一『孝』在着。此故事最早的紀載，見於傅爲劉向作的孝子傳。（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一引，又見漢學堂叢書）干寶的搜神記也有之。董永父母死，無錢葬埋他們，乃賣身於一富翁家。中途遇天女降下，嫁他爲妻。生一子後，又騰空而去。這大約是一個很古遠的民間傳說，和流行於世界最廣的『鵝女郎』型的故事是很相同的。但孝子董永後半所說董仲舒尋母事，卻是他處所未有的。後來的民間傳說，乃以董仲舒爲漢初的董仲舒，更是可笑。孝子董永全篇皆用七言，白字連篇，間有不成語處。但無害其爲很偉大的敘事詩。季布歌也是如此，全篇也都是七言的。敘的是：季布助項羽以敵劉邦。邦得天下後，到處搜購布。布卒得以智自脫。尚有一種季布罵陣詞，當是本文的前半段。

三

但敦煌寫本裏的最偉大的珍寶，還不是這些敘事歌曲以及民間雜曲等等。它的真實的寶藏乃是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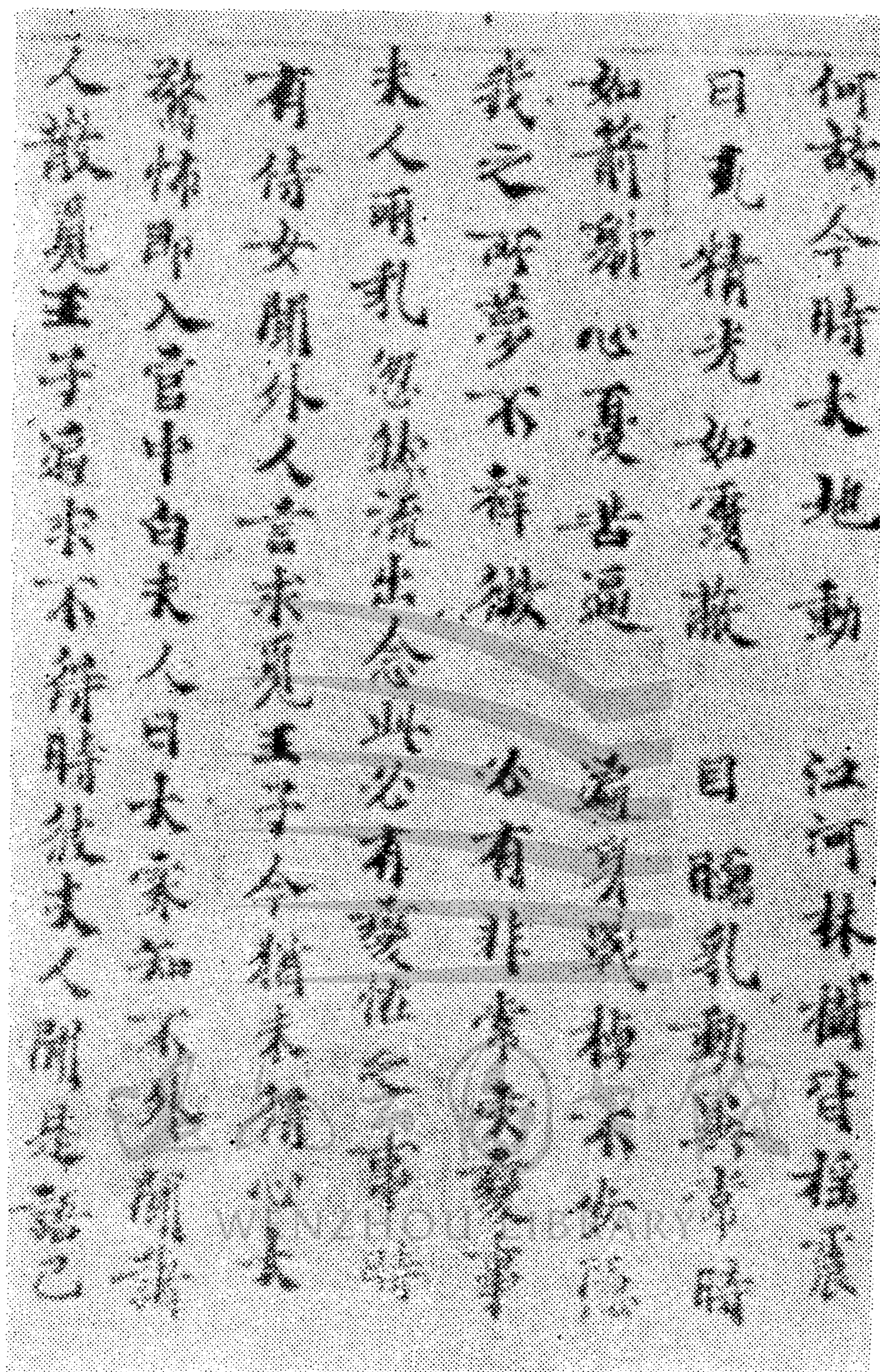
謂『變文』者是。『變文』的發現，在我們的文學史上乃是最大的消息之一。我們在宋、元間所產生的諸宮調、戲文、話本、雜劇等等都是以韻文與散文交雜的組成起來的。我們更有一種弘偉的『叙事詩』，自宋、元以來，也已流傳于民間，即所謂『寶卷』、『彈詞』之類的體製者是。他們也是以韻、散交組成篇的。究竟我們以韻、散合組成文來敘述、講唱，或演奏一件故事的風氣是如何產生出來的呢？向來只當是一個不可解的謎。但一種新的文體，決不會是天上平空落下來的；若不是本土才人的創作，便當是外來影響的輸入。在唐以前，我們所見的文體，俱是以純粹的韻文，或純粹的散文組織起來的。（韓詩外傳一類書之引詩，列女傳一類書之有『讚』，那是引用『韻文』作為說明或結束的，並非韻散合組的新體的起源。）並沒有以韻文和散文合組起來的文體。這種新文體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在什麼時候產生的呢？最可能的解釋，是這種新文體是隨了佛教文學的翻譯而輸入的。重要的佛教經典，往往是以韻文散文聯合起來組織成功的；像『南典』裏的本生經（Jataka），著名的聖勇（Aryasura）的本生鬘論（Jataka-mala）都是用韻、散二體合組成成功的。其他各經，用此體者也極多。佛教經典的翻譯日多，此新體便為我們的文人學士們所耳濡目染，不期然而然的也會擬仿起來了。但佛教文學的翻譯，也和近來的歐洲文學的翻譯一樣，其進行的階段，是先意譯而後直譯的。初譯佛經時，只是利用中國舊文體，以便於覽者。其後，才開始把佛經的文體也一並擬仿了起來。所以佛經的翻譯，雖遠在後漢、三國，而佛經中的文體的擬仿，則到了唐代方才開始。這種擬仿的創端，自然先由和佛典最接近的文人們或和尚們起頭，故最早的以韻、散合組的新文體來敘述的故事，也只限於經典裏



维摩诘说法图

“维摩诘经”，最富于文学趣味的佛经之一；从其间，在唐代的后半叶，产生了更为伟大的“维摩诘经变文”。

——从明刊本“程氏墨苑”（西谛藏）



“佛本生经变文”的一段

此“变文”的字体，大类中唐写本，当为敦煌发见变文写本中之最古者。

(西谛藏)

的故事。而『變文』之爲此種新文體的最早的表現，則也是無可疑的事實。從諸宮調、寶卷、平話以下，差不多都是由『變文』蛻化或受其影響而來的。

『變文』是什麼東西呢？這是一種新發現的很重要的文體。雖已有了千年以上的壽命，卻被掩埋在西陲的斗室裏，已久爲世人所忘記。——雖然其精靈是蛻化在諸宮調、寶卷、彈詞等等裏，並不會一日滅亡過。原來『變文』的意義，和『演義』是差不多的。就是說，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說一番，變化一番，使人們容易明白。正和流行於同時的『變相』一樣；那也是以『相』或『圖畫』來表現出經典的故事以感動羣衆的。『變文』和『變相』在唐代都極爲流行；沒有一個廟宇的巨壁上，不繪飾以『地獄變相』等等壁畫的。（參看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同樣的，大約沒有一個廟宇不曾講唱過『變文』的罷。

其初，變文只是專門講唱佛經裏的故事。但很快的便爲文人們所採取，用來講唱民間傳說的故事，像伍子胥、王昭君的故事之類。最早的變文，我們不知其發生於何時；但總在開元、天寶以前吧。我所藏的一卷佛本生經變文，據其字體，顯然是中唐以前的寫本。又降魔變文序文上有：『伏惟我大唐漢朝聖主，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化越千古，聲超百王；文該五典之精微，武析九夷之肝膽』云云的頌聖語，其爲作於玄宗的時代無疑。王定保的唐摭言記張祜對白樂天說道：『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豈非『目連訪母』耶？』是『目連變』之類的東西，在貞元、元和時代，在士大夫階級裏也已成爲口談之資。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維

摩詰經變文第二十卷之末，有『於州中憲明寺開講，極是溫熱』云云的題記。當是在憲明寺講唱此變文，大得聽衆的歡迎後所寫的罷。盧氏雜記（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引）載『文宗善吹小管。時法師文淑爲入內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內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籍，猶作法師講聲。上採其聲爲曲子，號文淑子。』樂府雜錄也載：『長慶中，俗講僧文叙，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文叙竟有『俗講僧』之稱，可見中晚唐時代，僧徒之爲俗講是很流行的事。這些都可見供講唱的變文，在中晚唐時代的流行是並非模糊影響之事。至於變文到了什麼時候才在社會上消失了勢力了呢？宋真宗（九九八—一〇二二年）曾禁止除了道、釋二教之外的一切異教，而僧侶們的講唱變文，也被明令申禁。我們可以說，在公元第十世紀之末，隨了敦煌石室的封閉，『變文』也一同遭埋入了。然宋代有說經、說參請的風氣，和說小說、講史書者同列爲『說話人』的專業，則『變文』之名雖不存，其流行且益爲廣大的了。所謂宋代說話人的四家，殆皆是由『變文』的講唱裏流變出來的罷。

四

『變文』的名稱，到了最近，因了幾種重要的首尾完備的『變文』寫本的發現，方才確定。在前幾年，對於『變文』一類的東西，是往往由編目者或敘述者任意給他以一個名目的。或稱之爲『俗文』，或稱之爲『唱文』，或稱之爲『佛曲』，或稱之爲『演義』，其實都不是原名。又或加『明妃變文』

以『明妃傳』之名，『伍子胥變文』爲『伍子胥』，或『列國傳』，也皆是出於懸度，無當原義。我在商務版的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學裏，也以爲這種韻、散合體的敘述文字，可分爲『俗文』和『變文』。現在才覺察出其錯誤來。原來在『變文』外，這種新文體，實在並無其他名稱，正如『變相』之沒有第二種名稱一樣。

這種新文體的『變文』，其組織和一部分以韻、散二體合組起來的翻譯的佛經完全相同；不過在韻文一部分變化較多而已。翻譯的佛經，其『偈言』（即韻文的部分）都是五言的；而變文的歌唱的一部分，則採用了唐代的流行的歌體或和尚們流行的唱文，而有了五言、六言、三三言、七言，或三七言合成的十言等等的不同。在一種變文裏，也往往使用好幾種不同體的韻文。像：維摩詰經變文第二十卷：

我見世尊宣勅命，令問維摩居士病。
初聞道着我名時，心裏不妨懷喜慶。
金口言，堪可敬，无漏梵音本清淨，
依言便合入毗耶，不合推辭阻大聖。
願世尊，慈悲故，聽我今朝懇詞訴。

這是以七言爲主，而夾入『三三言』的。像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

或有劈腹開心，或有面皮生剝。

目連雖是聖人，急得魂驚膽落。

目連啼哭念慈親，神通急速若風雲。

這是以七言、六言相夾雜的。但大體總是以七言爲主體。這種可唱的韻文，後來便成了『定體』。在寶卷和彈詞一方面，其唱文差不多都是如此布置着的。鼓詞的唱文，也不過略加變化而已。

說到『變文』的散文一部分，則更有極可注意之點在着。我在上文說到唐代傳奇文及古文運動時，皆曾提起過，唐代的通俗文乃是駢儷文，而古文卻是他們的『文學的散文』。這話似乎頗駭俗。但事實是如此。以駢儷體的散文來寫通俗小說，武后時代的張鷟在遊仙窟裏已嘗試過。今日所見的敦煌的變文，其散文的一部分，幾沒有不是以駢儷文插入應用的。更可證明了這一句話的真實性。自六朝以至唐末好幾百年的風尚，已使民間熟習了駢偶的文體。故一使用到散文，便無不以對仗爲宗。儘管不通，不對，但還是要一排一排的對下去。這是時代的風氣，無可避免的。只有豪傑之士，才開始知道用『古文』。古文之由『文學的散文』解放而成爲民間的通用的文字，那是很後來的事呢。像中晚唐時代，所用的散文，殆無不是如下列一樣的：

阿修羅，執日月以引前；緊那羅，握刀鎗而從後。於時，風師使風，雨師下雨，濕却囂塵，平治道路。神王把棒，金剛執杵。簡擇驍雄，排比隊伍。然後吹法螺，擊法鼓，弄刀槍，振威怒。動似雷奔，行如雲布。

五

『變文』之存於今者，就已發現者而言，已有四十餘種。現尚陸續在出現。她不僅是敦煌寫本裏最重要的東西，也將是敦煌寫本裏除佛經外，最常見的東西了。今將講唱佛經故事的變文與講唱非佛經故事的變文，分爲兩部分，擇其重要者略叙於下。

講唱佛經故事的變文，最重要者是維摩詰經變文。維摩詰經原是釋經裏最富於文學的趣味者之一，復被講唱者將這故事作爲『變文』，放大了許多倍，更成爲一部弘偉無比的傑作；可以說我們文學史裏未之前見的一部大『史詩』。今所知者，已有二十卷之多，但其間殘缺了不少。經文的一百餘字，這位偉大的講唱者總至少要把她演成三四千字，寫得又生動，又工緻，又雋妙。可惜我們至今僅獲讀其數卷，尙不能將所殘存者鈔錄得全耳。文殊問疾第一卷，藏上虞羅氏，叙述佛使文殊到維摩詰處問疾事。佛先在會上，問五百聖賢，八千菩薩，皆曰不任，無人敢去，結果是文殊應命而去。巴黎所藏的，有第二十卷，叙的是，佛使彌勒菩薩、光嚴童子等去問疾，而彼等皆不欲去，並追述往事，聲訴所以不能去之故。卷末有『廣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靜直禪院寫此第廿卷』云云。當是鈔寫者的所記。

北京圖書館藏有持世菩薩第二卷，叙述持世菩薩堅苦修行，魔王波旬欲破壞其道行，便幻爲帝釋

之狀，從二千天女，鼓樂絃歌，來詣持世修行之所，但持世不爲所惑事。其描狀極絢麗雋好之致：

波旬自乃前行，魔女一時從後。擊樂器者，喧喧奏曲，響聒青霄；爇香火者，澹澹煙飛，氤氳碧落。覓作奢衣美貌，各申窈窕儀容。擎鮮花者，共花色無殊；捧珠珍者，共珠珍不異。琵琶絃上，韻合春鶯；簫笛管中，聲吟鳴鳳。杖敲羯鼓，如拋碎玉於盤中，手弄秦箏，似排雁行於弦上。輕輕絲竹，太常之美韻莫偕。浩浩喝歌，胡部之豈能比對。妖容轉盛，艷質更豐。一群群若四色花敷，一隊隊似五雲秀麗。盤旋碧落，宛轉清霄。遠看時意散心驚，近覩者魂飛目斷。從天降下，若天花亂雨於乾坤；初出魔宮，似仙娥芬霏於宇宙。天女咸生喜躍，魔王自己欣歡。此時計較得成，持世修行必退。容貌恰如帝釋，威儀一似梵王。聖人必定無疑，持世多應不怪。天女各施於六律，人人調弄五音。唱歌者詐作道心，供養者假爲虔敬。莫遣聖人省悟，莫交菩薩覺知。發言時直要停騰，稅調處直如穩審。各請擎鮮花於掌內，爲吾燒沉麝於爐中。呈珠顏而剩逞妖容，展玉貌而更添艷麗。浩浩簫韶前引，喧喧樂韻齊聲。一時皆下於雲中，盡入修禪之室內。（吟）魔王隊仗利天宮，欲惱聖人來下界。廣設香花申供養，更將音樂及絃歌。清冷空界韻嘈嘈，影亂雲中聲響亮。胡亂莫能相比並，龜慈不易對量他。遙遙樂引出魔宮，隱隱排於霄漢內。香爇煙飛和瑞氣，花擎寮亂動祥雲。琵琶弦上弄春鶯，簫笛管中鳴錦鳳。

又有降魔變文，本於賢愚經，叙舍利弗和六師鬪法事。六師凡五次輸敗，遂服佛家的威力，不復與佛爲梗。前在燉煌零拾裏，僅見到一小部分，已驚其弘偉奇麗，不可迫視。今得讀全文，更爲快心！其描述佛家與六師的鬪法，以西遊記的孫行者、二郎神的鬪法對讀之，西遊記只有『甘拜下風』耳。姑舉一段：

六師聞語，忽然化出寶山，高數由旬。欽岑碧玉，崔嵬白銀，頂侵天漢，繫竹芳薪，東西日月，南北叅晨。

亦有松樹參天，藤蘿萬段。頂上隱士安居，更有諸仙遊觀，駕鶴乘龍，仙歌聊亂。四衆誰不驚嗟，見者咸皆稱嘆。舍利弗雖見此山，心裏都無畏難。須臾之頃，忽然化出金剛。其金剛乃作何形狀？其金剛乃頭圓像天，天圓祇堪爲蓋，足方萬里，大地纔足爲鉗。眉鬱翠如青山之兩崇，口噉噉猶江海之廣闊。手執寶杵，杵上火焰衝天。一擬邪山，登時粉碎。山花萎悴飄零，竹木莫知所在。百僚齊嘆希奇，四衆一時唱快。故云，金剛智杵破邪山處。若爲：

六師忿怒情難止，化出寶山難可比，
巖巖可有數由旬，紫葛金藤而覆地。
山花鬱翠錦文成，金石崔嵬碧雲起。
上有王喬丁令威，香水浮流寶山裏。
飛仙往往散名華，大王遙見生歡喜！
舍利弗見山來入會，安詳不動居三昧。
應時化出大金剛，眉高額闊身軀醜。
手持金杵火衝天，一擬邪山便粉碎。

於時帝王驚愕，四衆忻忻。此度既不如他，未知更何神變？

但在許多講唱佛教故事的變文裏，最爲流行者還是目連救母變文，這變文有種種不同的本子。倫敦有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一卷，巴黎有目連緣起，北京有目連救母變文數卷；事實皆大同小異，文句也多相同的。可見這故事在當時流傳的普遍，固不僅張祜之戲白居易以『目連變』云云也。在這

些異本裏，以倫敦的一本爲最完備。首有序，敘七月十五日『天堂啓戶，地獄門開』，孟蘭會的緣起。末有『貞明七年辛巳歲四月十六日淨土寺學郎薛安俊寫』云云。這故事成爲後來寶卷、戲文的張本，至今在民間尚有很大的勢力。這變文敘述佛的弟子目連，出家爲僧，以善因得證阿羅漢果。藉了佛力，他上了天堂，見到父親，但母親卻不知何在。佛說：『她在地獄中呢。』目連便遍歷地獄，歷觀慘狀，最後到了阿鼻地獄，才見到他母親青提夫人。她藉佛力，出了這地獄，但不能出餓鬼道，見食卽化爲火。目連悲戚，無法可施。佛乃教他於七月十五日建蘭盆大會，可以使她一飽。但她飽後，忽又不見。乃已轉生人世，變爲黑狗之身。最後，目連又藉佛力，使她脫離了狗身，到天上去受快樂。這部變文，雖沒有維摩詰、降魔的偉弘奇麗，但關係極大。在中國的一切著作裏，這可以說是最早的詳盡的敘述周歷地獄的情況的；其重要有若奧特賽 (Odyssey)、阿尼特 (Aeneid) 及神曲諸史詩。此外，尚有佛本行集經變文、八相成道經變文、有相夫人升天變文、佛本生經變文、地獄變文等等，皆較爲簡短，且俱首尾殘闕，不知其原名爲何。在其間，佛本生經變文，敘述釋迦牟尼以身餓餓虎的事，其結構也殊弘麗，且就其字體看來，實是中唐的寫本，今所見的變文的寫本，時代無在其前者。

講唱非佛教故事的變文，今所知者有：列國志變文，敘述伍子胥的故事；（巴黎也藏有一卷伍子胥）明妃變文，敘述王昭君和番事；舜子至孝變文，敘述舜的故事。舜子至孝變文恐怕是最早的把舜的故事，傳說化了的；寫那瞽叟歷次的受了後妻的鼓弄，要想設計陷害舜。而舜也每次都得脫逃出來。頗富於『神仙故事』的趣味。大約其中是附加上了不少民間故事的成分進去了罷。最奇特的結構，是每次後母要陷害舜時，總是說着：

自從夫去遼陽，遺妾勾當家事，前家男女不孝。

瞽叟聽完了後妻的陷害之計後，也總是說道：

娘子雖是女人，設計大能精細。

這是任何變文裏所不會見過的格調。列國志變文，也極有堪以注意處。其間敘伍子胥逃難時，見到他的妻子，但不敢相認。他妻子乃舉藥名以暗示他：『妾是苧茄之婦，細辛早仕於梁。就禮未及當歸，使妾閑居獨活』云云，這大約也是民間所最喜愛的『文章遊戲』的一端罷。明妃變文已缺首段，其結東，則敘明妃在胡，抑抑不樂而死。死後，漢使祭她的青塚。這大約便是後來的明妃投黑水而死的傳說的前驅。明妃變文分上下二卷，在上卷之末，有云：

上卷立舖畢，此入下卷。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消息，使我們可以明白後來的許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云云，在中國的最早的根源是在什麼地方。宋人『話本』之由『變文』演變而來，這當也是例證之一罷。

參考書目

- 一、沙州文錄二卷 蔣斧編，羅福葢補；有上虞羅氏鉛印本。
- 二、敦煌零拾七卷 羅振玉編；有上虞羅氏鉛印本。
- 三、敦煌遺書第一集 法國伯希和、日本羽田吉合編，有上海東亞考古會印本。凡大小二冊，爲一部。
- 四、敦煌劫餘錄 陳垣編，有新出鉛印本。
- 五、敦煌掇瑣 劉復編，第一輯已出版；有中央研究院印本。
- 六、佛曲叙錄 鄭振鐸著，見於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
- 七、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上冊 鄭振鐸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第三十四章 西崑體及其反動

宋初詩壇的寂寥——『西崑派』的起來——李商隱的影響——楊億劉筠錢惟演等——宣曲的風波——
『西崑體』的反動：石介的怪說等——楊劉前後的詩人們：九僧寇準林逋潘閬等。——歐陽修梅堯臣
蘇舜欽——王安石邵雍等——蘇軾與蘇門諸子。

一

宋初文學，全襲五代餘蔭，其重要的作家，殆皆是西蜀、江南諸地的降王降臣。到了太平興國以後，方才有新的作家起來。最早的重要的文人們，有所謂『西崑體』諸家者，以追蹤於李商隱、唐彥謙諸詩人之後爲極則。其領袖爲楊億、劉筠、錢惟演等，從而和之者甚衆。以新詩更相屬和。後合爲一集行世，卽有名之西崑酬唱集是。在西崑酬唱集裏，於楊、劉、錢三人外，尙有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鷺、刁衍、任隨、張詠、錢惟濟、丁謂、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等，共十七人。而

其間惟億、筠及惟演三人爲大家。西崑集所選這三人的詩也獨多。餘人不過附庸而已。楊億序西崑集謂：『余景德中忝佐修書之任，得授羣公之遊。』則其結集當在景德（公元一〇〇四—七年）以後不久。我們如以一〇一四年左右爲『西崑』結集之時。或不會相差得很遠吧。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雍熙初，年十一，召試詩賦，授秘書省正字。淳化中命試翰林，賜進士第。眞宗朝歷官知制誥。天禧中拜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卒諡曰文。劉筠字子儀，大名人，咸平元年（公元九九八年）進士。累遷御史中丞，知制誥，翰林承旨，兼龍圖閣直學士卒。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錢俶之子。少補牙門將。歸宋，累遷翰林學士，樞密使。後爲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事落職，爲崇信軍節度使卒，諡曰思。當西崑結集的時候，他們三個人正在館職，文名甚著。又其他屬和之者，也大都皆在朝之士，並有聲望。故西崑一集，對於當時的文壇影響甚大。億的序說：『今紫微錢君希聖，秘閣劉君子儀，並負懿文，尤精雅道，調章麗句，膾炙人口』云云，正是他們的自讚之語。爲了他們的在朝的地位，又是那樣的一吹一唱，互相酬答，故『崑體』的作風遂廣被於天下，成爲宋初最有力的文派。在西崑酬唱集裏，

① 楊億見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② 劉筠見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③ 錢惟演見宋史卷三百十七。

我們很可以看得出，李商隱所給予他們的影響是很大的。除了詠禁中庭樹、館中新蟬、始皇、漢武一類的題目之外，便是代意、無題、宣曲、淚、七夕、夕陽、前檻等等很迷離閃豔的題材了。像楊億的無題：『曲池波煖蕙風輕，頭白鴛鴦占綠萍。纔斷歌雲成夢雨，斗迴笑電作噴雷』；錢惟演的無題：『誤語成疑意已傷，春山低斂翠眉長；鄂君繡被朝猶掩，荀令薰爐冷自香』；劉筠的無題：『簾聲竹影浪多疑，仙穀何能爲解迷！藻井風高蛛壞網，杏梁春晚燕爭泥』云云，都可使我們約略的知道其作風的趨向來。他們慣以靡豔之意，著爲靡豔之辭，老是追逐在濃粧淡抹的藻飾之後。他們是嘆離惜別，傷春悲秋，無事而忙的王孫公子，除了作詩以外不知有別的事。有時會產生很俊逸的句子，有時也頗爲繁詞縟意所累。他們曾各作着名爲宣曲的一詩，詩意也如其題似的迷離愴怳，不可深究。楊億宣曲的起聯：『宣曲更衣寵，高堂薦枕榮』云云，當卽爲宣曲命名之所在。溫、李的詩也常是以首數語名題的。他們所作隱約裏似皆詠宮廷中事，而劉筠的宣曲裏更有『取酒臨邛遠，吞聲息國亡』云云，恰好當時被寵幸的二妃皆蜀人。祥符中（公元一〇〇八—一〇一六年）遂下詔禁文體浮豔。或謂詔意蓋指這幾篇盛傳都下的宣曲而言。因劉、楊方幸，故得不與文字獄。

二

楊、劉諸人的提倡『崑體』，其來源是很深遠的。自唐末溫、李以來，此體便頗爲流行於世，尤

給極大的影響於新體詩的『詞』。楊、劉諸人不過廓大這種趨勢而已。在詞一方面，這種影響還是繼續下去。但在詩的一方面，立刻便碰到反抗了。楊、劉諸人，天才都不甚高，徒知以粉澤華飾號召於人，自然會特別的引起許多人的反感。當時有陳從易的，好古，深嫉楊億之作，曾進策說時文之弊道：『或下里如會粹，或叢脞如急就。』也正深中其病。古今詩話謂『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語。嘗御賜百官宴。優人有裝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爲諸館職擗摺至此！聞者大噱。』後石介作怪說，尤力詆楊億，不遺餘力：

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剗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

介的話，不偏重在攻擊『西崑派』的散文。但『西崑派』流行天下四十年，也已是盛極而衰了。就沒有介的攻擊，也不會再盛行下去了。這時候，有真實的天才的大詩人們也已接踵而出，竟毫不費力的承繼了『西崑派』的詩的寶座。

在『西崑體』流行的前後，未入楊、劉們之網羅的詩人們很不在少數，不過其聲勢都沒有劉、楊諸人的浩大耳。較早的時候，有九僧。九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字昭、峨眉懷古、淮南惠崇。其中惟惠崇爲最著。歐陽修嘗稱之。他們嘗相酬和，別具一體。歸心禪門之人，其所寫的詩篇，總要帶些寒峻之色。像『落日懸秋樹，寒燕上廢城』

〔簡長：晚次金陵〕

『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

〔惠崇：訪楊雲卿〕

云云，都是精思錘鍊以出之的。

又有寇準、王禹稱、林逋、魏野、潘閔、陳堯佐、趙湘、錢易諸人，皆以詩名，而俱清真平淡，不爲靡艷之音。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太平興國中進士。淳化五年參知政事。眞宗朝，封萊國公。乾興初，貶雷州司戶，徙衡州司馬卒。諡忠愍。有巴東集。茗溪漁隱叢話謂：『忠愍公詩，含思悽惋，蓋富於情者也。』他的詩，像：『日落汀州一望時，柔情不斷春如水』〔江南春〕；『山深微有徑，樹老半無枝』〔題巴東寺〕之類，都是貌若清淡而中實膏腴的。王禹稱字元之，鉅野人。太平興國中進士。拜左司諫。因事貶商州團練副使。眞宗時，召知制誥。出知黃州卒。有小畜集。所作像泛吳松

① 宋九僧詩有醫學書局印本。

② 寇準見宋史卷二百八十一。

③ 寇忠愍集有明刊本，近刊本。

④ 王禹稱見宋史卷二百九十三。

⑤ 小畜集有乾隆刊本，四部叢刊本。

江：『葦篷疎薄漏斜陽，半日孤吟未過江。惟有鷺鷥知我意，時時翹足對船窗』，已開後來宋詩的風趣。林逋^①字君復，隱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詔長吏歲時勞問。卒，賜諡和靖先生。歐陽修甚稱其山園小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其實像『衡茅林麓下，春氣已微茫』^{（山村冬傳）}；『秋山不可盡，秋思亦無垠。碧澗流紅葉，青林點白雲』^{（宿洞霄宮）}，也不能謂不工。而詠西湖的『春水淨於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云云，尤為即景而得的奇句。魏野字仲先，號草堂居士，蜀人，後居陝州東郊。真宗聞其名，遣中使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遁。天禧三年（公元一〇一九年）卒。他雖是隱居不仕，但常與達官貴人相往返，故詩名重於一時。他的詩質實平常，不事虛語。像『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謝寇萊公見訪）}云云，讀之，頗可為他的隱士生活發一笑。潘閔^②字道遙，大名人。太宗時賜進士第。嘗因事被追捕，不得。咸平初，來京，為吏所收。真宗釋其罪，以為滁州參軍。皇朝類苑謂：『好事者以閔遨遊浙江，詠潮著名，以輕綃寫其形容，謂之潘閔詠潮圖。』他的詩，平朴而有風味。為的是，皆從經歷與肺腑中出，故不至踏襲前人片語。像『好是雨餘江上望，白雲堆裏發濃藍』^{（九華山）}；『繞寺千千萬萬峯，滿天風雪打杉松』^{（宿靈隱寺）}云云，皆未經人道過。他又有過華山詩云：『帝頭吟望倒騎驢，旁人大笑從他笑』云云，長安許道寧乃為畫潘閔倒騎驢圖^{（見圖）}

① 林和靖集有明刊本，鮑以文校刊本，四部叢刊本。

② 潘閔逍遙集，有知不足齋叢書本。



李 煜

——从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

歐陽文忠公修像



歐 陽 修

〔畫見聞錄〕。後來八仙傳說裏，有張果老倒騎驢之說，（唐人張果傳無倒騎驢的事）或係由此轉變而出。陳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進士。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諡文惠。所作如『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云云，甚爲司馬光所稱（見續詩話）。趙湘字叔靈，衢州西安人，淳化三年進士。所作殊有清韻。錢易字希白，歸宋，中咸平二年進士。仕爲翰林學士卒。他嘗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但像西遊曲：『花銷秋老白日短，敗紅荒綠迷空館，擬將清血灑昭陵，幽谷蛇啼半山晚』云云，已深具宋詩的清險的風趣。

四

但自歐陽修、梅堯臣諸人起，『西崑體』方才不掃而自空。真實的偉大的詩才，正如紅日的東升似的，燭火之光自不足以當其一照。與歐、梅同時者，更有蘇舜欽、石延年、邵雍、王安石諸人。稍後，則蘇軾挺生於西蜀，尤爲承前啓後的一個大師。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天聖中進士。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神宗時，以太子少師致仕卒（1001—1060）。諡文忠。修晚號六一居士。爲宋代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他嘗在錢惟演幕

○ 歐陽修見宋史卷三百十九。

○ 歐陽文忠公集有明刊本，清刊本，坊刊本，四部叢刊本。

中，但並未受『西崑派』的影響。石林詩話云：『歐公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他蓋以大力洗盡脂粉綺靡之氣，而以平易近人的眉目，與讀者相見的。不事雕飾，自然清高。崑體的沒落，未必由石介諸人的攻擊，而實由於歐陽、梅、蘇的別創一調，帶領作者們向另一條更寬暢的大路上走去之故。修有廬山高一詩：『廬山高哉，幾千仞兮！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云云，最爲梅堯臣們所稱嘆。而平淡之什，若『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闕進士試）；『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夢中作）云云，也很有雋趣。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以蔭補齊郎。嘉祐初，召試，賜進士。歷尚書都官員外郎卒（1002—1060）。有宛陵集。歐陽修極稱其詩，以爲『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張芸叟評之云：『如深山道人，草衣捆屨，王公大人，見之屈膝。』（韻語陽秋引）相傳他日課一詩，寒暑未嘗易。蓋他的詩，風格同永叔，而功力過之。像『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舟中與家人飲）；『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卷沫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日爛堆愁女媧』（春雲）；『五更千里夢，殘月一聲鷄』（夢後寄永叔）云云，我們皆可於閑淡之中，見出他的努力來。

① 梅堯臣見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文苑五。

② 宛陵集有坊刊本，四部叢刊本。



梅 尧 臣

——从明刊本“御世仁风”(西谛藏)



王 安 石

——从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

蘇舜欽的詩，風格較堯臣爲雄放。歐陽修說他『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爲奇。』（見六一詩話）舜欽字子美，梓州桐山人。景祐中進士。累遷集賢校理，坐事除名。居蘇州，作滄浪亭以自適。終湖州長史（1008—1048）。其所作^①，像『綠楊白鷺俱自得，近水遠山皆有情』（過蘇州）；『時時携酒只獨往，醉倒惟有春風知』（獨步滄浪亭）；『曙光東向欲隴明，漁艇縱橫映遠燈。濤面白烟昏落月，嶺頭殘燒混疎星』（長橋觀魚）云云，其氣魄都是很闊大的。

五

王安石^②字介甫，臨川人，慶曆二年進士。神宗朝累除知制誥，翰林學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荆國公，卒諡曰文（1021—1070）。有臨川集^④。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厲行新法，頗爲守舊者所嫉視。他的詩才殊高，所作皆以險絕爲功，多未經人道語。他有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正是他的自讚。黃庭堅深喜安石晚年的詩，正以其格律有相合處。像『空山

① 蘇舜欽見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文苑五。

② 蘇學士集有四部叢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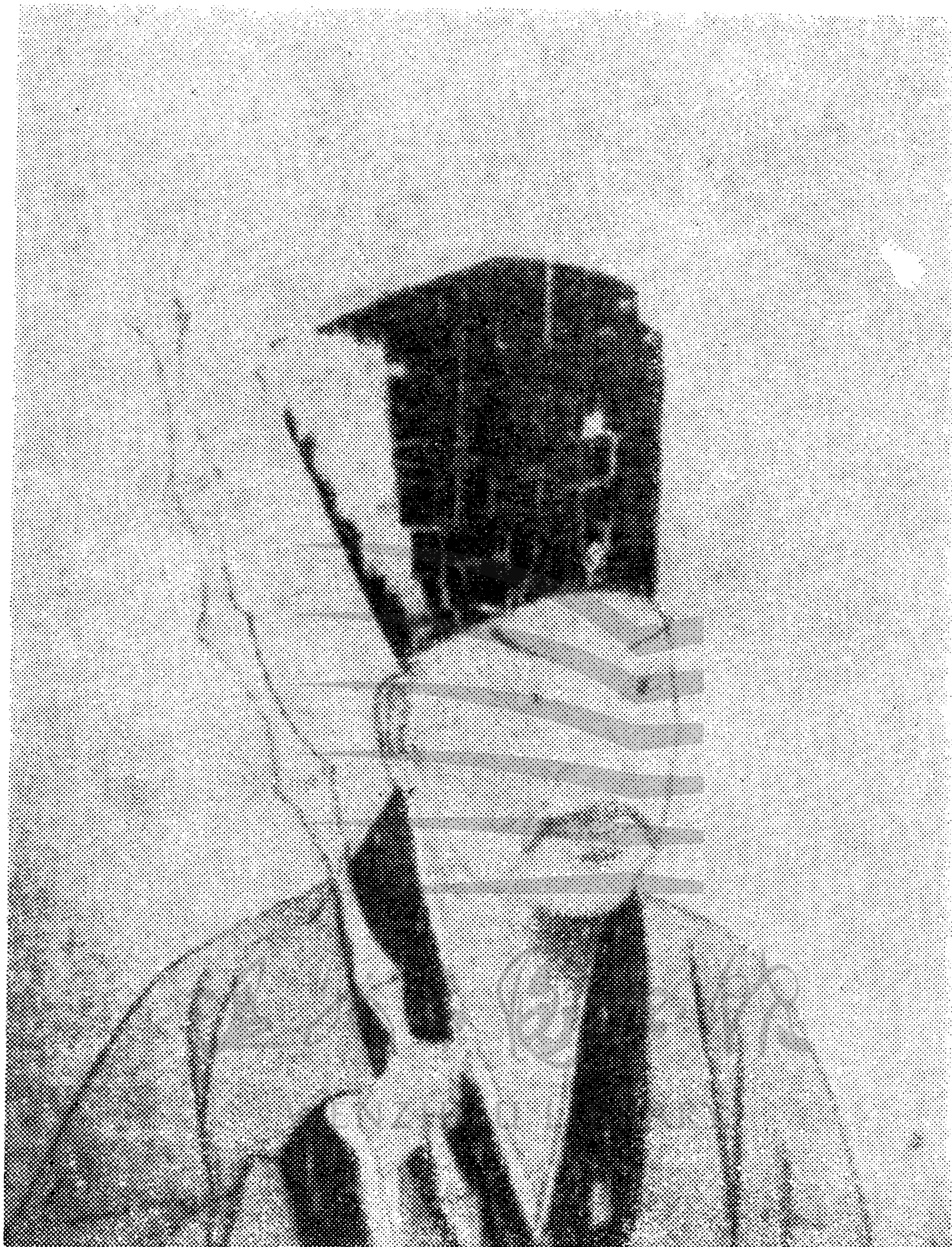
③ 王安石見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④ 臨川集有明、清諸刊本，四部叢刊本。

淳千秋，不出嗚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寒穴泉）；『荒埭暗鷄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自金陵至丹陽道中有感）；『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初夏卽事）云云，都是很清瘦，而且是出之以艱辛的。

石延年字曼卿，一字安仁，其先幽州人。家宋城。真宗朝，中進士。歷太子中允。隱居詩話說延年『長韻律，詩善叙事，其他無好處。』但像後村詩話所引：『行人晚更急，歸鳥夕無行』；『天寒河影淡，山凍瀑聲微』諸句，也殊不易及。

邵雍的詩，在北宋諸作裏，顯出特殊的風味，與時流格格不能相入。他於『西崑』固攀附不上，於歐、梅也去之甚遠。歐、梅雖力矯靡艷而趨於閑淡，但並沒有淡到像白開水似的無韻無味。雍的詩卻獨往獨來的做到這一層了。有時如格言，有時如說理，像『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生男吟）誠是王梵志以來最大膽的詩人。如此明白如話的詩語，就是顧況、杜荀鶴諸人也還不敢下呢。而像『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卷舒千古興亡事，出入幾重雲水山』；『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回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云云，也都不是一般詩人們所可同群的。其蒼茫獨立的風度，頗有些宗教主的氣味。



苏 轼

——从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



秦 观

——从南薰殿旧藏“圣贤画册”

蘇軾^①是歐陽、梅、蘇後最有天才的詩人。他是一位多方面的作家，詩、詞、古文，無不精好，隨手拈來，皆成妙諦。而他的詩^②的情緒與風格，也是多方面的，有的輕新，有的瘦削，有的豐腴，有的險峻。他上迫梅、歐，下啓山谷、後山。他的筆鋒是那末樣的無施不可，他的才調是那末樣的無所不能。像『雨過浮萍合，蛙聲滿四隣』^{（雨晴後）}之類，是頗似梅、歐閒澹之什的。但像『君來扣門如有求，頽然病鶴清而修』^{（送晁美叔）}云云，便大似黃、陳一派的音調了。故蘇軾在宋詩的坵壇上，乃是一位承前啓後的大家，其地位和杜甫的在唐是沒有二致的。其才情的浩莽，也恰是異代相對的雙璧。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洵子；與弟轍，並稱『三蘇』。嘉祐二年進士。歷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紹聖初，坐誣謗，安置惠州。徽宗立，赦還，提舉玉局觀。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1086—1101）。

同時又有『三孔』、『三沈』也皆以詩名。『三孔』者，武仲、平仲、文仲兄弟。三沈者，沈遘、沈遼、沈遜兄弟。三孔爲臨江新喻人，三沈爲錢塘人。沈遼兄弟們常和王安石唱和。又有文同字與

①蘇軾見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②東坡集板刻極多，東坡七集最好，有新印本。又分類東坡先生詩有四部叢刊本。

何，梓州人；米芾字元章，太原人（徙居襄陽）；皆善畫，也能詩，俱和蘇軾相唱和。

受蘇軾影響最大者，有所謂蘇門四學士的，蓋指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的四人。或更加上了陳師道和李廌，稱爲『蘇門六君子』。在其間，黃庭堅和陳師道是另闢了一個門戶的，當於下文詳之。而秦觀、張耒、晁補之、李廌諸人也各有所樹立，各有其特殊的風格。秦觀字少游，高郵人，最工於長短句，而於詩也很有成就（1049—1100）。王安石以爲他『清新婉麗，有似鮑、謝。』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有宛邱集^④；其散文最有名。晁補之字无咎，鉅野人，有鷄肋集^⑤。李廌字方叔，濟南人。他們二人也皆工於古文。

參考書目

- 一、西崑酬唱集 有四部叢刊本。
- 二、宋詩鈔 吳之振等編，有原刊本，有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 ① 秦觀見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
- ② 淮海集有四部叢刊本。
- ③ 張耒見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
- ④ 宛邱集有坊刊本，四部叢刊本。
- ⑤ 晁補之見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
- ⑥ 鷄肋集有四部叢刊本。
- ⑦ 李廌見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

- 三、宋詩記事 厲鶚編，有原刊本。
- 四、歷代詩話 何文煥編，有原刊本，有醫學書局影印本。
- 五、宋人集 李之鼎編，有近刊本。
- 六、石倉詩選 明曹學佺選，有明刊本。
- 七、宋元詩會 有原刊本。
- 八、唐宋詩醇 有原刊本。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